◎世界史精览◎

星条旗飘起来

——美利坚合众国的创立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星条旗飘起来

——美利坚合众国的创立



姜清水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星条旗飘起来

姜清水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10.12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2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2.5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读。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五月花结下殖民之果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首次登上了美洲大陆，从而作为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被写入世界文明史。尽管有一大批比他早的“新发现者”，可是，这并未动摇哥伦布的历史地位，正像著名历史学家戈顿所说：“哥伦布是唯一的。全世界借助于他的著名的航行，将东方和西方两半球联结起来，他是一位无可置疑的发现者。”的确，在哥伦布之前，也有其他人最先到达了美洲。但是，也只有哥伦布的航海，才真正建立了全世界的新联系。

美洲北面北冰洋，东部及南端临大西洋，

西部及南端濒太平洋。在15世纪以前，欧亚非三洲的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美洲这样一块大陆存在。直到1492年，西班牙王朝资助探险家哥伦布作横渡大西洋的环球旅行，其目的是想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航线，乃在无意中发现了美洲这块新大陆。当初，人们错误地认为这个大陆就是印度的一部分，因此最初发现的地方就被叫做西印度群岛，而其土人也就被叫作印度人。为了避免与真正印度人相混，在汉语中这一名称就被译成印第安人。欧洲人的到来，打破了印第安人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从而揭开了美洲血与火的历史新篇章。

一位女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15世纪后半期，在西欧各国出现了开辟通往中国和印度——“香料之国”直接航道的热望，似乎那里有取之不尽的黄金。这个时期，西欧的封建主义正处于崩溃瓦解阶段，大城市相继出现，欧洲国家与一些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蓬勃发展。通用的交换手段是金钱，对金钱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了，因此欧洲对黄金

的追求变得疯狂起来，激发了他们对东方的渴望。然而在这个时期，由于土耳其人的征战活动，要使用欧洲人原来通往南亚和东亚的传统海陆相连的东方道路就越来越困难了。于是，人们开始寻找通往印度洋的新航线。当时地圆学说已经广泛传播，同时15世纪后半期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进行海上远航。

这就是西欧各国能进行海外扩张的共同前提。西班牙之所以能首次派出克里斯多芬·哥伦布率领一支较小的船队向西航行，正是西班牙在15世纪末国内形成的历史条件所致。

其中的一个条件是，早先有限的西班牙国王政权在15世纪最后25年得到了加强。加强国王政权的转折点出现在1469年，这年，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萨帕拉嫁给了阿拉贡皇太子斐南迪，10年以后，斐南迪成了阿拉贡的国王。这样一来，在1479年出现了比利牛斯半岛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事实上的联合，诞生了统一的西班牙。

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联合力量的猛攻下，比利牛斯的最后一个穆斯林国家——格拉

纳达的艾米尔国已经日薄西山了。1492年初，西班牙军队攻进了格拉纳达，结束了延续7个多世纪的雷元吉斯特统治时期。自公元711年开始被穆斯林(摩尔人)占领的比利牛斯国家又被基督教国家夺了回来。从此开始了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时期。

西班牙以一个西欧强大的统一国家走上了世界舞台。

向海外扩张不仅是国王政权本身的利益所致，而且也是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的利益所在。资产阶级极力想扩大原始积累的财源，羡慕邻国葡萄牙人在海外扩张中所取得的成就。天主教极力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偶像崇拜者的国家里去。他们野心勃勃，把眼光投向东方。

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在西班牙跃跃欲试向海外扩张的时候，一位航海家找上门来，寻求作一次“诸印度的探险”的资助。这位航海家就是后来新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哥伦布于1451年出生在热那亚，是一个毛呢纺织工的儿子。他在大约20岁的时候开始航海，在地中海作了几次航行以后，船到葡萄牙失了事，便于

1477年左右在里斯本定居下来。

到了哥伦布定居于葡萄牙的时候，葡萄牙水手们每年都在西非海岸开辟新的领地。早在1460年，他们就通过了达喀尔水域，破除了阿拉伯人关于“昏暗的海”的传说，还证明了古代人关于热带地区不可定居的说法是无稽之谈。15年以后，他们完成了对几内亚湾的探查，开展了黄金、象牙、奴隶和胡椒的贸易，使里斯本成为欧洲受人羡慕的地方。这条商路需要环行海上数千英里，因此葡萄牙人建造了一种风帆快艇，这种船速度高，适于航海，并能逆风行驶。能够往返航行美洲的船，在哥伦布诞生以前就有了，但是哥伦布后来选用的这种风帆快艇，大大减少了航海的困难和危险。

哥伦布雄心勃勃，提出了向西航行直达东方的计划，称为“诸印度的探险”，力图来开辟一条大为缩短的通向“诸印度”的海路。1474年哥伦布曾请教过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保罗·托斯堪尼里。托斯堪尼里亲切地接见了他。托斯堪尼里认为横渡大西洋到达“香料之国”确实存在着一条最短的道路，这条道路比葡萄牙人沿非洲两岸航行所要

寻找的道路近得多。这就更增强了哥伦布的远航信心。

1484年，哥伦布开始了历时长久的艰苦努力，来寻求对他的事业的支持。他首先向葡萄牙国王呈献了他的计划，后来又向西班牙的君主们提出，同时还由他的兄弟巴塞洛缪在北欧的许多宫廷里进行兜售。对哥伦布说来不幸的是，有学问的人们和数学家们对于地球的大小和水陆分布的概念，要比他精确得多。没有必要由他来证明地球是圆的，人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已有几百年了。每一个人都承认，向西通向“诸印度”的航路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这就当时所能利用的各种手段而论是实际可行的。

在哥伦布进行游说的8年中，他的雄辩的口才和个人的品德使他得到了一些热心的朋友和支持者；但是他的计划接连两次被皇家委员会拒绝了。最后，一个女人即伊萨贝拉女王，凭直觉给了他一个机会。哥伦布要感谢伊萨贝拉女王，是她使他名垂青史。

伊萨贝拉女王认为哥伦布所要求的装备花钱不多，如果他成功了，他所想得到的荣誉也

没有什么不合理，而西班牙所得到的光荣和收获将会是难以计算的。如果他失败了，损失也不大。为什么不试试看？于是，斐迪南和伊萨贝拉这两个联合执政的西班牙君主便答应支付费用，并任命哥伦布为他所可能发现和取得的一切土地上的副王、总督和海上大将。他们还给了他一封致中国皇帝的拉丁文介绍信和一份护照，护照上说明他是“前往印度各地区”作一次合法航行的。这样，哥伦布的航行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

美洲失去童贞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帕洛斯启航，统率着一支由“尼尼亚号”、“平塔号”和“圣玛丽亚号”三艘船组成的船队，每一只船约70到80英尺，均由西班牙王室出资装备，90名水手都是特别挑选的西班牙人。他的计划是从加那利群岛向正西航行，因为按照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地图来看，这些岛屿是和日本位于同一纬线上的。他们所取的航线是沿着东北贸易风带的北缘。每当晚夏时节，东北贸易风总是在加那

利群岛和美洲之间不断刮起。这是一趟在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航行，也是最容易的一次。这些冒险者在大部分的大洋航程中得享顺风，气流柔和，天空晴朗，海洋平静如河流。1492 年 9 月 9 日，三只船离开了加那利群岛的最后一个岛屿。10 月 10 日船上发生了哗变，一些人抱怨旷日持久的航行，要求哥伦布改变航向，但是哥伦布说服了人们再继续航行 3 天。

10 月 11 日，一切迹象表明，陆地已经近在眼前，海员们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情绪。

12 日半夜 2 时，平塔号的水手诺特利科·德·特利阿纳行进在船队的前面，他高声喊道：远方的陆地已经可以看到了！他从平塔号船上发出了几颗信号弹，其他的船都降下了风帆，人们焦急地等待着黎明时刻到来。早晨，陆地已经展现在眼前了。哥伦布在 10 月 13 日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这片陆地的："这是一个面积很大而又地势平坦的海岛，上面有许多绿色的树林和水源，岛的中心有一个大湖。无论什么形状的山脉都没有。"

哥伦布等人所看到的每一棵树、每一种植物都是新奇的，那些土人不仅形状奇异，而且

全然出乎意料。他们说的不知是一种什么语言，体态外貌不同于其他任何种族，甚至最有学识的探险家也不曾在从希罗多德到马可·波罗的各种旅行游记中读到过有关这种人的记载。在1492年10月的那几天里，新世界庄重地向前来征服它的卡斯提尔人呈现了它的童贞。这些卡斯提尔人当时所感到的惊奇、诧异和欢乐，大概永远不会再有任何人能够重新体验到了。

美洲的孤立也连同它的童贞一道丧失了。不管预言者和政治家们作多少努力，这两者都是不能重建和复得的了。

哥伦布满怀希望地称这些岛上的土人为印度人，他们热诚欢迎“天上来的人”，还有几个人应征参加船队，充当前往“西潘古”(即日本)和“契丹”(即中国)的向导。在他们领航之下，哥伦布穿越巴哈马群岛，来到古巴岛的西北面。在这里，他派遣他的阿拉伯人译员，到内地去拜谒当地的一位酋长。他根据印第安人的描述，认为这位酋长就是中国皇帝。他们发现那个尽是茅舍的村庄一点也不像马可·波罗同忽必烈汗在一起畅饮美酒的汗八里(即北京)。

但在返回船上来的途中，使者们遇见了用鼻孔吸雪茄烟的印第安人，“他们吞吸它的烟雾已成习惯”。哥伦布不知道，他所发现的是新世界对旧世界的最大赠礼之一。

船队又沿着古巴海岸向东航行，哥伦布一路热切地察看每一种新奇的植物，想要证明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东南海角。随后它穿越“向风海峡”，来到“西班牙岛”。在这儿他发现河床里有沙金，还听说内陆有金矿，并看到印第安人满身佩戴着金饰物。他们立即用一些铜环、玻璃珠和布片来换取印第安人的金饰。他们的旗船撞在一处珊瑚礁上搁了浅，哥伦布于是用这条船的木料修筑了一座堡垒，命令该船船员们在那里驻守，他自己换乘“尼尼亚号”，由“平塔号”陪同一道返航回国。这两艘风帆快艇尽可能地靠近贸易风航行，朝北驶向百慕大一带，在那里赶上冬季的西风，熟练地战胜了两场大风暴，回到了西班牙。1493年3月15日，两只船同一天在它们原来的出发地帕洛斯港口下了锚。

哥伦布和他手下的人被当作英雄来接待，人人都认为他们发现了“印度海上的”岛屿，如

果说它还不是亚洲大陆本身的话。教皇许可西班牙对它在佛得角群岛西面100里格(318海里)处那条子午线以西所发现和将发现的一切土地拥有主权。葡萄牙对此提出了异议，次年两国缔结了《托尔德西利阿斯条约》，同意将分界线再往西移270里格，这就使西班牙有了占领巴西的权利。

继第一次航行之后，哥伦布又于1493～1495年、1498～1499年、1502～1504年三次探险美洲。1506年5月20日，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身患重病而死。

哥伦布以其新大陆“发现者”的美名载于史册。他是第一个从北半球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横渡大西洋的人；他是欧洲第一个航行美洲地中海(加勒比海)的人；他首先发现了南美大陆和中美地峡；他发现了大安的列斯群岛的古巴、海地、牙买加和波多黎各；他发现了巴哈马群岛的中心地带和包括从多米尼加到维尔京群岛在内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同时他还发现了特立尼达岛和加勒比海的一系列较小的岛屿。

换句话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加勒比海的

全部主要岛屿，并为发现西部的两个大陆——北美洲和南美洲奠定了基础。

哥伦布发现美洲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恰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①]

英国把目光转向北美

1620 年 9 月 16 日，一艘名叫“五月花”号的帆船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横跨大西洋，向弗吉尼亚进发，开始了一次冒险的远航。

船上载有 102 名乘客，其中有 31 名儿童，还有一些妇女，41 名男性是清教徒，被称为“圣徒”。这批人是清教徒中反对英国国教的分离派，他们反对英国国教的繁文缛节，反对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中文版，第 1 卷，第 252 页。

会中的腐败现象，要求有自己的教会和崇拜的自由。他们不为英国国教所容，决意去北美开创一番新天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五月花”号历尽风险，经过6个星期的艰苦航行，终于到达新大陆。1620年12月26日，“五月花”号的101名乘客在普利茅斯登上北美土地(途中有1人死去)。自此，“五月花号所带来的清教徒”在北美扎下了根，并结下殖民之果。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地地位牢牢地确立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殖民主义者掀起了一股殖民北美的浪潮。西班牙人捷足先登，紧跟其后的是荷兰、法国等国。英国在这场“殖民争夺战”中是个后来者，它迟于其他欧洲殖民大国，但是当英国国王、贵族、商人、冒险家等等，听到西班牙、法国、荷兰人从新大陆掠夺回黄金、毛皮之类大量宝物的半真半假的消息时，也决心参加到这项有利可图的活动中去。英国人的活动范围更加宽广些，他们要黄金、毛皮，也要新世界的木材和沥青资源用来造船，还想在北美处女地上从事种植，生产在英国土地上不生长的谷物，要在北美建立起

殖民定居地。

一些商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贵族要求得到英王的支持，要求英王颁给他们在北美殖民的土地特许状。这本来就是一件荒唐事。北美土地并非英国治下的领土，英王有什么权利发特许状呢？这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强权霸占别人土地的殖民主义。英王大模大样地把北美沿大西洋岸的一大片土地赐给他们。这片土地在荷兰人盘踞的新阿姆斯特丹以南，成为英属殖民地最早的地盘。为了开拓殖民，英国人组织起了殖民公司。

第一个殖民公司是根据英王特许状成立的伦敦弗吉尼亚公司。1606 年 4 月 10 日英王颁发特许状给由一批英国贵族(兼营土地和商业)组成的“弗吉尼亚贸易冒险家协会”。这个协会组成的伦敦弗吉尼亚公司野心勃勃，计划在北美建立起两个英国殖民地，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殖民活动相抗衡。一个是在普利茅斯(现在的马萨诸塞境内)，但是伦敦弗吉尼亚公司以此处为目的的航行没有成功；另一处是 1607 年 4 月建立的詹姆斯敦。詹姆斯敦作为英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载入史册。

建立詹姆斯敦殖民地，在开始时移民并没有长期定居下来的打算。因为那里生活条件太艰苦了，缺乏饮水，这些白种人抵抗不了疫症，又不会种庄稼。他们都是想来发黄金财的，有些是想发现西北新航道，用廉价工艺品同印第安人交换毛皮等来发财，根本不是想来拓荒的，更没有想到要组成一个正规殖民地。北美早期的自然环境是恶劣的，就像是在100多年前哥伦布的第一个殖民地上那样，人们被异乡的食物弄得苦恼不堪，薄板房屋难避风雨(美国边疆上的圆木小屋是后来瑞典人的贡献)，人人饱受疾病折磨，还要遭到蚊子和印第安人的困扰。到了1608年春天，只有53个英国人还活着，而使他们得以免于死亡的，仅仅是由于约翰·史密斯船长四出奔忙，安抚了印第安人和种植了玉米。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史密斯返回英国去鼓动更多的人到詹姆斯敦去。新来的移民眼见一片荒凉的沼泽，又要接受“不劳动不得食”的规则，感到现实同史密斯所描绘的情景有天壤之别，再加上疫病流行，食物短缺，詹姆斯敦又陷入了曾经出现过的混乱、绝望的境地，并有随时面临毁灭的危险。

弗吉尼亚公司不愿听到失败，接连在1608年和1609年派出救援船队——由托马斯·盖茨爵士率领，总共9只船，来到詹姆斯敦。但此时詹姆斯敦已经不成样子了。几乎人人哀叹不该到这里来。但他们还是留了下来，开始了艰苦的创业生涯。

《来自弗吉尼亚的消息》一诗(1610年)的作者这样写道，“切莫垂头丧气，上帝不会使我们失败”：

让英国知道我们欣然情愿，
正是这样我们的工作才算优秀，
在从来无人来到的地方，
我们希望移植一个民族。

但是，詹姆斯敦要能保证长久存在，还需要有比信心和豪迈精神更多一些的东西才行。它需要一种有利可图的物产，一个使移民们与殖民地利害相关的土地制度；当然，还必须有自由。在10年的时间里，它获得了这一切。

在1615至1625年这个期间，詹姆斯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使詹姆斯敦获得决定性发展的是烟草。1610年，詹姆斯敦正处困境，瘟疫流行，一个名叫约翰·罗尔夫的移民，

在印第安人帮助下，1612年种植成功一种新的烟草品种，弗吉尼亚公司的医生劳伦斯·波恩发现这种烟草具有药用价值，这种被称为“詹姆斯敦烟草”的植物，据说吸了后可以“缓解痛风和寒战，醒酒和减少疲劳与饥饿。”

早先，烟草在英国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认为吸烟既有损健康，又是不道德的象征。后来烟草逐渐成为英国上流社会从西班牙进口的畅销奢侈品。美洲的烟草输入英国之后，迅速占领了市场。到17世纪30年代末，距詹姆斯敦烟草作为商品在英国市场上出现仅10多年，以詹姆斯敦为中心的切萨皮克湾殖民地烟草年产量达150万磅。到1700年，年产量上升到3 800万磅。烟草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因为伦敦的需求量似乎是无限的。

烟草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如木材、造船、包装、运输和航运，等等。这种繁荣兴旺的局面，给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们带来巨大利润，也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到詹姆斯敦殖民地来。可以说，没有烟草经济，就没有詹姆斯敦的发展。

民主火种——《五月花号公约》

比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殖民地晚约13年，在詹姆斯敦的北面，中间隔着一大段荷兰人的地盘的地方，又建立了一个英国人的殖民据点——普利茅斯殖民地。这个殖民地的建立具有特殊重要性，它订立了《五月花号公约》，把旧大陆的民主火种——国家契约论带到新大陆。它的影响所及，不限于普利茅斯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英格兰各殖民地的共同模式。

1620年9月，英国移民102人，其中多贫苦农民、工匠，也有契约奴和因不堪英国国教宗教压迫的清教徒41人，乘坐"五月花"号，飘洋来到普利茅斯，创建了一个新的殖民地。普利茅斯成为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第二个殖民地。

"五月花"号航行之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于这次航行的成功，而且还由于产生了一个《五月花号公约》。

"五月花"号小船于1620年11月抵达科得

角后，由“圣徒”们倡议，船上的成年男性(主要是清教徒)商订了一个登上陆地定居后共同遵守的规章。因为虽然同是英国人，但在离开英国之前，大家并不是完全熟悉的，有的来自荷兰，有的来自伦敦，有的来自南安普敦，今后要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日子不可能是轻松的，没有共同的信念和誓约，很难站稳脚跟。起草这个公约的人是威廉·布拉德福特(从 31 岁登陆那年起，在此后 35 年中 30 次担任过任期为一年的普利茅斯总督)、威廉·布雷斯特(日后普利茅斯教会领导人)和爱德华·温斯格(1633、1636、1644 年等 3 年担任过 3 次总督)。公约措词简短，主要内容是：

以上帝的名义立誓，效忠詹姆斯国王。在弗吉尼亚以北建立殖民地。签约者自由缔约，组成一个民事政治实体，以便为了良好秩序的建立，制订和颁布公正而平等的法律、法令、条例、规章、守则，务求其最能符合和方便于此殖民地的普遍意愿。

公约反复表示对英王的恭顺和服从。

在誓约上签字的 41 人，包括了除契约奴以外的绝大多数成年男子。这个公约的原则，成

了普利茅斯殖民地政府的基础，也是在北美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有明确政治原则的政治纲领。它与1619年的弗吉尼亚议会并列，成为美国制度的两大奠基石之一。

战胜死亡——感恩节的来历

从“五月花”号登陆的101名移民先驱战胜了狂风恶浪，登上了北美土地。可是北美的冬季对新来者决不是仁慈的。英国还没有像这样冷的冬天。移民随身带来的食品甚至在上岸以前已经不能维持每个人的正常需要了，冬天又不能种庄稼。半数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由于饿、冻、病而死去，剩下的人，连找淡水喝都成了问题。但在他们寻找淡水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印第安人过去储存玉米种的地窖。这些玉米种既可以用来救命，更重要的是来年种庄稼有了种子。可是英国移民对怎样播种玉米却一无所知，是“门外汉”。

说来又是一个传奇故事，一个名叫萨莫塞特的印第安人偶然走进了陷于困境的这个欧洲人住的小村庄，发现了这批除祷告上帝外无计

可施的白种人。萨莫塞特是个高大的、寡言少语、性格和善的印第安人，他不懂英语，但是他协助这些英国人与40英里以外的帕塔克森特部族取得了联系。

这个部族有位叫斯匡托的印第安人，过去曾被白人俘掳过，学会了一些粗浅的英语，他现在成了这批陷入绝境的英国人的救星。他教他们种植玉米、南瓜和豆类，告诉他们捕捉到的小鲱鱼不但可以食用，还可以用来作底肥。通过斯匡托，帕塔克森特人热情地教授他们诱捕海狸，猎取野禽，用槭树汁制作糖浆，食用海湾盛产的蛤类和牡蛎等来获取高蛋白。

经过整整一个夏天，在印第安人无私的帮助下，移民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收。

为了庆幸自己战胜了死亡，获得了好收成，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倡议举行一次庆祝宴会。清教徒邀请帕塔克森特部族的酋长马沙索特前来赴宴。马沙索特依照印第安人的习惯，把部族的男性战士90人都带来了。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狂欢：印第安人把带来的5只鹿和清教徒猎手们捕获的火鸡和鹅一起

在露天烤熟；把龙虾和牡蛎放在煤火里烘烤，把蛤肉杂烩放进铁壶吊在篝火上煨炖。鹅莓、草莓、李子和樱桃都已晒成果脯，玉米食品的花样也很多，有干烘玉米、烤玉米、玉米饼和用炭火烤制的玉米饼、印第安式玉米布丁，以及爆炒玉米花。他们举行了极隆重的丰收节日仪式。接着，双方共享丰盛的食品，清教徒也一改平日的严肃拘谨，沉醉于印第安式的狂欢之中。盛宴以后，殖民地的军事首领迈尔斯·斯坦迪什上尉令其小军乐队奏起进行曲，印第安人用弓箭比赛射术，红白两队人在各种游戏和赛跑中角逐竞争。

这首次狂欢持续了好几天。这种习俗被保留了下来，叫做“感恩节”，意思是感激上帝的恩惠。除了第一次的感恩节还有感谢印第安人相助的含义外，以后的感恩节都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了，因为印第安人很快从友变仇，成了白种移民剿灭屠杀的对象，印第安人也毫不手软地以刀箭对付怀有敌意的白人。

感恩节最早是在马萨诸塞州成为一年一度的普遍节日，但没有固定的日期。合众国成立以后，1789 年首任总统华盛顿根据国会决议宣

布11月26日(星期四)为全国性感恩节，这时感恩的对象是："感谢上帝，感谢殖民地建立初期神明的庇佑，感谢在争取自由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感谢独立战争以来赐予美国的和平与繁荣，特别要感谢上苍保佑新宪法的诞生。"1863年10月3日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又发布了一次全国性感恩节公告，他宣布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感恩节，他的继任者们也都遵照惯例宣布这一天为全国性的感恩节假日。这个节日在美国家庭中十分受到重视。除了家庭团聚外，还常常邀请单身友人、外国客人参加家宴，这也是当年早期移民的遗风。

第二章　山巅之城的建立

1630 年春天，350 吨重，装载着 28 门大炮、52 名船员的“阿尔培拉”号正载着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未来的领导人横越大西洋向西驶去。直到 6 月下旬，这支英国历来所派出的最庞大的一支殖民远征队，男女共有 900 至 1 000 人，横渡大洋来到马萨诸塞湾，建立了波士顿及其附近的六七个镇。清教徒要将这里建成山巅之城，将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创建心灵深处种植园

1630年，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建立了马萨诸塞。移居到马萨诸塞来的上层分子多为有钱的清教徒、投机家、贵族、牧师。英国失去土地的农民，日益无产化的城市手工业者，技工、渔民和水手也向马萨诸塞移民，成为当地的主要劳动力。他们大多也是清教徒。

清教徒来到北美这片荒芜之地，开始了创建他们心灵深处种植园的努力。虽然北美洲的清教徒把加尔文派的神学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但也仅仅是如此而已，他们从加尔文派神学出发，便立即转入实际生活里面，这体现了他们的务实精神。

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信奉的是正教。至少在最古老的第一代人在世的时期，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自行选择的居民都是英国国教的信徒。1637年该殖民地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人都必须先由地方长官证明其正教徒身份，否则不得入境定居。也许在麦卡锡法颁布之前，从来没有像这样要求入境移民成分纯之

又纯的。约翰·温思罗普十分明确而坚决地维护这一法令。既然这里的社会是由其成员自愿组成的，为什么他们不能排斥危险人物或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物呢？“如果我们通过痛苦的实践发觉，根据他本人的表述，他的意见不利于社会的安宁，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排斥他以保持社会的安宁呢？接纳他只会增强他的力量，并且只会有助于那些危险信条的传播。”

有相当一段时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成功地使他们的社会保持对正教的信仰，这确实令人惊讶。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导致这方面探索精神的消失。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没有发展信仰自由的理论，他们把精力主要花在标明新城镇的边界、贯彻执行刑法以及对付印第安人的威胁之类的问题上。他们的正教思想使他们更加讲求实际，而不是像同时代的英国人把精力花在力求分清宗教的“强制性”权力和“限制性”权力的区别，“重要问题”和“无关紧要问题”的区别等一系列一直是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们伤脑筋的问题上。假若他们同当时的英国人一样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辩论，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一心一意”

地战胜荒野中隐藏着的不可预测的危险。应当说，新英格兰的宗教专制是有其局限性的，但其对美国社会的探索是极为珍贵的。

对清教徒和许多在他们之后到达北美大陆的人们来说，美国的命运与建设社会的使命是不可分割的。在整个美国文明史中，没有任何时期是把完善制度的任务放在一边而去改善理论的。清教徒同后来的几代美国人一样，更关心的是实际起作用的体制，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泛泛空谈。

“新英格兰方式”一词乃是当代“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早期说法(精神上大致一样，但内容则差别甚大)。清教徒之所以要“净化”新英格兰教会，着眼点不是它的神学，而是它的方针；不是它的理论，而是它的实践。

新英格兰生活中显露于外和突出在上的那一部分就是联邦式的教会方式，其后被称为教会自治主义。

教会自治主义的一个基点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现实方式。每个教会既不是僧侣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也不是尽善尽美体制的一个分支，而是由寻求圣洁的生活方式的基督教徒们所组

成的一种俱乐部。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不是什么统一的管理机构，而是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生活方式。

教会自治主义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起团结作用的思想：真正的基督教教会应当适应当地具体环境，并由某一批的基督教徒在不断保持一致见解的情况下产生。

当时，清教徒在北美洲推广的是一种落实习惯法的正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圣经》，他们所全心关注的是各种纲领、各种行动计划以及联邦的计划，而不是关心宗教的教条，这一切形成了他们社会的特性，从而影响了此后几个世纪的美国政治生活。

清教徒特别关心教育，认为这是在北美这块新大陆上建立他们的“伊甸园”所不可缺少的。到 1640 年时，来到新英格兰的大学毕业生约有 130 人。这些人坚决要使他们的子女能享受到和他们相同的或更好一些的教育。因此，新英格兰各殖民地都要求父母们教导他们的子女和仆人读书，或者把他们送到村上的学校里去学习。除了这些初级学校以外，还有 20 多个较大的新英格兰市镇，按照英国标准开办了中

级的公立文法学校，用税款供给经费。男孩子八九岁时进入这种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他课程极少。在学期间为6年，期满以后就有资格升入哈佛学院。哈佛学院是马萨诸塞政府在1636年建立的，它也是北美第一所大学。在这里，新英格兰少年们就像在英国的牛津、剑桥和都柏林等大学一样，学习七艺和三大哲学。“七艺”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包括地理)、音乐和天文；“三大哲学”是：自然哲学(即物理学)、道德哲学(即伦理学)和形而上学。教材也和欧洲各大学使用的相同，如拉丁文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希腊文原著，欧几里德的作品和《希伯莱语二十四小时》。奖学名额是由一些家庭捐献玉米和与印第安人作交易时当零钱使用的贝珠来设置的，由于缺乏流通货币，学生们都用各种农产品交纳学费。毕业生约有一半为清教教会服务，成为边疆各社区的教士，在那里终生服务；其他的人则成为地方官吏、商人、医师或普通农业者。

建立联邦的阿尔巴尼计划

从1630～1634年间，有多达1万名的清教徒从英国来到北美殖民地。

这些人与“五月花”号的移民不同，比他们受教育的程度高，也比较富有，来到新世界时，还随船带来不少生活用品。这些新的移民的到来，使殖民地的经济日趋繁荣。以波士顿为中心，新来到的英国移民逐渐往内地扩散。有的人去土地肥沃的康涅狄格河谷，有的去纽黑文定居。1662年这两地的英国移民得到英国特许状，建立起康涅狄格殖民地。接着，新罕布什尔殖民地也建立起来。

1643年，马萨诸塞领导康涅狄格、普利茅斯和新罕布什尔成立了新英格兰同盟(“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殖民地之间的联盟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对付邻近的新法兰西、新尼德兰和敌对的印第安部族。这个同盟有由12个条款构成的盟约，还有由4个殖民地各派2名代表组成的8人理事会。只要有6个代表通过，就可以决定同盟对外作战、

媾和、财政和内务等大政方针。盟约规定：没有加盟者的同意，任何两个殖民地不得合并，接受新的加盟者也需要一致同意。

这个同盟在1675～1676年曾联合进行同印第安人的战争(即所谓"腓力王之战")。这个同盟的成立和活动，引起了英国朝廷的不安。特别是同盟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导致英王查理二世取消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特许状，这个同盟也就解体了。

但是，随着北美殖民地经济的日益发展和法国与印第安人联盟的外来威胁，北美殖民地之间走向联合已成为时势所需。1754年6月和7月，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宾夕法尼亚、纽约和康涅狄克等6个北方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的阿尔巴尼聚会，讨论制订联合防卫计划。为了加强与强大的伊洛魁邦联之间不巩固的同盟关系，他们邀请了伊洛魁"六国"酋长参加谈判，经过双方作了一些表态之后，决定给予印第安人30大车小饰物和货物，并保证白人不再蚕食伊洛魁邦联领土。

但是有些代表心目中有着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尤其是新英格兰的代表们，他们对在以前

几次战争中协同对敌的重要性记忆犹新，宾夕法尼亚代表、著名的思想家富兰克林已经利用他的报纸《宾夕法尼亚报》的篇幅，来提倡建立一个联邦。他号召各殖民地在一个总的政府之下自愿联合在一起，每个殖民地仍然保持它自身的地位，并自行处理内部事务。由各殖民地立法议会选举一个大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英王委任，它负责处理以下事宜：与各部族之间涉及土地购买的问题、征募军队、建筑炮台。富兰克林的论文配有一幅漫画——一条被砍成数段的蛇，每一段代表一个殖民地，在蛇下面写着警句："联合或死亡"。这幅漫画是美国最早的一批配合社论的漫画之一，其寓意是深远而发人深思的。

阿尔巴尼会议同意联合的计划，但是各殖民地的议会不肯把任何权力放弃给一个中央当局，拒绝批准阿尔巴尼计划。英王也没有作出响应。尽管如此，组成联邦的阿尔巴尼计划，显示了在一场危机中各殖民地采取联合行动的日益增长情绪，并为1774年的第一届大陆会议铺平了道路。

从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殖民地到1732年

建立佐治亚殖民地，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的建立共经历了120多年。到18世纪50年代，土生土长的欧洲裔已经在殖民地生活了几代。他们的祖辈是带着寻求自由生活的愿望来到北美的，把自由的火种撒在英属殖民地上。现在土生白人成了社会中坚力量的主要成分。各殖民地的总督是英王指派的，但是在各殖民地有由居民选举出的议会，这些享有立法权的议会并不是总督的御用工具。殖民地建立的地方议会是从旧大陆带来的自由火种。

初立基业的北美13个殖民地，其独立意识在不断增强，他们的反英情绪日益高涨。一场独立运动已在悄悄酝酿……

威廉王之战与安妮女王之战

1689年，英王威廉三世把英属殖民地带进了世界政治的旋涡。他在作尼德兰执政时，曾组织了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来抵制路易十四所追求的欧洲霸权。登上了英国王位以后，他把这个联盟变成了“大同盟”，从而使英属殖民地同法属殖民地冲突起来。这样就开始了国际

间的第一次殖民地战争。它最后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英国打败法国，成为北美的霸主。

英国在北美大陆站稳脚跟之后，便开始向外扩展，以扩大其殖民势力。在英国殖民势力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便同西班牙、法国的殖民势力发生冲突，于是战火便在北美大陆上燃起。

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在南部边界上的非正式的战争早已进行了数年，而在北部边界由于易洛魁人联盟同加拿大人的野心相抵触，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冲突因而不可避免。1689 年，在英格兰的威廉三世参加了阿格斯堡联盟反法战争以后，受法国人领导的印第安人攻击在新英格兰和纽约的已经荒废了的英国殖民据点。新英格兰人在 1690 年施行报复，夺取了法国在新斯科特的罗亚尔堡的一个重要基地，接着又围攻魁北克，但未能获胜。

1691 年，法国人夺回罗亚尔堡，并夺取赫德逊湾的一些英国据点。此后 6 年不时发生流血冲突，“威廉王之战”在欧洲以签订《里斯威克和约》而宣告结束(1697 年)，这一和约丝毫没有改变殖民地的疆界，只是规定将罗雅尔港

仍归还给法国人。

在“威廉王之战”和“安妮女王之战”相间隔的这段时期里，西班牙加强了它在墨西哥北面和东面边界上的阵地，而西班牙在以后的3次殖民地战争中都是英国的敌人。

欧洲各国的联盟在1700年发生了变化。西班牙国王死后无嗣，路易十四宣称应由他的孙子继承西班牙王位，以英国为首的“大同盟”则支持另一个王位竞争者所提出的要求，于是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即英国殖民者用他们新君主的名字所称的“安妮女王之战”。这场战争是在以英国为一方，以西班牙和法国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

在北部边界上，“安妮女王之战”是以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所进行的边境骚扰为开端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荡平了马萨诸塞的迪尔菲尔德的那一次袭击。1711年英国人派出了一支拥有1.2万人的舰队，来配合新英格兰人进攻魁北克。同时还有一支陆军部队沿哈得逊河谷北上，直指蒙特利尔。

1713年，这场战争以《乌特勒支和约》的签订而告终。根据和约，法国放弃了对新斯科特、

纽芬兰和哈德逊湾地区的主权要求，大不列颠赢得了对这些地区的主权。但是，由于允许法国保留布雷顿角岛，新斯科特的大部分价值被勾销了。

《乌特勒支和约》虽然对于使美洲殖民地经常发生冲突的那种强权竞争没有起到任何消减的作用，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首先，英国由于海军获胜并占领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地中海西部巴利阿里群岛中的一个岛，具有战略价值，原属于西班牙。——作者注)，变成了最大的海上强国。

其次，英国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争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由于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法国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还在伺机反扑。

英国成为大赢家

1744 年战端又启，法国人以布雷顿角岛上的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路易斯堡为根据地，向纽芬兰的英军据点发起进攻。由谢利总督制订、缅因商人威廉·佩珀雷尔爵士担任指挥的

新英格兰民兵对法国人坚固的路易斯堡的进攻，可称得上是近代战争史上最莽撞的作战方案之一。但是，这一方案竟然生效。在“不可动摇的”堡垒前面扎营的那些新英格兰庄稼汉，根本不遵守18世纪时的任何作战规律，而是采用“突击战”，弄得法国人惊惶失措，最后只好投降。1748年签订《亚琛和约》，结束了这场战争。英国根据和约，把路易斯堡交还法国来换取马德拉斯(印度东南部面临孟加拉湾的港口)。

法国和英国都没有善罢甘休，它们几乎是立刻又着手准备重行开战，以一见高低。双方都修筑新的边境炮台，并推进至俄亥俄河谷。从双方实力来看，英国享有优势——兵员较多，资源更丰富，国力也更强大。但是法国人有强大的印第安盟友。

法国先发制人。1755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在宾夕法尼亚西部杜克斯堡附近摧毁了爱德华·布莱多克指挥的一支英军。他们接着使一些边疆村镇沦为废墟。这些森林地区的战斗消息，在1756年引发了一场具有世界规模的“七年战争”。

1756年5月，英法两国之间正式宣战。英国在失利的情况下，看清楚了英法两国之间的争执不是在欧洲可以获得解决的。于是便决定一劳永逸地击碎法国人在美洲的势力。英国尽力挑选最优秀的陆海军人，决心要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三个权力枢纽——路易堡、提孔地罗加和杜奎斯尼堡。

路易堡为圣劳伦斯的前门，有法国守军3000名、支援舰队12艘军舰。英国为了攻占这个坚强的要塞，出动了一支拥有战斗舰22艘、小船15艘、运输船120艘的强大舰队，载运14个营的兵力，加上炮兵和工兵，对路易堡发起了志在必得的进攻。法军作了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自己炸毁了大炮台，并在英军占领路易堡附近的灯塔点后一直围攻下，作了有条件的投降，圣劳伦斯的门户被打开了。

杜奎斯尼堡是西方的门户，英国又调兵遣将，夺取这个战略据点。以弗尔比斯准将为主将的1500名高地部队和4 800名殖民地部队对杜奎斯尼堡发起攻击。弗尔比斯当时正患着重病，他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法军伏击了进攻的英军，使英军进攻受挫。但在英军的大兵压

境下，法军自动放火焚烧了杜奎尼斯堡后撤退了，遂使英军轻而易举地将其占领。

英国第三个目标是提孔地罗加，这是进入圣劳伦斯的侧门。英国希望通过这个侧门，可以对蒙垂尔和魁北克发动一次远征行动。英国组织了正规军 6 350 人和殖民地部队 9 000人的空前庞大的远征军。部队分乘 1 035 艘小船，从乔治湖上前进。英军在提孔地罗加外围登陆后，并在炮兵没有到达的情况下正面攻击 7 次，终因提孔地罗加内有坚强的堑壕工事，外有鹿角的保护，英军以死伤 2 000 人的代价败退下来。然而，另一支英军奇袭莫哈克河，渡过了奥塔里阿湖，焚毁了弗伦特拉克堡，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从而结束了 1758 年的 3 个战役。

英国占领了路易堡和杜奎尼斯堡，弗伦特拉克堡也已化为灰烬，进入加拿大的大路已经打通了。

于是，1759 年——英国的“奇迹之年”来到了。这一年最重大的战役就是夺取加拿大。年轻的少将旅长沃尔夫用船只运送部队，沿圣劳伦斯河北上，直取魁北克。

沃尔夫尽管很年轻，但对于他所担负的任

务具有充分的准备。他是一个认真研究军事战略的人，常使他的一些同僚觉得他有点古怪，他能够一眼认清形势，并直觉地说出要冒什么风险，他很懂得陆军和海军互相合作的必要性。他早在腓特烈大帝之先，认识到集中使用步枪射击的重要作用。而且，他是英国或欧洲第一个训练部队准确射击的军官。

沃尔夫从两侧对魁北克发动的进攻没有成功，引诱守军离开阵地的企图也失败了。于是他便心生一计，把一部分力量布置在魁北克城北面的平原上，命令士兵直到望见了敌人的白眼珠才开火。亚伯拉罕平原上的这一次集中火力的齐射，使沃尔夫在1759年9月13日赢得了魁北克——他刚刚得知获胜的消息，就在战场上牺牲了。

1760年，英军攻克蒙特利尔的最后一个法军坚强据点。

北美战争至此结束。

在欧洲，战争并没有结束，而且西班牙也参加进来，这就使英国获得一个机会，在1762年占领了哈瓦那和马尼拉。这时，英国的新国王乔治三世对于权大难保忠顺的皮特首相感到

放心不下，便罢了他的官，并开始同敌人举行谈判，放弃了一些占领的土地以换取和平。根据《巴黎和约》(1763年签订)，法属加拿大和西属东、西佛罗里达割让给大不列颠，而法国为了补偿西班牙所受的损失，把路易斯安娜和密西西比河以西法国所声称的所有的土地全部割让给西班牙。

英国在逐鹿美洲的争夺战中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就使英王乔治三世成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整个北美大陆的主宰。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所有的殖民地居民，纷纷表示对英国的忠诚。在波士顿举行的一次庆祝和平的大会上，詹姆斯·奥蒂斯宣称不列颠同它的各殖民地的真正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并警告说："上帝按照他的神意所造成的联合，决不容许任何人妄图分裂！"

然而，战争并没有得到报偿，光荣的代价未免太高。法国人的威胁算是永远结束了；但是，帝国内部的一大堆新的问题压到了战后那些政治家的头上，要求迅速予以解决。

“狼来了!”——印第安人悲剧的上演

在康涅狄格州米斯提克河口一个用栅栏保护着的皮阔特人村庄，殖民者点燃了熊熊烈火，得意地看着无处可逃的印第安人在大火中被活活烧死，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情景。但类似这样的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并不鲜见。可以说，北美殖民地的建立，是在驱逐与剿灭印第安人、霸占印第安人土地的情况下进行的，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北美殖民地对印第安人的残酷掠夺，奴役和屠杀，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北美洲原是古老的印第安人长期生息的大陆。1500 年，居住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约有 150 万人，经过近几个世纪殖民主义者和美国剥削阶级的迫害，到现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还只接近这个数字。

16 世纪时，印第安人散布于北美洲。沿大西洋岸和密西西比河以东住着印第安人两个最大的部落，即易洛魁部落和阿尔贡金部落。易

落魁部落当时集中在东北部，阿尔贡金部落分布较广，从多岩石的新英格兰到风景秀丽的加利福尼亚，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在第一批白人来到北美洲时，落基山和靠近密西西比河的森林区之间那些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有一些以种植玉米为生的，但大部分人还是依靠猎捕野牛过活。打猎时手持弓箭徒步而行。1500年以后，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开始驯养野马，变成为游牧民族。有马可骑，才使男人们易于四处游动，追猎大群野牛。

阿尔贡金人是半定居而从事农业的，他们初次接触到的欧洲人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种植豆类、南瓜、烟草和玉米；英国移民曾经多次全靠这种玉米才得免于饿死。新英格兰的移民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发现印第安人的，而是发现他们在田地里种庄稼。阿尔贡金人是用网捕鱼的能手和优秀的猎人。他们群居在污秽的长形公共房屋里，房顶上覆盖着树皮。他们发明了世界上最轻便灵活的一种小船——桦树皮独木舟。他们还发明了一种雪靴，冬天穿上这种鞋行走非常便利。阿尔贡金人中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甚至高贵的人物，如波哈垣、马萨

索伊特、腓力王、塔玛尼、庞蒂亚克、台库姆塞、凯奥库克等。

易洛魁人的五个部族(摩霍克、卡尤加、欧奈达、奥嫩多加和塞纳卡),是北美洲有名的最顽强的战士。他们在1600年初次被欧洲人发现时,占据着从尚普兰湖到杰内西河,以及从阿迪隆达克山脉到宾夕法尼亚中部的土地。在南方的彻罗基人,也属于易洛魁族。塞阔雅就是彻罗基人,是最伟大的一个美洲印第安人,为他的人民发明了一套拼音文字,并领导他们在文化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5、16世纪,欧洲殖民者到达北美洲大西洋沿岸时,这里的印第安人还停留在母权制的氏族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公有制。印第安人的氏族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单位,氏族成员推选出一个酋长和一个或数个战时首领,氏族成员可以共同决定更换他们的领导者,氏族团体,都以动物名称命名,例如狼、熊、龟、海狸等等。三、四个或更多的氏族组成胞族,几个胞族组成部落。印第安人的每个部落有自己的领土,自己的方言。氏族设有议事会,是一切成年男女的一种民主的集会,男女享有平等的

选举权。典型的印第安人的氏族，是具有原始社会的民主作风的，“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族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

绝大多数的北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15世纪大西洋沿岸易洛魁诸部落，已经团结组成为“永世联盟”，这是朝着民族的形式迈进了一步。

正当北美印第安人以缓慢的速度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前进的时候，欧洲殖民主义者一手持剑，一手执圣经，侵入了北美洲。“狼来了！”欧洲殖民主义者，这些“东郭狼”，在印第安人欢迎他们到来之后，便磨刀霍霍，准备对印第安人下毒手了。于是，印第安人的悲剧上演了。

欧洲殖民者最初来到北美洲以后，印第安人曾经给以慷慨的援助，教会他们农业技术。当欧洲殖民者熟悉环境和人口增多以后，便想尽方法来驱逐印第安人，消灭印第安人。他们

用种种欺诈、诱骗方法，攫取印第安人的兽皮，更采取血腥暴力手段，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对印第安人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1641 年，荷兰人在北美洲建立的新尼德兰当局，颁布了悬赏印第安人带发头盖皮条例，规定每割取一印第安人头颅，上缴带发头盖皮，即付 20 枚珠宝。1723 年，英国马萨诸塞殖民当局，对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带发头盖皮的给予 100 英镑；直到 1814 年，美国统治阶级还颁布带发头盖皮条例，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带发头盖皮，给予奖金 50 美元。这种杀戮政策使许多印第安人成为殖民主义者的牺牲品。

殖民主义者为了达到剿灭印第安人的目的，常常挑起同印第安人的冲突。1637 年英国殖民者与皮阔特印第安人之战，树立了许多边疆冲突的共同模式。由于马萨诸塞湾的殖民者在康涅狄格和罗得岛步步深入，形成了对皮阔特人的威胁，遭到了他们的反抗。皮阔特人在对一个村庄施行的一次报复性的袭击中，杀死了大约 30 名边疆人。新英格兰当局很快派遣 250 人的武装，外加多达 1 000 人涂上颜色的纳诺冈色人，去进行如一个狂热的教士所说的

“上帝的报仇雪恨的事业”。他们突然包围米斯提克河口一个用栅栏保护着的皮阔特人村庄，点燃烈火，对印第安人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印第安人绝望地嚎叫着，发出阵阵凄厉声。一个殖民者回忆道：

“看到他们在熊熊大火中活活被烧死，血流成河甚至压制了火势，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情景。”

少数逃出去的人也在附近的沼泽地中被俘获。没有被处决的人，有的被交到纳诺冈色人手中，有的被卖到西印度群岛去当奴隶。他们的酋长的头皮在哈特福德公开展出。

到第二年年末，皮阔特就不再成为一个部族了。新英格兰的其他印第安部族看到了进行抵抗的下场。在此后白人向西扩张的250年期间遭到摧毁，或被驱至保留地的数不清的印第安部落中，皮阔特是第一个遭到摧毁的。

在18世纪英法争夺海洋和欧洲霸权的斗争中，英法为争夺印第安人的地盘也展开决战。双方都以枪支供应印第安人，挑起印第安人之间的流血冲突，使其自相残杀，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

美国赢得独立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加紧开拓疆土，美国统治阶级更加深了对印第安人的迫害，有步骤地将印第安人向西部驱逐。1865 年，除阿拉斯加以外，美国印第安人共有 38 万被集中在西部贫瘠沙漠地带和一些州内零散的“保留地”内，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原来作为北美大陆主人的印第安人落得个“阶下囚”的悲惨结局。“资本制度的存在，没有民族的压迫，是不可思议的。”[①]印第安人被迫害的血的事实，更加证实了这个真理。

殖民主义者对印第安人推行的灭绝人性的杀戮政策，招致了广大印第安人的强烈反抗。印第安人在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可歌可泣。

在战争中印第安人骁勇善战，以战死为荣；印第安人的出征部队大多是由优秀的战士组成的。

在出征前，举行一种战争跳舞，以鼓舞士气。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

---

① 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斯大林全集》第 4 卷，第 17 页。

队。

印第安人战士是志愿兵，在保卫生存权利的战争中，创造了散兵队形的战术，不屈不挠地反抗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暴行。如，有较高水平的普韦布洛人，不甘心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1680 年团结西南部印第安人部落奋勇杀敌，尽管在武器装备上相差悬殊，终将西班牙殖民者驱逐出境，保卫了自己的地盘达 12 年之久，给予西班牙殖民者以重创。

在英国建立北美殖民地的过程中，同样对印第安人进行欺骗、迫害和侵略，遭到了印第安人的无情反抗。印第安人不畏强暴，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领导这些斗争的英雄人物如美塔科姆、庞提亚克、杜堪士、奥斯西奥拉、黑鹰、红云，他们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的战斗，表现了印第安人的英雄气概。印第安人的英勇斗争，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悲壮的诗篇。

今天，美国印第安人正日益觉醒，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印第安人争取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斗争是正确的。尽管任重而道远，但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印第安人必将获得自

身的解放。

天堂里的罪恶——黑人奴隶制与奴隶贸易

美国自诩为“人间天堂”。其实在这个貌似最为人道和公正的“天堂”里，并非没有罪恶和偏见，对黑人的歧视和隔离便是最好的证明。自17世纪黑人被贩卖到美洲之后，他们的悲惨命运便开始了。

殖民地时期，奴隶贸易在北美兴起，罗得岛成为贩奴中心，新英格兰成为北美最大的贩奴区域。黑奴的血汗浇灌了南部种植园经济，奠定了南部经济生活的基石。

美国黑人奴隶制的建立在美国历史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那么，美国黑人奴隶制是怎么来的呢？

这得从头说起。

奴隶制社会是原始社会崩溃以后，第一个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5世纪，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系列的奴隶制国家，如古代埃及、古巴比伦王国、古代印度、中国的殷商和西周等，这些都是奴隶制社会的典型。

随着历史的发展，奴隶制社会逐步为封建社会所代替。其后，封建社会又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到了近代以后，除了少数民族还停留在这个历史阶段外，在世界上所谓文明国家的范围内，已经没有奴隶制这种生产方式了。

但是从17世纪初年起，奴隶制这一几乎销声匿迹的生产方式却在北美“新大陆”重新出现了。这是历史的反常现象，是奴隶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辟，是国际资本主义时代殖民主义的产物。

黑人奴隶是国际奴隶贩子把黑人从非洲贩运到北美洲，卖给欧洲殖民者终身奴役的一种奴隶，其中以卖给种植园主的为最多。第一批黑人奴隶是1619年被当作白人的契约奴带到这个国家来的。当时规定，他们在工作一段时

间或是皈依了基督教以后就能获得自由。然而，经济生活很快就作出另外的安排。弗吉尼亚颁布了第一个承认奴隶制的法律，逐渐地，别的殖民地也通过了限制性的法律。由于美国法律是在英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的，而英国法律并没有奴隶制的先例，因而这个国家管理奴隶的法律便由英国财产法衍生而来。

由于奴隶被当作财产，而不是被当作人来考虑，所以他们没有公民权。奴隶是不许签订合同的，他们的婚姻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结合，他们的家庭可以被奴隶主分离。奴隶们可以被出卖，也可以被当作礼物赠送他人，也可以在奖励抽签中被用作奖品。孩子从他们的母亲那里继承了永久的奴隶地位。正如阿方索·平尼克所描述的，美国奴隶制“最终发展成对奴隶的态度，以及构成这些态度的行为，导致了人类历史无以伦比的人性枷锁。”

从17世纪初起，欧洲的几个殖民强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最后的决战，大不列颠因其发生了工业革命而独占鳌头，击败各路对手，一跃而为“世界霸主”，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同时，英国还战胜了贩卖奴隶的“旧霸主”

荷兰，取得了贩奴的专利权。英国商人源源不断地从非洲将黑奴输入美国南部，黑奴人口直线上升，逐渐成为南部种植园经济的主要劳动力。

贩卖黑奴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可耻的行径，贩奴船舱内装着拥挤不堪的黑奴，男女黑奴用绳索捆缚，甚至戴上脚镣手铐，在旅程途中挨饿遭打，许多黑奴特别是儿童，活活闷死、病死在船中。贩奴船上的死亡率通常是30%。但贩奴商的利润仍是惊人的，利润往往达100%以上。

新英格兰的伪善的清教徒商人参与了当时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进行的奴隶贸易的勾当。

黑人奴隶来自非洲。非洲各部落不相联络，而且经常发生互相残杀的战斗。因此，奴隶贩子可用枪炮、火药、甜酒、布匹、念珠、锅子、刀剑等，向黑人酋长进行贿赂，换取黑人战俘，或者煽动黑人酋长去捕捉或绑架相邻部落的黑人，将其卖为奴隶。

黑人的身体较印第安人的身体更为结实强壮，他们较能适应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文化亦较游牧部落的印第安人为高，更适于从事集约

的农业。由于他们是从非洲各个地方购集或抢掠来的，彼此来自不同的部落，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所以不容易团结起来进行反抗。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使他们容易同白种人区别开来，要想逃走颇不容易，而且远离乡土，孤立无援，即使逃出去，也没有相邻的部落可以收容。

凡此种种，使得欧洲殖民者可以为所欲为地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而无所顾忌。所以 17 至 18 世纪期间，欧洲殖民者纷纷到非洲西岸建立堡垒和贩奴据点，大肆搜捕和监禁黑人奴隶，然后把他们远航到北美洲出卖。

欧洲商人进行奴隶贸易的路程，是以欧洲经非洲到美洲联结成类似三角形的航线，当时通称“三角贸易”。新英格兰的贩奴船，除了从新英格兰或中部殖民地运输谷类、木材、肉、鱼等物，到西印度群岛换取糖蜜再运回新英格兰制成甜酒是单程航线以外，其他航程也都走联结美洲、非洲、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航线，即将甜酒运到非洲西北部海岸，换取黑奴和黄金；贩奴商又将黑奴运到西印度群岛或北美洲南部殖民地变卖，以获利的一部分购回糖蜜，

作为下次贩买奴隶和换取黄金的资金。投机商如此往返循环不断取利。

奴隶贸易的利润是惊人的。贩运奴隶通常可以获得100%～1 000% 的厚利。18 世纪的时候，在非洲一个奴隶只值 50 美元，在西印度群岛就可卖到 400 美元。当时航路上有海盗劫掠，航程中也常有风险，但是对奴隶贩子来说，在 3 艘贩奴船中，只要有一艘船能够避过风险到达终点，他们就可以发财。巴尔的摩的“爱神号”，建造费为 3 万美元，但它第一次贩奴航运就获利 20 万美元。

马克思指出，惨无人道的非洲奴隶买卖的利润，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他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对于北美洲新英格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也是同样适用的。

据估计，北美殖民地中黑人奴隶的数目，1714 年约有 59 000 人，1754 年便增至 263 000

人。到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在全殖民地的350万人口中，约有黑人奴隶462 000人，约占殖民地总人数的13%。

北美殖民地沿海一带地势平坦，海岸曲折，冬季不冷，夏季也不太热，空气湿润，土地肥沃。当时移入该地的多为英国拥护斯图亚特王朝的贵族和大地主，而南部的自然条件又适合于发展种植园经济，因此，他们就把大种植园建立起来，同时大量地购入黑人奴隶。这样，黑人奴隶制就在北美殖民地出现了。

奴隶制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时代出现，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自由的”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因此它首先要求有大量可供雇佣的自由劳动者。然而在北美殖民地，当时并不存在这样大量的自由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殖民者为了榨取北美洲的经济资源，就不惜采取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从北美以外的地区运来契约奴隶和黑人奴隶，以满足需要。列宁曾说过：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

奴隶制在北美殖民地的复辟再次证明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黑人奴隶的起义是与黑人奴隶制同时出现的。

北部和南部各个殖民地都制订了残酷无情的镇压黑人的法规，剥夺了黑人奴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切权利。黑人奴隶和从事劳作的牲畜一样，都是主人的财产。逃亡奴隶必须送回原主，否则就处以死刑。奴隶犯重罪者可以盖烙印、剪耳朵、阉割或处死。奴隶主杀死奴隶，不算犯罪，因为根据奴隶主的逻辑，一个奴隶主除非为了自卫，是不会杀害自己的奴隶的。

1656 年，马里兰有一个奴隶主用熔化的铅液烫死了一个奴隶，法院却判决无罪，理由是这个奴隶是“无可救药”的。

1735 年，纽约城约翰·曾特鞭打一个奴隶致死，验尸的陪审官作出结论说：“该奴隶的死亡，乃是上帝对他的惩罚。”

北美殖民者对黑人惨绝人性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黑人的愤怒反抗。被奴役的非洲黑人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遍及殖民地各地，由马萨诸塞海湾到乔治亚的沼泽地带，黑奴采取多

种形式进行反抗斗争，以逃亡、怠工、焚烧种植园、杀死残暴的监工和种植园主，直到武装反抗。在有些密谋和反抗中，黑奴和自由黑人、黑奴和印第安人、黑奴和白奴携起手来团结战斗。

最早的一次奴隶起义发生于1526年今南卡罗来纳州柏第河附近的一个市镇。这一市镇，是由同年夏天来自海地的西班牙人卢卡斯·巴斯克斯·德·阿伊隆所创立，约有西班牙人500名，黑人奴隶100名。在市镇建立过程中，疾病流行，死者众多，阿伊隆本人也于是年10月染病死去。黑人奴隶就乘机造反，纷纷逃入邻近的印第安人的部落中。这一事件给殖民者以致命的打击，殖民者只剩下150人，被迫于是年12月返回海地去了。

1712年1月1日，纽约市一批黑人奴隶以彼此吮吸手指上的血为誓，相约保守秘密，约期暴动。4月8日的早晨，大约二三十个黑人集中了几支枪、几把铲子和大刀，纵火焚烧了房屋一所，杀死白人9人，重伤白人五六人。纽约市的士兵闻警赶来，将起义的奴隶逮捕了，21人被处以死刑——烧死、绞死或用车轮辗死。

1720年南卡罗来纳黑奴密谋反抗，也遭到镇压。但黑奴并没有被凶残的殖民者吓倒，他们继续进行战斗。

1739年，南卡罗来纳斯图诺奴隶卡托领导了一次大规模武装反抗，黑奴们杀死了看守军火库的两个卫兵，夺取了一批武器，向西班牙统治下的佛罗里达进发。沿途许多逃亡黑奴和贫穷白人陆续参加，队伍越来越壮大，震动了全境，最后因力量悬殊，被国民警卫队残酷地镇压下去。

在18世纪30年代，南卡罗来纳的黑人已远比白人为多。1739年约有黑人35 000人，而白人则不过9 000人；次年，黑人的数目增加到4万人，而白人的数目则减到5 000人。白人与黑人的数目相差如此悬殊，白人奴隶主对于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卡托起义以后，他们就在1740～1744年间对黑人奴隶的入口进行课税，一方面借此限制黑人奴隶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则借此筹集基金，作为津贴白人移居入境之用。同时还颁布一些法律，要求改善奴隶的伙食和衣着，另外还规定奴隶每天工作的时间，冬季不得超过14小时，夏季则不得超过15

小时，借以缓和奴隶的反抗斗争。

黑人奴隶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持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到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颁布《解放宣言》，废除黑人奴隶制为止。尽管黑人奴隶制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美国黑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他们仍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时至今日，美国黑人仍在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第三章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倡导文明——殖民地文化的移植

400年前，北美大陆还是一片荒凉，生活在这里的印第安人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1607年，英国开始在北美东海岸建立殖民地。英国移民们为北美大陆带去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带去了先进的英国教育。

新英格兰移民多为清教徒，清教徒一般有一定的文化，他们特别关心教育，认为这是在北美这块新大陆上建立他们的"伊甸园"所不可

缺少的。他们对待教育的态度可以从其刻在哈佛大学校门石碑上的一段话中显示出来：

“自从神引导我们平安到达了新英格兰，我们渴望和追求的第二桩事情就是要推进教育而传之子孙。”

基于这种宗教的理想和目的，他们对教育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其中马萨诸塞州又走在最前列。

1642年，马萨诸塞总法庭颁布了第一个教育法，明文规定：

“父母或师傅必须教会其子女或徒弟识字，使其能读懂教义和主要法律条文，掌握生产技术。”

这一法律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一切儿童都应受到教育。

1749年，曾在波士顿语法学校就读过一年，以后自学成才的伟大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了一本题为《有关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的小册子，倡导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实学校，以取代旧的拉丁文法学校。这是一种讲求实际，能够为更多的民众服务的中等学校。同时为适应同各国开展商业活动的需要，18世

纪中叶在费城办起了学习各种语言的学校，如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这在当时欧洲国家也是罕见的。

早在1619年，弗吉尼亚就曾酝酿建立一所大学，后因种种原因流产，直到1693年才建立起威廉·玛丽学院。

又是马萨诸塞人捷足先登，1636年，马萨诸塞建立了北美第一所学院，因为100个创办人当中有70人为剑桥大学毕业生(其余30人为牛津大学毕业生)，故将该校命名为剑桥学院，以继承剑桥大学的传统。1638年，学院创办人之一的约翰·哈佛因病去世，临终遗嘱将其财产的一半约800英镑和全部图书4 000册捐赠给这个新成立的学院。为纪念哈佛，1639年该校更名为哈佛学院(1780年又改称为“哈佛大学”)。

1707年，一部分不满意哈佛自由主义风气的人在康涅狄格建立起耶鲁学院(即现在的耶鲁大学)。

从1746年到1769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又先后建立起新泽西学院(即现在的普林斯顿大

学）、费城学院（即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英王学院（即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罗得岛学院（即现在的布朗大学）、女王学院（即现在的拉特格斯大学）、达特默斯学院等高等学校。这些学校现在都是美国的名牌大学，曾为美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

美国不仅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有着重视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美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富兰克林、华盛顿、杰斐逊等都十分爱好科学技术，甚至亲自参加科学研究。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美国总统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积极为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出谋划策。华盛顿说：

“要为祖国服务，没有比改进农业、畜牧业和其他农艺更实在更重要了。”

美国第三位总统杰斐逊本身就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他对数学、测量学、机械学、建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整个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的进步。他亲自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并以政府拨款方式资助科学研究。他晚年致力于创办弗吉尼亚大学，积极推进美国教育的发展。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移民对科学发明有着本能的兴趣。新英格兰的历书常刊载牛顿的数理常识以及最新科技发明，《美洲杂志》等刊物还专门开辟了科学论文栏。1761年，马萨诸塞支持哈佛大学约翰·温斯罗普的天文研究。1769年，宾夕法尼亚拨款修造天文台。著名的科学家富兰克林研制了“富兰克林火炉”，绘制了“墨西哥暖流图”，设计了先进的樯帆索具，发明了玻璃乐器，其接收天线的成功更是轰动全欧，至今仍被人们交口称誉。

新世界——一个经济透视

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北美殖民地在18世纪初获得了暂时的和平，迎来了经济的兴旺繁荣。理查德·汤森在1727年指出：

“上帝用他那神奇有力的手，使这里从一片荒原变为富庶的田野。”

这时，殖民地的生活几乎在各方面都有了变化和扩展：丰富的资源不断地被开发和利用；移民大量涌入，人口增加；资本积累的初步形成；技术的传入和发展等等，都为北美殖

民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从1607年到1732年，英国人沿北美东海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它们是：弗吉尼亚、马萨诸塞、马里兰、罗德艾兰、康涅狄格、北卡罗来纳、纽约、新泽西、南卡罗来纳、纽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德拉瓦、乔治亚。13个殖民地的建立，使人口从210人猛增到65万人。来自欧洲的移民带着发财的梦想前来开发北美巨大的自然资源，带动了殖民地经济的起步。

新世界对英国移民最有吸引力的，也许就是那用之不竭的肥沃土地。

南部殖民地——马里兰、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佐治亚——的土壤和气候，非常适于种植烟草、稻谷和蓝靛。这些作物在欧洲有现成的市场。因而南部殖民地主要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种植园一般有500到600英亩土地，最大的达5 000英亩以上。17世纪，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是契约奴。18世纪，黑人奴隶已经超出家务奴隶的范围，代替契约奴成为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

中部殖民地，包括纽约、新泽西、宾夕法

尼亚和德拉瓦4个殖民地。这里的自然条件介于南北之间，兼有南北特征，但更接近于北部。以小农经济为主，也有大种植园经济。主要生产小麦、大麦、稞麦和亚麻等多种农作物。因小麦出口量较大，有“面包殖民地”之称。

北部新英格兰殖民地，包括马萨诸塞、纽罕布什尔、康涅狄格和罗德艾兰4个殖民地。这里沿海地带平原狭窄，地多粘土，且杂有漂石和砂砾，难于开垦，因而形成了以小农为主体的小土地所有制。

新英格兰的纺织、酿酒、面粉、制革、木材、采矿、炼铁、渔业和造船等工业已经兴起。由于海岸线曲折，多良港，促使造船业、渔业和木材加工业迅速崛起。18世纪中期，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有1/3是在北美殖民地制造的。

北美洲东部，大部分土地被森林覆盖。从缅因到佛罗里达，远及伊利诺斯，除了为数不多的林中开拓地以外，遍地全是森林。森林中主要是橡树、山核桃树、胡桃树、桉树和松树。有些雄伟壮观的树木高达200英尺，直径为8至15英尺。这些大树为英国皇家海军提供了上等桅杆并且长期受到保护以供王室选用。木材

和林产品从一开始就是最重要资源，不久便成为殖民地经济的主要成分。移民们用本地木材建造房屋，添置家具，用作燃料、栅栏等，甚至有些工具和机械也是木制的。由于缺少铁，移民们最早的锯木厂和磨坊使用木柚和木齿轮。柏油、树脂、松节油等林产品的需求量也很大。

英国殖民地发现的矿物资源不多。但早期的移民在东海岸发现了铁矿，成为地方工业的重要基础。由于木材和木炭充足，铁矿得以冶炼成生铁用来制造粗糙的工具和机械。然而，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没有开采铜和铅。

食盐产量丰富，可以用于调味和腌肉防腐。

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以及木材充足，在1775年以前，没有广泛利用煤。

江川河流是英国殖民者生产动力的主要来源。沿大西洋沿岸，有许多江河发源于阿巴拉契亚山，流过皮德蒙特高原的一些硬质土地。这些江河流经大西洋海岸平原的柔软沃土时，冲刷地层很深，形成一些陡降的大瀑布。这些瀑布是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的良好场地。很多磨坊和锯木厂是用水车推动的，甚至有些铁工

厂也利用水力。

江河又是廉价运输的方便条件。整个殖民地时期，几乎没有公路，主要靠水路运送旅客和货物。东部海岸也为沿海货运和国际海运提供了良好的海港和港口。可以说，当时殖民地商业流通主要是依靠水运。

北美殖民地的资源可谓丰富而又充足，这里有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木材和毛皮，丰富的鱼类和各种矿物。殖民地时期经济的中心是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业——耕种、捕鱼、打猎、采伐等。而矿物又为工业大发展提供了基础。缺少的只是资本、技术和把这些资源变成有用的产品的适当管理。

这就需要有人。

从 1607 到 1733 年，13 个殖民地的人口由 210 人增加到 65 万。人口的增长，对于开发后来成为美国的这个地区的巨大资源是非常必要的。人口的增长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从国外移民，二是很高的出生率。

国外移民在殖民地人口增长中占很大比重。西欧差不多所有国家都有人移居美国。其中爱尔兰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占大多数。爱尔

兰人大量移居美国是在1728年，以后持续到1775年。德国的移民始于18世纪20年代，1750年达到高峰。虽然一般都认为移民的大多数是英国人，但非英国人的移民为数也很可观，估计占移民总数的20～40%。

从欧洲到美洲的旅行费用，在殖民时期大约为5～6英镑，这对很多希望移居的人是一大障碍。对成千上万的移民说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自己作为契约奴卖给别人。这些人被称为“自愿契约奴”。而一些因债务或其他原因“犯罪”被判处劳役去北美的，称为“强制契约奴”。

大多数契约奴被安置在马里兰和中部殖民地，到宾夕法尼亚的人数最多。大地主想把契约奴永远束缚在土地上，建立封建农奴制的企图没有成功。当契约奴的契约期满后，就能得到一小块土地，成为独立小农，但必须向地主缴纳“割让租”。

尽管有大量的人口移入，1650年以后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出生率高。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用科学观点研究人口问题的唯一的殖民地作家，他同意这种论点。根据富兰克林的研究，

殖民者比在英国的人结婚早，孩子多。他的计算是，美洲每一百人的结婚率为英国的两倍。此外，美洲的死亡率也比英国低。

殖民地人口的大多数是欧洲白人的后裔，但也有一些黑人和印第安人。黑人在1630年以后增长得很快。1630年英国殖民地的黑人只有60人，1700年增加到3万人，1750年达到25万人。黑人增多，一方面是从非洲大量运进奴隶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美洲黑人的出生率也相当高。

殖民地的城市也发展起来，波士顿、纽约、费城都已进入英帝国最大城市的行列。这些城市不仅是对外贸易的中心，也是殖民地经济的主要依靠。因此，殖民地城市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经济观点看人口增长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市场和土地价值的影响。在殖民地时期，市场的潜力是很大的。如果要提高生活水平，产品就要有更大的增长。一个急剧扩大的市场造成了对工人和机器的极大需求，同时给商业的扩大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美好的机会。

与此同时，人口的增长还促使地价的上

涨。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相对减少，价格就要上涨。对土地的要求使城市和乡村的不动产成了殖民地资本家的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事实上，殖民地时期就已开始了土地投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仍继续存在。总之，市场的扩大和对土地需求的增加，一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

有了增长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来提供劳动力和市场，还应有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必要因素，即资本。殖民者开发农业土地，建立小型工厂，供给商业资金以及其它用途都需要资本。作为一个不发达地区，殖民地的资本经常短缺。就是说，他们的生产和储蓄不能超过他们当前的消费，以实现资本的积累。然而，从英国开始殖民到美国独立战争，殖民者还能够得到足够的资本，以实现其经济的显著增长。

从欧洲来的移民，总是随身带来一点资本。这种资本有时是货币，但多数是生产用的工具和设备。很多移民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他们的生产不能超过其食住的需要。但也有一些农民、企业主和商人，生产能有剩余。他们常出售剩余产品或劳务，换成货币而增加其资

本。

对于殖民地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条件是，最早的13个殖民地能够生产世界市场上非常需要的产品。这些产品包括烟草、蓝靛、木材、皮毛、谷物、肉类和鱼类。例如，大量烟草运到英国，为殖民地换来货币和信用，用以购买殖民地经济稳步增长所需要的资本货物，主要是一些工业制品。

这其中有着黑人奴隶的血汗。

除了大地主，商人是殖民地社会最富有的人。他们的利润和储蓄，形成殖民地的巨额资本积累。

殖民地时期的资本积累率是一个未知数，但很多事实说明，殖民者主要通过借贷能够成功地解决资本短缺的问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科技强国，在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殖民地时期，技术大多是从欧洲带入或引进的，移民在这当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移居英国殖民地的欧洲人随身携带工具和器具。新世界从一开始就使用英国来的工具和设备生产商品，这是促进殖民地经济成长的重

要因素。起初，殖民地完全依靠英国的工具和设备，后来移民们发展了适于美洲特殊条件所需的工具。

移民们为在美洲建立他们所向往的“伊甸园”，对技术是非常重视的。殖民地的美国人似乎具有创造新工具的特殊才能。虽然他们没有发明很多新技术，但他们有效地采用了从欧洲引进的技术并加以改良。一位权威人士曾经写道：

“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前很久就已经显示出美国人在技术上有一种活力，他们能够不依靠固有技能而生存下去。”

技术的发展程度，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述里也有所反映。这位著名的殖民地科学家在 1743 年写道：

“建立殖民地初期那种使人们仅仅为生活必需品而奔忙的痛苦境地已经完全过去了。”

他接着说，很多居民已经处在“自由自在的享乐之中并有余暇从事艺术创作和丰富知识宝库。”因此，美利坚人已具备把他们从英国带来的工具和技术程序加以改进的能力和愿望。这在早期美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当说，北美殖民地丰富资源的开发、人口的增长、资本积累的初步形成、技术的引进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北美经济的发展，使北美经济踏上了良性的起点。

是“大熔炉”还是“沙拉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从欧洲越过重洋进入纽约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矗立在伯德罗岛上的面对大西洋的巨型铜像——纽约自由女神像。她身高 152.5 英尺，容貌美丽，神情坚毅，右手拿着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拿着一本长达 23.7 英尺象征法律的书板，上面写着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日期——1776 年 7 月 4 日。

这座自由女神像是美利坚民族的象征。

许多人朗读、背诵着这些诗句：

> ……把你们的那些人给我吧：
> 那些疲惫的人，穷困的人，
> 蜷缩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
> 在你们富饶的海岸边遭到遗弃的
> 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

把他们交给我，

我在金门之侧高举着明灯！

多么热情的语言。这是一股大西洋暖流！它温暖着从大西洋彼岸经过生死挣扎来到一个陌生国家的几千万移民。这些诗句引自一位在美国出生的犹太女诗人爱玛·拉扎鲁斯1883年写的《新巨人》14行诗。这首诗于1903年镌刻在自由女神像座底上，为世人传诵。

美利坚民族是由移民组成的，是100多个民族的混合体。这些民族都是外来的移民。即使在北美生活栖息时间最早、资格最老的印第安人，他们的祖先，据一般的说法，也是在大约2万多年前从亚洲移居美洲的。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兴奋地写下他的诗句：

"美利坚合众国是一首最丰富的诗歌，它不仅是一个民族，它是由许多民族组合成的民族。"

那么，就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从前，追寻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历程。

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对自己的半印第安人血统极为自豪，他还津津乐道，当"五月花号"1620年在普利茅斯靠岸时，他的祖先曾经

迎接过这条船。不过当初的美洲人——印第安人——也是移民们的后裔，这些移民在冰河时期因追捕野兽而离开了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打猎地。人们相信他们是在25 000～30 000年前穿过当时连结着亚洲和阿拉斯加的一条狭地而逐渐在美洲土地扎下了根，分成了许多族群，发展了自己的古代文明，成为美洲大陆和西印度群岛文明的创造者。

在英国于大西洋沿岸建立第一批殖民地之前，已有6个欧洲国家的探险家勘察过美洲的海岸。先是葡萄牙、丹麦、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的水手；然后是武装的西班牙征服者在16世纪中期从墨西哥长驱北上，在大西南探险；16世纪晚期，西班牙的圣芳济削发僧在佛罗里达、佐治亚、两个卡罗来纳建立了传教团体。不过首先建立了永久性殖民地的还是英国。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但是，在美国移民历史上，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航行，它将民主的火种带到新大陆，制订了《五月花号公约》，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化转移和人口迁徙的先河。从英国在北美建立第

一个殖民地到1640年，马萨诸塞湾已有约2万英国移民。

紧跟英国移民之后，欧洲人大量涌入北美，这当中有荷兰人(新阿姆斯特丹、特拉华)、瑞典人(特拉华)、威尔士人(费拉德尔菲亚)、德意志人(宾夕法尼亚)、法国人(纽约、马萨诸塞湾)。到18世纪初期，苏格兰—爱尔兰人成为新来客的最大群体，从1720～1776年，有25万苏爱人定居在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

在欧洲各强国向北美殖民和移民的激烈角逐中，英国是胜利者。这是因为英国政府采取鼓励和支持对北美殖民的政策。英国国王颁发《特许状》，把本不属于英国的北美土地，特许给前往北美殖民的英国人和英国殖民公司。这是一种“强盗”做法。这些《特许状》犹如中国古代皇帝的圣旨，给新兴资产阶级以勇气，理直气壮地到北美殖民。在整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607～1776年)的北美，接纳了100多万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其中大约1/4是在1720～1770年这50年间来自不列颠群岛和德国的。这些西欧和北欧移民及他们的后裔，构成了日后称之为美利坚民族的先驱和主体。早期移民

中的大多数是英国人，他们是清教徒，说英语，奉行英国的风俗习惯，遵守英国的法律制度。

英国在北美建立起了一个美洲殖民帝国，把从大西洋东海岸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大片土地纳在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整个来说，这是一大片荒凉、原始、人烟稀少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从英国移植过去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恩格斯指出：

"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①

但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并不纯粹，它是和封建制因素、奴隶制因素交错在一起的。

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情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北部(又名新英格兰)包括马萨诸塞、罗德艾兰、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4个殖民地，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

中部包括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特

---

①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3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7页。

拉华四个殖民地，以出产小麦为主，是北美的粮仓；

南部包括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5个殖民地，以种植园奴隶制经济为主，主要出产烟草、棉花。

18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各个殖民地，特别是在新英格兰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手工工场，纺织、面粉、皮革、木材、采矿、炼铁、造船等工业已经兴起。18世纪中叶，北美有些工业品已能出口，并同英国商品竞争。熔铁炉比欧洲还要先进，铁产品不仅运往南部殖民地，而且行销西印度群岛，1745年输出2 000吨，1771年输出7 500吨。1775年，英国和殖民地船舶总数的1/3是在新英格兰建造的。奴隶贸易和走私贸易是殖民地的重要商业活动，也是殖民地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纽约、费城、波士顿已成为人口众多的大城市。

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新英格兰的工业品运销中部和南部，中部和南部则以粮食和原料供应北方。交通和邮政的联系也随之加强。统一的民

族市场逐渐形成。北美殖民地的居民虽来自不同民族，但说英语的人占多数，在共同交往过程中，英语成了通用语言。

这样，到18世纪中叶，构成近代民族的要素逐渐具备，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开始形成。

摆脱宗主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统一的任务也已提上了日程。

英国在"七年战争"胜利后，从法国手中夺得加拿大以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到密西西比河的广大地区。英国政府为了转嫁战费负担和扩大掠夺，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和压榨。这样，美利坚民族同英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美国独立战争历时8年。北美殖民地人民经过殊死的斗争，争取了民族独立，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国家。自此，美利坚民族也就被世界所接受。

美国独立战争后，一个以欧洲白人移民为主的，由多民族、多种族及其后裔组成的国家已经初具规模。根据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全国人口为390万，白人约320万，

黑人75.7万(其中6万是自由黑人，其余为奴隶)，占总人口的19.3%。白人中，60%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占17.6%，德国人占8.6%，荷兰人占3.1%，法国人占2.3%，西班牙人占0.8%，瑞典人占0.7%，另外6%～7%是其他地区移民。[①]

“那么美国人是什么样的呢，是一种新的人?”

米歇尔·纪尧姆·让·德·克雷夫科尔，一位热情的法国客人，1782年第一次提出这个难题。就在当时，他的回答——美国人“要么是欧洲人，要么是欧洲人的后代”——这已经不足以描述那个已经包括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以及亚洲人的多样化的民族了。

在20世纪与19世纪之交，“熔炉”(The melting pot)观点成为一个时髦的术语，认为各民族移民美国，熔于一炉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这一术语的发明者斯雷尔·赞格威尔(移民美国的英国犹太人)在1909年写的《熔炉》一剧中，通过主人公的独白描绘出这样一幅诱人

---

① 参阅斯特法尼·伯纳多:《美国少数族裔年表》，纽约，1981年，第18页;杰克·艾伦编:《美国社会》，纽约，1978年，第6页。

的情景：

“东和西，南和北，棕榈和松树，极线和赤道，基督教和伊斯兰——多么伟大的熔丹炉，熊熊烈火将他们熔合！在这里，他们联合，建造一个人类共和国和上帝的王国。啊，千真万确，罗马和耶路撒冷的荣光，有万国万民前来礼拜。还是让我们看看美利坚的光荣吧，世界各个种族，各个民族，来到这里，放眼前程。”[①]

这一段话，热情洋溢，描绘出一种诱人的美国梦，尽管这并不合乎事实。还应该指出，曾经流行一时的“熔炉”思想，在赞格威尔看来，是以欧洲人为主体的，他宣称：

“美国是上帝的坩锅，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个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来投入上帝的坩锅中吧！上帝在制造美国人。”

这种具有欺骗性和片面性的语言，是与美利坚民族的自命不凡有着不可分的联系，诸如“光照万国”、“天定命运”、“国祚天定”、“上帝

---

① 以斯雷尔·赞格威尔：《熔炉》，纽约，1909年，第199页。

的选民”等等，它在许多美国人心中很有市场。

在“大熔炉”论的喧嚣声势夺人的时候，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对“大熔炉”论提出质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伊利奥特(1834～1926)等人都提出过对“大熔炉”说的批评。他们认为，各民族移民熔于一炉是没有价值的，各个移民集团，可以用他们独特的贡献来丰富美国的文化，从而比熔于一炉能做出更有效的贡献。

当代历史学家们针对“大熔炉”说，提出了“沙拉盆”说，认为美国坩锅倒是令人高兴的，但并不那么有效，美国人一点也不少仍然保持各自的非美传统。

近年来美国的千千万万的少数种族人民对祖先国度的习惯与传统的兴趣大为增加，部分地是受了黑色美国人自我尊重新意识的刺激。比“熔炉”更准确的比喻或者应该是“沙拉盆”，这意味着每一成份都贡献出自己的特色，并且都增进整体的味道。

正像民意测验家理查德·斯卡蒙和本杰明·活特伯格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配方中唯一

不变的就是混合体中的变化。”一度以英国人和荷兰人为主，然后有1/5奴隶，然后成为100多个国家的移民接待者，这样美国的国民性也就多样化起来。

第四章　来克星顿枪声

灾难降临——波士顿惨案

1770年3月5日，波士顿。

一阵枪声过后，五位波士顿人倒毙在雪地上。这五位惨遭英军屠杀的群众领袖，有水手、制绳工人、装卸工人和细木工学徒，另一位是刚从奴隶制下逃亡出来名叫阿塔克士的黑人水手。这个不幸的事件后来被人称为“波士顿惨案”。它激起了北美人民压抑已久的反英怒火，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在《印花税法》风波之后，英国政府并没有认真反思，考虑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新的要求，却又作出了向殖民地居民征税的新的尝试。

在 1767 年一个严重的关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颁布了好几个对北美征税的条例。乔治·格伦维尔曾在下议院里奚落唐森德，说他不敢试行对北美征税，他回答道：

"我会试行的，我会的！"

而且果真这样做了。他令人惊骇地大胆提出建议，把英国的土地税从 20%减至 15%，由此产生的 40 万英镑差额，则依靠从殖民地取得收入来部分地加以弥补。所采取的办法是在殖民地对来自英国的颜料、铅、纸张和茶叶征收进口税。这几宗税预料每年可征得不下 4 万英镑。

英国认为，各殖民地既然一向都在缴纳某些关税，它们怎能反对这几宗税呢？

为了提高征收关税的效率，英国重新改组了税务机构，并在波士顿设置了一个海关税务司总署，这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改革。许多新的海军法庭建立起来了。最重要的是，靠这种办

法在殖民地筹集起来的款项，并不是要用来维持驻防部队，而是要用以安置一批殖民地文官，从而使那些皇家总督和法官不受殖民地议会的牵制。

《唐德森法案》使美利坚人极为反感，他们的贸易正处在每逢大战以后四、五年内通常总要出现的不景气状况，很难弄到英国货币来缴纳这些新税。因此，波士顿商人领导了全国性的抵制英货运动。劳动人民纷纷起来响应，群众组织起来，以武力抵抗英国税吏的搜查和压迫。他们成为反英运动的中坚力量。这次反英运动，不仅抵制英货，并且要求废止唐森德条例，以发展北美殖民地的民族工商业。

北美人民的抵制运动，使英国输入殖民地的贸易额锐减，自 1768 年到 1769 年，英国输入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总额，由 136.3 万英镑，减至 50.4 万英镑。英国政府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不得不废止唐森德条例。唐森德条例的废除，只是暂时缓和了民族矛盾。英国统治阶级对北美殖民地掠夺的加强，使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孕育着殖民地人民更大的反抗怒潮。

在英国统治集团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经济、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1765年英国颁布了《驻军法案》(亦称《惩治叛乱法案》)，要求皇家军队驻扎处的地方当局提供宿舍或兵营，并对士兵免费供应各种日用品和每人每天5品脱啤酒，或1/4品脱糖蜜酒。接着，英国以军舰和大炮为前驱，派两团正规军，进驻最不安分的波士顿。

在波士顿人民的反抗下，他们被迫撤到波士顿港口，以后续派两团士兵驻防波士顿。自1766年以后，一直有两团英军驻扎在纽约。驻军法案的颁布，是英国统治者为侵略行动制订法律上的依据，使英国统治者及其帮凶可以完全蔑视殖民地的法令，这是对殖民地人民的一种挑衅。

驻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士兵，胡作非为，奸淫妇女，酗酒闹事，殖民地人们群情激愤，早已感到无法容忍。市民与英军之间的对立情绪很大，他们与英国驻军的冲突不断发生，终于导致了“波士顿惨案”的突发。

英国红衫军留驻波士顿，成为经常发生骚乱的一个起因。1770年2月，在波士顿，英国

税吏开枪打死一个小孩，引起3月2日波士顿工人和英国驻军第二十团发生了正面冲突。

3月5日，又发生英军凌辱学徒的事件，公开的冲突终于爆发。一群数百名殖民地居民聚集在有10名英军站岗的波士顿海关大厦前，群众开始欢呼和谩骂英军，并用雪球、木棍、冰块及蚝壳投掷士兵，后来演变成群众向英军攻击。海关的钟声紧急地将居民召向街头，咒骂之声此起彼伏。卫士队长汤姆士·普利斯顿命令他的士兵坚守岗位不准开火。不幸的是，兵士们忍耐到最后有一位兵士被愤怒的群众用棍打倒在地，站起来后他开始放枪，其他的兵士也随着开枪，打死了群众中的五位领袖。这五位惨遭屠杀的群众领袖，有水手、制绳工人、装卸工人和细木工学徒，另一位是刚从奴役制下逃亡出来的黑人水手名叫阿塔克士。在反抗民族压迫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黑人和白人的血流在一起，但黑人反抗暴力的殉难事件，不久就被人们遗忘了。

5位牺牲者葬在波士顿广场上，后人缅怀先烈，有诗追悼云：

不幸的波士顿！

看你的子孙们为你的不幸而悲愤。
悲愤着你那神圣的城垣涂抹上无辜者的血痕。
背信弃义的普利斯顿，
和他的凶残的士兵。
却以嗜杀者的仇恨，伸出血淋淋的手，
象凶恶的野人一样，朝着他们的捕获物狞笑：
他们赞美大屠杀，逍遥自在！

波士顿惨案充分地反映出英国政府的残暴无情。但是对于整个北美来说，它却点燃了革命的火花。虽然卫士队长普利斯顿和他的兵士被以谋杀罪起诉，但最后还是无罪开释。但是皇家总督不得不把军队从城里移驻到炮台中去，激进派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就在发生"波士顿惨案"的这一天，新上任的首相诺斯勋爵认为在殖民地对制造品征税荒谬反常，取消了除茶叶以外的全部唐德森税。国会同时允许废止驻军法案。

除了这一点儿恼人的茶税以外，殖民地居民表面上的一切不满在1770年夏都已消除。激

进派发现没有人跟着他们走了。纽约平静下去了，驻防军的士兵们现在可以和他们的女朋友在伯特利要塞上散步而不至于受到辱骂了。托马斯·杰斐逊写道：

“弗吉尼亚看来堕入了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

到处都出现了繁荣景象，仅新英格兰一地的进口额就从33万英镑猛增为120万英镑。欧洲歉收造成了对美洲玉米和小麦的需求，为此在历史上第一次从英国运来了硬币。看来，殖民地上的动乱确实像是已经结束了。

表面上看来，殖民地面临自1764年以来从未有的平静，但是殖民地人民已经在震动，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思想和分析，同时更慎重地考虑他们的政治权利，虽然他们的反英运动大致也已中止。一般来说，双方的关系可以重新培养起来，让贸易继续繁荣，而大部分的殖民者们也不愿事情再扩大。虽然不愉快的事件已经安静，但是旧痕仍在，一旦有新的纷争发生，这些火焰和感情便会一触即发。

针锋相对——波士顿淹茶事件

1773 年 12 月 16 日晚，在波士顿，头脑灵敏的塞缪尔·亚当斯构想出一场戏剧性的大摊牌。一群自由之子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茶船，打开所有茶叶的箱子，把那些令人憎恨的树叶全部倾倒在大海里面了。整个这件事办得井然有序而冷静。事情办完以后，参加行动的人员没有喧闹就各自散去，悄悄回家了。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淹茶事件”。

这一行动惹恼了英国政府，他们把全部愤怒都集中到波士顿身上来。英国议会马上通过一项议案，决定在 6 月 4 日和以后停止在波士顿市和波士顿港装卸一切货物和商品，封锁波士顿港；同时增兵波士顿，妄图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殖民地向宗主国屈服。

英国统治阶级把战争强加在殖民地人民的头上，战争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北美殖民地涌现出一大批颇有政治头脑、精明能干的领袖人物。塞缪尔·亚当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

是波士顿镇民大会的头头和议会领袖，是波士顿中产阶级的一个十分严峻、不讲情面的成员，在美国独立的先驱者们中间可以算是独一无二的典型革命家。他精通宣传之道，深知普通人对于戏剧和宗教仪式，要比对于精心构思的议论更为喜爱。新英格兰人没有什么宗教仪式，也没有公共剧场，可是，亚当斯这位“乱世的马基雅弗里”却用非常适宜的方式向他们提供了这两样东西。他选定波士顿公地附近的一颗大榆树作为“自由之树”，让人们围着它来举行跳舞晚会，把不得人心者的模拟草人吊在树枝上处绞刑，对激进派盼望能赢得人心的人高奏小夜曲，请大家举杯畅饮糖蜜酒，齐声咒骂那些英国大臣及其辩护人。他把令人振奋的《橡树心》曲配以迪金森填写的新词，作成一首《自由之歌》。这是大家既使不会唱歌，也都能够随声相和的一支曲子。一遇有适当的机会，他就运用极巧妙的手腕组织一次示威。这一套作法在整个北美大陆被各地的“自由之学社”普遍仿行。约翰·亚当斯在出席了有费城代表们参加的自由之子宴会以后曾指出，这些作法“能感染人们的心灵，给人们灌输自由的情绪，

使大家喜爱他们这一事业的领导人，厌恶和憎恨一切敌对者”。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受过古代经典著作良好教育的塞缪尔·亚当斯，是本着罗马人的品德来思考问题的。他所喜爱的一句格言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一开始就顶住”，以免步步退让，终于完全屈服。他不是演说家，讲话时声音打颤，两手发抖，因此总是让“自由之子社”的其他成员如约瑟夫·沃伦和煽动家奥蒂斯去发表演说，自己则为报纸写一些鼓动性的文章，并在幕后操纵政治。

在波士顿，对“自由之子社”捐献战斗经费以供印制宣传品，购买旗帜和在自由之树集会上免费供应糖蜜酒之用的主要人物，是31岁的约翰·汉考克。海关新税务司们因此决定断绝他的商业活动。他遭到“陷害”，被诬告私运马德拉酒，他的单桅帆船“自由号”被检举。波士顿人民群起营救他和他的船只。皇家海关官吏们大吃苦头，被迫撤退到波士顿港口的堡垒中去。

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科克这两位波士顿抵抗运动领导人，极力煽起殖民地人民对

英国的不满。他们巧妙地安排暴民的示威，号召对占领军进行骚扰，敦促殖民地议会蔑视英国议会的权威，组织爱国通讯委员会在波士顿以外传播反抗精神。

殖民地人们已经被鼓动起来。

1770 年 3 月 5 日，灾难降临到波士顿人民头上，英军开枪打死了 5 名波士顿人，造成“波士顿惨案”。这一事件的发生充分地暴露了英国政府的残忍粗暴，它引起了北美人民的愤怒和反抗，点燃了革命的火花。

1770 年 3 月，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令，撤消 1767 年所征的一切关税，只有茶叶税除外。英国政府之所以单单征收这一种关税，乃是“为了维护英国议会征税的权利”，可是争执的核心正是这种权利。

新任首相诺思勋爵努力劝说人们接受这一法案。他说，殖民地人民除非决心反抗英国，是不能反对每磅茶叶征 3 便士关税的。此外，在英国征税时，每磅茶叶还要缴将近一先令的税，在茶叶输往美洲时，就不征这种税了，因此殖民地人民每磅茶叶还节省了 9 便士呢。反对党成员竭力反对，他们认为单单征收这一种

税，一方面不能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又只能使双方继续争论不休；只要还征收一种由外界强加的捐税，各殖民地就会认为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因而也就不愿和解。但是这一切劝说都毫无效果。诺思勋爵认为英王的意志是不可改变的，他说："行使我们的征税权利的最适当的时机就是当这种权利遭到否认的时候。妥协就是投降。如果现在不维护宗主国的权威，就是永远放弃宗主国的权威：只有到美洲匍匐在我们脚下的时候，才能完全撤消关税。"

英国认为在殖民地征税的权利上不能妥协退让，而北美殖民地人民则认为在宗主国的咄咄逼人的高压统治面前同样不能容忍让步了。东印度公司对美洲茶叶的垄断权，激怒了殖民地商人，并推动他们再度团结一致，共同反抗宗主国的残暴统治。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

"北美将会匍匐在一个怪物面前，这个怪物有可能要摧毁我们的每一个商业部门，挤干我们的全部财产，任意地把我们成千上万人置于死地。"

伯克在他的主张和解的演说里很确切地估

计到了美利坚人的情绪，他说：

“在别的国家里，人民……只是根据实际已有的不满来判断政府的错误原则；在这里他们却预先感到祸患。……他们老早就预卜会有虐政，在每一阵气味不正的微风里面都能嗅察出暴虐即将降临。”[1]

殖民地人民为了抗议英国的茶叶法案，坚决不饮用茶叶。新英格兰在这件事情上特别认真。许多居民本着他们的清教徒祖先的精神，制订了公约，不再饮用这种禁用的饮料，直到茶叶关税取消时为止。

不饮用征税茶叶的总公约给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带来了极其有害的恶果，并且使得这种商品在东印度公司的仓库中大量积压。为了挽救这一局面，诺思勋爵在1773年提出一项法案。允许东印度公司可以不缴纳出口税，从英国向任何地方出口茶叶。他以为，这一措施使东印度公司可以在美洲各殖民地以低价兜售他们的茶叶，因而会引诱美国人购买大量茶叶，减轻东印度公司的困难，同时又因为征收关税而增

---

① 莫里林、康马杰等合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32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加政府收入。

东印度公司深信这一政策十分高明，从仓库中拿出大量茶叶，装了好几轮船，运到殖民地各地。

这就促使事态白热化。整个美洲大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征税工作肯定要遭到打击。谁屈膝纳税，谁就是家乡人民的敌人。轮船开到纽约和费城，没有卸货就返回了伦敦。在查尔斯顿，茶叶被从船上卸下来，堆放在地下室和其他地方，腐坏变质。在波士顿，人们的行动更为坚决。轮船在港口中停泊下来，有一些小袋的茶叶被运到岸上，但却被禁止出售。轮船船长看到情况不可收拾，很想返回英国，但是他们却无法取得运货人的同意和海关的同意，也无法从省督那里取得离港的通行证。很明显，茶叶是一定要强行卖给波士顿人民的，征税的原则是非确立不可的。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并且证明在原则问题上波士顿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他们开始采取行动了。

1773年12月16日晚，亚当斯和汉科克派遣“自由之子”成员，化装成印第安人开向格里

芬码头，登上停泊在码头的3艘东印度公司茶船，把令人憎恨的茶叶全部倾入水中。以下是一名直接参与其事的人的叙述：

“天已进入黄昏，我立刻穿上印第安人的服装，带了一柄小斧和一条木棍，我们把小斧叫作印第安斧。我在一家铁匠铺子用煤灰涂黑了自己的脸，然后走向格里芬码头。当我做好这一切准备走上大街时，我发现街上已有不少和我同样打扮的人正向格里芬码头走去。

“当人群集合以后，有3个人出来主持会场。他们把我们分成3个队伍，我认出我的领队是莱奥纳德·匹特；其他二人我认不出来。3名领队各自率领人马分赴3条船上。匹特命令我去找船长，向他索取打开各个舱门的钥匙，并且还要索取蜡烛。我奉命去做了，船长乖乖地交出了钥匙和蜡烛。不过他恳求我不要烧船或烧船上的索具。我们用钥匙打开了所有的舱门，取出了所能找到的茶叶箱，放在甲板上。然后，我们用小斧把茶叶木箱破坏，再丢入大海。

“我们大约干了3个小时，其他两条船上的人也差不多花了3个小时完成任务。然后，我

们各自回家。英国军舰在不远处，但它们没有向我们开枪或干涉。”

波士顿人打了一场漂亮仗，将价值达 1.8 万英镑的 342 箱茶叶全部倒入海中，灭了英国人的气焰，长了美利坚人的志气。

英国统治阶级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并没有考虑让步，而是推行强硬路线，并于 1774 年颁布了 5 项高压政策的法令，以报复倾茶行动，加紧对殖民地人民的镇压。这 5 项法令包括：

(1) 关闭波士顿港口；

(2) 增派波士顿驻军；

(3) 军队可以征用民房；

(4) 取消马萨诸塞自治的条例；

(5) 魁北克法令等。

上述 5 项不可容忍的法令的颁布，激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愤怒，爆发了抗议运动。波士顿被封锁后，对外贸易断绝，人民陷于饥馑的悲惨状况，各个殖民地人民纷纷起来支援，从而促使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共御外侮。

约翰·亚当斯在评论茶叶案道：“这是所有活动中意义最深远的一件事，爱国主义分子

在这一事件中表现了庄严、高尚、超群，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沉茶一事做得如此大胆、勇敢、坚毅不拔，它必将产生重要和经久的后效，我肯定认为这是一起划时代的事件。”

至此，革命实际上已不可避免。英国人把萨缪尔·亚当斯视作罪魁祸首，密谋绑架他到英国受审。但殖民地人民却尊他为美国革命之父，因为正是他促使了革命的早日来临。

风云乍起——印花税法风波

1776年3月，纽约城。灯火辉煌，篝火阵阵，人群沸腾，火花满天。人们跳呀，唱呀，像欢庆盛大节日一样快活。这是北美殖民地人民为废除英国议会在北美强制推行的《印花税法》而狂欢。印花税法风波的由来还得从“七年战争”说起。

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北美殖民地霸权，进行了长达7年的战争，史称“七年战争”(1756～1763)。英国在1763年取得最后胜利，从而使英王乔治三世成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整个北美大陆的主宰。但这场战争持续时间长，双方耗

资巨大，都有些精疲力竭。“七年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国债已达1.3亿英镑左右，为1754年时的两倍；它在两个半球获得许多领地，行政管理费用因而大大增加。单是在美洲，维持各种民政和军事设施的每年开支，就从1748年时的7万英镑，增长到1764年时的35万英镑以上。鉴于这种情况，英国就想从殖民地那里增加财源。英国议会热烈赞同这一观点，就连头脑冷静的富兰克林（他当时作为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的代表驻留在英国），也没有预见到在美洲征税会引起什么麻烦。但麻烦的确出现了，这就是震惊大不列颠的印花税法风波。

英国议会为了减少国债，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增加收入的法案。1764年的食糖法比1733年的糖浆法厉害多了，它使北美殖民地甜酒业陷入被毁之势，遭到北美人民的坚决抵制。纽约议会10月18日向英国议会发出的一份谦恭的请愿书指出：“蠲免未经许可和并非自愿的纳税负担，必须成为每一个自由领地的重大原则”，没有这个原则“就不可能有自由、幸福和安全。”英国议会如果如愿以偿，能够对他们的贸易征税，那就会进而对他们的土地或任何东

西征税。这竟像是一项预言，后来英国议会在1765年3月22日果然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印花税法》。

《印花税法》是英国议会首次强加于殖民地的内部直接税，它是在关税以外首次出现的一种税。法令规定一切报纸、大幅印刷品、小册子、证书、商业票据、期票、债券、广告、历书、租约、法律文件以及诸如此类的重要文件，都必须附贴票面为半便士至二十先令（用硬币购买）的印花税票。全部收入将在英国议会指导下用于殖民地，并仅限于供"各殖民地之防卫、保护与安全"之用。违抗法令，应受不设陪审团的海军法庭审判。这一粒苦药丸却有一层糖衣：仅指派美利坚人为印花税票代销人。英国议会认为如果纳税的负担分配均匀的话，是不会引起什么反对的。在他们看来，《印花税法》是非常合理的。

这项"合理"的法案在下议院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查尔斯·汤森和性情暴躁的年轻的爱尔兰人艾萨克·巴雷两人进行了一场令人难忘的论战，使会议活跃起来。在这场论战中，巴雷把美利坚人称为"自由之子"，他因此博得

了美利坚人的好感。尽管有这位上校的滔滔雄辩，法案还是以204票对49票在下议院被通过了。

再没有别的措施比《印花税法》这一措施更触怒殖民地人民的了。它激化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遭到了美利坚人民的一致反对。尤其不幸的是，它触犯了殖民地上最有力量而又敢于发表意见的那些集团：大小商人、律师、新闻记者和牧师。不久，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每一张提货单都要上税，这使他们深受打击，有陷于毁灭的可能。这惹恼了他们，使他们纷纷起来反抗，组织了许多拒绝输入商品的联合会。律师、银行家、土地经营者和新闻记者群起反抗，连一向沉默的"羔羊"牧师也跟着造起反来。

这种抵制是十分有效的，它使殖民地商业陷于停顿，同母国的贸易在1765年夏季减少了30万英镑。许多有声望的人士组成了"自由之子"社，迫使代销印花税票人辞职，焚毁印花税票，并鼓动人们袭击那些不得人心的当地人士。《印花税法》已成为"过街之犬"，人人喊打。

反对《印花税法》的第一阵浪潮发生在弗吉

尼亚，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候。这个殖民地过去一向迟迟不响应新英格兰的共和精神。它建立在詹姆斯一世在位早期。当时，王权和教权还没有受到怀疑和激烈的反对。因此，这个殖民地一向忠心地拥护英王、教会和宪法。这个殖民地的人民的趣味的习惯也最具有贵族派头。它一向比一切别的殖民地都要同情宗主国，并以此闻名于世。此外，印花税同这个殖民地的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没有同新英格兰的金钱上的利害关系大，因为它是一个农业省份，而不是一个商业省份。但是弗吉亚人急功好利，在一切牵涉荣誉和自尊心的问题上很容易激动起来，因此，他们也对《印花税法》感到愤慨和恼怒，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权利的侵犯。

5月29日，市民院讨论《印花税法》的时候，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开国总统的华盛顿上校也在座。他过去的一切行为和文章都没有涉及政治问题或理论问题，是一个效忠于英国王室的“良民”。但这次他也变得激动了，他藏在内心的爱国主义第一次迸发出来。

帕特里克·亨利也在市民院议员当中。他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以辩才出名。这时，他第

一次当选为市民院议员。他慷慨激昂，提出了他那些著名的提案。提案中宣布：只有弗吉尼亚议会才有权利和权力向居民征税，凡持有相反意见者，均应视为弗吉尼亚的敌人。

议长鲁宾逊先生反对这些措辞严厉的提案，认为它锋芒太露，煽动性不小，是不适宜的。亨利起来为这些提案辩护，指出这个问题的性质的所在，证明这些提案是正确的。他根据宪法精辟地论述了殖民地权利，义正严词地阐明了这些权利怎样受到侵犯，最后发表了使他名扬海内的大胆的演说之一，并且指出了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在会议上引起轩然大波：

"凯撒有他的布鲁图[1]，查理有他的克伦威尔[2]，乔治三世(主席台附近有人高呼："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可以从他们的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

亨利又说：

"如果这是大逆不道，(向议长鞠躬)，悉听尊便。"

为了消除议长和一部分议员的顾虑，这些

① 罗马皇帝恺撒晚年为布鲁图所杀。

②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克伦威尔所杀。

提案作了修改，但是原来的精神还保留着。胆小怕事的副省督福基尔对这种爱国热情的迸发吃惊非小，立即宣布解散议会，并下令重新进行选举。但是，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有人写信给英国内阁说：

“弗吉尼亚议会的决议是整个大陆呼声四起的信声。这些决议的提案人和支持者被誉为美洲自由的保护人和卫士。”

帕特里克·亨利的爱国呼声轰动了市民院，响彻北美大陆，唤醒各地议会相继效法弗吉尼亚议会的榜样，因为它指出了殖民地共同行动的道路。

在帕特里克·亨利使弗吉尼亚骚动起来以后过了几天，马萨诸塞邀请大陆上所有各殖民地派代表举行会议，来考虑《印花税法》的威胁及应采取的措施。

1765年10月，9个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集会，呼吁英国国王撤回印花税法。这是第一次由美利坚人倡议召开的各殖民地之间的会议。来自南卡来罗纳的克里斯托弗·加兹登定下了这样的基调：

“我们应当站在天赋权利这个广阔的共同

立场上。……这个大陆上不应当有人称为新英格兰人、纽约人等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美利坚人。”

经过辩论，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比弗吉尼亚的那些决议语气温和一些，但仍重申“除由各殖民地议会自行决定者以外，从来不曾有、亦不可能有任何符合宪法的课税”，而《印花税法》则具有“破坏殖民地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明显倾向。”

这次集会给北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他们纷纷起来反抗印花税法的推行。在波士顿，印花税局局长的模拟像被吊打，他的窗子被砸碎，印花税局打算使用的房屋被拆毁，人们用拆下来的木料燃起熊熊大火，把模拟像投到火中烧毁。印花税局局长认为自己的模拟像被吊死是件好事，第二天就公开放弃了这个危险的职务。

在其他地方，也有各式各样的骚乱，全都表现了公众对印花税法的蔑视和抗议。在弗吉尼亚，乔治·默塞尔先生本来已被任命为印花税局局长，但是，在他到达威廉斯堡的时候，他公开宣布拒绝执行职务。这是北美人民斗争

的一个新的胜利。欢庆的钟声四起，全市灯光如昼，一片沸腾。

印花税法预定生效的日子11月1日来到时，各地都举行了不祥的仪式。在新英格兰各殖民地，钟声悠扬四起，人们焚烧了不少模拟像。在波士顿，轮船上都升了旗，但都是下半旗。许多商店都关了门，葬礼钟声从塔尖传来，人们还举行了盛大的中世纪火刑仪式，把印花税法的鼓吹者的模拟像放在火中受难。

在纽约，人们用木杆挑着印花税法的条文，上面写着这样的字样："英国干蠢事，美洲遭殃。"

由于建议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税、建立世袭制议会和实施其他保皇措施而招致极大公愤的副省督科尔登，看到群众的风暴突起，连忙带着印花逃入堡垒中，并从一支军舰上抽调海军陆战队来防守堡垒。群众闯入他的马厩，拉出他的四轮马车，把他的模拟像放入车中，然后将模拟像连带马车一同烧毁。

这只是人民群众对印花税法普遍表示不满，群起而攻之的几个例子。现在，没有一个人敢执行这一法令了。事实上，到处都看不到

贴了印花的契约。需要购买印花才有效力的一切交易都停止了，或者改用私人订立契约的办法进行。团结成为大家的座右铭。纽约、费城、波士顿和敢于公开反对印花税法的其他殖民地的商人都一致同意，如果不取消印花税法，1月1日以后，大家就不再进口英国货，表达了他们的决心。

1765年8月，还在反《印花税法》会议召开之前，英国格伦维尔内阁就倒台了。以35岁的罗金厄姆侯爵为首的一个老辉格党人内阁这时开始掌权。议会在罗金厄姆的建议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但由于国王的充分支持，于1776年3月中旬被迫撤销了《印花税法》。殖民地人民欣喜若狂，纷纷庆贺胜利。在纽约城，每一扇窗户都被烛光照得通明，烤了两头全牛，向欢乐的群众免费供应啤酒和掺水的烈酒。据后来担任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回忆说，当时"灯火辉煌，篝火荧荧，彩坊林立，人群熙嚷，火花满天，诚美洲之空前情景也。"

美利坚人赢得了一切政治上的胜利，团结一致终使罪恶的《印花税法》被废除，这使北美

殖民地人民增强了战斗信心，使他们看到曙光就在前方。

石破天惊——来克星顿枪声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西郊有个小镇，名叫来克星顿。镇的中心区，矗立着一座英姿飒爽，手握步枪的民兵铜像。旁边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粗糙的石碑，刻着这样几句豪言壮语："坚守阵地。在敌人没有开枪射击以前，不要先开枪；但如果敌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那么就让战争在这儿开始吧！"

就在这个地方，1775 年 7 月 19 日清晨，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第一枪。

波士顿北教堂塔尖上的灯光，突然闪闪发亮，它正在暗示人们，英国的"红虾兵"出动了。

这是 1775 年春天的故事。

那时候，北美殖民地正处在乌云翻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暴风雨前夕。当时，随着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高压政策的推行和种种暴政的加强，北美人民的反英怒火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早在 60 年代，一些反英群众团体如雨后春

笋，纷纷成立。波士顿是这场革命风暴的中心。著名的革命秘密组织“自由之子社”就在这里。他们在“要自由、财产，不要印花税”的口号下，捣毁税吏住宅，变得不再那么温顺服贴了。美利坚人民已经醒悟过来，认识到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赢得自由，争得独立。

1772年11月，为了加强反英阵营的组织联系，由萨姆尔·亚当斯发起，资产阶级激进派在波士顿成立了“通讯委员会”，负责在马萨诸塞各地的联系和互通情况，不久，在弗吉尼亚由杰斐逊和斐特里克·亨利等人倡导，也建立了同样组织。其后，“通讯委员会”在其他殖民地分别相继成立。这就使这个组织从原来的互通情报、相互联络的机构，逐渐演变成为反抗英国统治的革命组织，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北美的反英浪潮，使英国殖民者恼羞成怒，火冒三丈，想给殖民地一点颜色瞧瞧。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写给首相的信里，歇斯底里地叫喊：

“殖民地不是必须驯服就是胜利。”

在他的指示下，英王政府决定对北美殖民

地进行惩治，特别是要平定马萨诸塞的"反叛"，掐去这个"毒瘤"。

北美人民并没有被殖民者的汹汹气焰所吓倒，他们决心针锋相对，抗争到底。他们组织训练民兵，收集枪支弹药，准备用革命武装抗击反革命的武装，美国独立战争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775年春天，英军驻波士顿的总司令部正在密切注视着已经行动起来的马萨诸塞，特别是它的民兵的动向。他们在捕捉时机，准备对马萨诸塞民兵来个突然袭击，一举歼灭。

4月中旬的一天，一个侦探走进英国驻马萨诸塞总督兼驻军总司令盖奇的办公室，向他报告说：

"据侦察，在波士顿北面的康科德镇上，有一个民兵秘密军需仓库，在那里贮存着大量军火。"

盖奇转了转眼珠，冒出了这样一句话：

"把它干掉！"

一番秘密商量之后，一个行动计划拟定出来。他们准备进行一场突然袭击，夺取康科德民兵的军火，并逮捕民兵领袖萨姆尔·亚当斯

和韩柯克。

但是，18 日晚，爱国者事先识破了英方军队的意图，侦得了这个消息。有一位自由之子的信使，名叫保尔·瑞维尔，迅即和工人威廉·戴维斯一道骑马出发，在黑夜中快马加鞭，奔往各地报警。波士顿近郊的民兵闻讯集合，埋伏在通往康科德的公路两侧。

4 月 18 日，盖奇派遣一支由 700 人组成的英军，由指挥官史密斯率领，连夜向康科德进发了。

英军刚一抬脚，波士顿北教堂塔尖上立即亮起灯光，发出告警暗号。保尔·瑞维尔和他的助手威廉·戴维斯，立即翻身上马，奔驰在从波士顿到康科德约 27 公里的沿途各地，通知民兵做好狙击来犯敌人的战斗准备。

英军大踏步地向康科德进发，心想这次偷袭太绝妙了！殊不知，枪口早已对准了他们的脑袋。

19 日黎明时分，英军前队行进到离康科德只有 10 公里的来克星顿。在薄雾弥漫之中，“红衫军”(殖民地时期驻在美国的英国兵)看到村外草地上有几十名村民手握长枪，聚集在那

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狡诈的史密斯喝令民兵立即散开，不然就开枪了。民兵队长毫不畏惧，坚定地命令民兵：

"原地不动，不首先开枪。如果他们要战争，让战争从这里打起！"

史密斯下令开火，民兵毫不迟疑，立即进行还击，枪声惊破黎明的天空。

这"声闻世界的枪声"，结束了英国同北美的争吵，揭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帷幕。所以，来克星顿成为美国自由独立的象征，被人们誉为"美国自由的摇篮"。

几分钟后，枪声渐渐稀疏，民兵在地形不利、众寡不敌的情况下，很快撤退出去，分散隐蔽各处。史密斯自以为得计，急不可耐地直奔康科德。

康科德地势险要，镇外有一条小河穿流而过。这群身穿耀眼的红衫制服的英国兵，来到镇口，发现家家关门闭户，显得异常平静。史密斯强装胆大，下令搜查。士兵们心慌胆战，蹑手蹑脚地逐户搜查，跑遍了全镇，除了在仓库里糟踏了一些面粉，烧了一堆木汤匙之外，别无所获。

当这群红衫兵准备撤离康科德，返回波士顿时，镇外突然枪声大作。三四百名殖民地民兵，埋伏在灌木丛中、篱笆后面、房屋顶上和墙壁旁边，瞄准"红虾兵"，射出一排排仇恨的子弹，打得英军昏头转向，不知所措。

英军扔下大量尸体后，狼狈向后溃逃。当他们走近来克星顿时，再次遭到狙击，每一棵树木，每一堵墙垣，都成为复仇者的掩体，打得英军措手不及，哭爹喊娘。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最后还是从波士顿来了一支援军，才把史密斯救出了包围圈。当英军抵达波士顿时，他们总共死伤240多人，历来趾高气扬、神气十足的红衫兵，没想到却在北美民兵面前丢脸出丑，被打得屁滚尿流。

来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战斗，显示了北美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它犹如一块巨石撞破了天，令英国殖民者大为震惊。他们这才意识到：北美人民真的要造反了！

来克星顿枪声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北美大地。这枪声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枪声，它揭开了延续8年之久的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第五章　灵魂的考验

谋求独立——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主题

来克星顿枪声打响后，美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但由谁来领导这场来势凶猛的革命，革命该走向何方？这已是摆在北美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775 年 5 月 10 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了。这次会议通过了对英“必须采用武力宣言”以及《独立宣言》，正式举起造反大旗，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临时领导机构，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战争业已开始，独立是否会随之而来呢？

这是摆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们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激进派强烈要求脱离英国而独立。帕特里克·亨利慷慨激昂地说：

“要想缓和事态是徒劳无益的。先生们可以叫嚷‘和平、和平’，但是和平并不存在。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下一次从北方吹来的暴风，将会把武器的碰击声带到我们耳边！我们的同胞们已经走上战场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呆在这里浪费时间？”

年高德劭的富兰克林博士曾在伦敦寻求和解徒劳无获，经此挫折以后也已成为独立的倡导者。

可是，激进派推行他们的接受战争和宣布独立的纲领，也并不是没有经过一场严重斗争的。1775 年 7 月 8 日，在保守派迪金森的坚持下，大陆会议仍向英王递呈了和平请愿书。直到这年秋天，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新泽西、马里兰等州议会，仍不愿与英国决裂，以种种理由反对宣布独立。

当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仍在为独立与否而激烈辩论之时，战争却在戏剧性地进行着，并极大地推动着大陆会议的进程。

1775年6月16日晚，殖民地民兵在威廉·普雷斯科特上校、约翰·斯塔克上校和斯雷尔·普特南上校率领下，在与崩克山毗邻、俯瞰波士顿港的布里德山建立阵地，以便能控制港口和英国占领的波士顿。但盖奇将军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决心摧毁殖民地民兵的阵地。这时，由郝将军、柏高英将军和亨利·克林顿将军率领的英国援军抵达波士顿，使盖奇精神大振，决心要雪康科德战败之耻，拿下布里德山。6月7日，3 000名"红衫军"在郝将军和罗伯特·皮戈特将军率领下，以密集队形爬上山。美利坚民兵让英国人走近到40步的距离，然后发出一排排愤怒的子弹，打得英军赶紧溃逃。英军发动了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但是当英国步兵第三次进攻时，美方子弹打光了。英国兵用刺刀把他们赶走。

在攻打布里德山的战斗中，英军损失1 000多人，美方损失约440人。

崩克山之战，是美国独立战争中最重大的战斗之一。它是英军和北美民兵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战斗，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英军占领了他们所争夺的阵地；但是，即使说这是一次胜

利，对他们来说，这次胜利也比一次普通的败仗更惨、更可耻。他们嘲笑和轻视他们的敌人，说他们都是胆小鬼，没有战斗力。然而，在这里，由有作战经验的军官率领的装备精良的部队，却屡次被他们的对手的一支劣势部队——仅仅是农民——从一夜之间仓促修筑的工事中打退，并且遭受到惨重损失，这应当说是英军的失败。

对于美利坚人来说，这场败仗却起了一场胜仗的作用。它使他们对自己有了信心，也提高了他们在敌军眼中的身价。他们向他们自己也向别人证明他们是能够同英军进行较量的，英国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崩克山之战的消息震动了全国，也使大陆会议的代表们猛醒，开始正视战争这一现实。崩克山战斗后 3 周，大陆会议在一份保卫殖民地自由权利宣言中宣布它对英国的政策。这篇由杰斐逊和迪金森共同执笔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中指出：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联合是完美的。我们的内部资源十分充足，而且如有必要，无疑还可得到外援。……我们将使用敌人

迫使我们拿起的武器……来捍卫我们的自由。万众一心，决意死为自由人，不愿活着当奴隶。”

宣言写道：

“我们把抉择归纳为两点，一是无条件地屈从态度激怒的大臣们的暴政，或是以武力抵抗。后者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已经估计过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并且发现没有什么比自愿当奴隶更为可怕的了。”

宣言接着便提出了虽然语气婉转、却是预兆不祥的威胁：

“我们无意解除已在我们之间如此长久而幸福地存在着的那一联合。形势尚未逼使我们采取那种绝望的措施，或者诱使我们去煽动任何其他国家来同他们作战。我们招募军队，并不是怀有野心，想要同大不列颠分离和建立独立的国家。”

这些话的含意是明确无误的。

甚至就在对这一文件进行辩论的时候，大陆会议已经把围困波士顿的民兵接受过来为它服务，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上校为“联合殖民地”武装力量总司令。

1775年10月，大陆会议开始组织一支海军。11月10日建立海军陆战队，12月派出由8艘商船改装的大陆舰队，在舰队司令伊塞充·霍普金斯指挥下向巴哈马群岛上的拿骚发动进攻。事实上，掌握了大陆会议领导权的美国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了独立革命。一篇宣告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宣言书已交由杰斐逊等人起草。

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代表北美13州殖民地，宣告对英国独立。

《独立宣言》的发表，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新篇章。

执掌帅印——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

1775年6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正式接管新英格兰军队，但问题是由谁来担任总司令呢？会议就此展开了讨论和磋商。最后，马里兰的约翰辽先生起立，提名乔治·华盛顿担任总司令。选举以投票方式进行，选举的结果是全体一致通过。

这位颇具军事天才的上校谦逊地接受了大陆会议的任命，并声明：除了偿付给他一些因公支出的费用外，他不接受总司令这一职务的薪俸。亚当斯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

“华盛顿的行为中有某些使我深深感动的东西。他在大陆上是家产最多的人士之一，然而为了国家的事业，他却离开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离开了家人和亲友，牺牲了自己的舒适环境，把这一切都拿来孤注一掷。他的见解是高尚的，无私的。”

1775 年 7 月 2 日，华盛顿身着鲜亮的上校军服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城的大陆军司令部里接受了全军的指挥权，执掌帅印。自此他殚精竭虑，团结各路人马，协力同心，克服重重困难，历经 8 年奋战，终于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使他赢得了“战争中第一人”的美誉。

乔治·华盛顿于 1732 年 2 月 22 日生于弗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的蒲柏溪农场。当他两岁时，举家北迁到 80 公里外，宽阔迂回的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新种植园里。后来这个农场成为弗农山庄的一部分。

华盛顿6岁时，父亲奥古斯丁为了使自己家靠近他拥有股份的那个铁工场，决定再度搬迁。这一次他们搬到了拉帕哈诺克河东岸的渡口农场。华盛顿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占地260英亩的农场度过的。

华盛顿11岁时，父亲去世了。父亲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包括大约1万英亩土地和50来个奴工。奥古斯丁的原配夫人所生的长子劳伦斯·华盛顿分得的产业最多。乔治要年满21岁时方可继承渡口农场的产业。父亲去世后，乔治和5个弟妹便由寡母玛利一手抚养成人。

华盛顿自小便很懂事。那时，母亲经营的渡口农场入不敷出，债台高筑。12岁的乔治决心自己谋生，挣些钱来补贴家用。他把父亲留下的那套满是灰尘的老式测量仪擦拭干净，就当起了辅助测量员。16岁的时候，他首次前往西弗吉尼亚荒原，帮助劳伦斯·华盛顿妻子的一位亲戚费尔法克斯勋爵丈量他的大片地产。1749年他已经成为库尔佩珀县一名颇有名望的正式测量员了。于是他开始用自己挣来的钱购进土地(他一生都在买进地产)，并逐渐成为当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

1752年，劳伦斯·华盛顿死于肺结核。临终前，他在遗嘱中写明：如果他的独生女儿萨拉死后无嗣，就由乔治来继承弗农山庄的产业。两年以后乔治果然继承了这份产业。

劳伦斯在世的时候曾担任过州志愿兵副官的职务，乔治步他敬爱的兄长的后尘，也向弗吉尼亚的总督申请担任这一职务。总督经过考虑，决定由4个人来共同担任这一职务。他指定乔治负责率领该州南部的军队。因而乔治被授予弗吉尼亚志愿兵少校军衔，于1753年2月1日宣誓就职。

1753年秋，乔治从弗吉尼亚的报纸上读到一些报道，说法军侵占了伊利湖附近的俄亥俄河谷。有一位朋友向他透露，罗伯特·丁威迪总督正拟派人向法军指挥官下警告书。他觉得这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便匆匆赶到州首府威廉斯堡，自告奋勇，请求到敌营中去下书。总督高兴地批准了他的请求。

华盛顿在1753年10月30日接到证书的那一天离开威廉斯堡。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他邀请他原来的“击剑老师”雅各布·范布拉姆陪同他前往，担任他的翻译。

他在亚历山德里亚备办了这次出使所必需的物品，就动身前往当时还在边疆上的温切斯特，在那里购置了马匹、帐篷和其他旅行用品，然后就沿着一条新开辟的道路，前往威尔斯溪（坎伯兰城），并于11月14日到达那里。

在这里，他会见了奉俄亥俄公司之命在俄亥俄河进行考察的勇敢的开拓者吉斯特先生。吉斯特先生答应陪同他前往，充任向导。愿意随同前往的还有一位约翰·戴维森和4位边疆人。戴维森愿意充当和印第安人谈判的译员。他带着这一小批随员在11月15日出发，走上由于几天前雨雪交加几乎无法通行的旷野。途中，天气寒冷，风雪断道，而且随时有可能和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遭遇。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向伊利湖畔的法军驻地牛肉堡进发。

他们往返行程近千公里，历时两个半月。有一次华盛顿为了逃命，不得不跳进汹涌的河流，在冰块中泅游到达对岸。

但华盛顿不辱使命，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将证书和丁威迪总督的信交到法军指挥官手中，并带回了法方的复函。

他在整个出使期间表现得谨慎精明，果断

坚定，富于献身精神；他在同反复无常的印第安人和狡猾的白人打交道的时候，表现得异常机智而镇定；他以军人的目光，对这个地区的制高点和可以防守的地点以及同军事活动有关的一切细节，都观察得细致入微；他在严寒冬季长途跋涉，不顾雨雪交加，经常露宿野外，时时有遭受背信弃义的敌人袭击之虞，可是他却泰然处之，不以为苦——这一切都不仅使总督，而且使一般公众都认识到，他虽然十分年轻，却是一个十分适于担当军政重任的人物。可以说，这次出使为他一生的命运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他就成为弗吉尼亚的初升的朝阳。

送书归来后第四个月，22岁的华盛顿率领一支英军分队第一次和法军及印第安人交锋。在他晋升中校以后，他受命指挥弗吉尼亚州志愿兵的一支小分队。1754年5月27日，他的分队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与一支法军侦察队遭遇。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俘虏敌人21名，击毙10名，而自己只损失1人。他后来写道，他“听到子弹的呼啸，觉得那声音非常动听”。

同年6月初，华盛顿被提升为上校，指挥

弗吉尼亚州志愿兵的全部作战部队。他的晋级说明他的表现是值得称道的。

华盛顿出任现职，由于是一项尊重舆论的深得人心的措施，因而显得十分体面而又风光。值得指出的是，华盛顿早期的威信并不是光辉的成就的结果，也不是辉煌的胜利的结果。相反地，他的威信是在艰难困苦和军事挫折当中提高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打败仗的结果。华盛顿虽屡遭不幸，但是，他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优秀的，但又不是煊赫耀眼的品质这样早就被人觉察，得到赏识，这是弗吉尼亚人别具慧眼的证明。华盛顿在逆境中的值得钦佩的表现及他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和讲求实际的智慧得到普遍的公认。他的这些高尚品质在以后的独立战争中再次得到证实和发挥，使他的声望大大提高。

华盛顿根据过去的屈辱经验，深信现行民兵法不符合需要。这时，他开始要求修订民兵法。经过他的坚持不懈的争取，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决议，规定立即实施军法，对不服从命令的人员、哗变分子和逃兵严加处治。提高指挥官的权威，使他不仅可以要求士兵服从命令和

遵守纪律，而且可以要求军官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在紧急时期，为了公众的安全，还可以征用私人的财物和劳务。

在修订了民兵法以后，他就着手补充自己的连队，在营地内确立这种新近明文规定的权威。他发布命令，严禁赌博、酗酒、争吵、咒骂和类似的过分行为，违者严惩不贷。

在训练自己的士兵时，他不仅要他们学习通常的正规战术，而且要他们学习印第安人的战法和所谓“丛林战术”。这是在荒原上作战所必不可少的知识。

华盛顿在对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经受了炮火的洗礼，积累了不少的军事经验，使他成为一位颇具军事才干的军官

1759年1月6日，华盛顿与富孀玛莎·卡斯蒂斯结婚。玛莎给他带来了地产、财富以及前夫的两个孩子。

华盛顿夫妇后来没有生育过。

在这时候，华盛顿当选为弗吉尼亚州议会议员。在度过短暂的蜜月之后，玛莎陪他一起到威廉斯堡参加州议会。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他也像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样，表现出他

的英明、忠诚、勇敢和大度。

在这些年间，华盛顿购置了大量地产。1770年他深入到俄亥俄河谷地带，为日后扩展农场寻找适当地点。他把几千英亩的土地租给佃农耕种。但是他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弗农山庄的经营管理上。他喜欢搞农艺试验，试种新作物，饲养良种牲畜，乐于参加庄园里的各种社交及游艺活动，如跳舞、竞赛、猎狐以及体育运动等等。

随着政局发生变化，华盛顿世外桃源般的宁静生活被打破。英国在美洲争霸的战争中虽然取得了胜利，却在英国各殖民地引起不满。为了减少国债，英国对殖民地人民加紧盘剥，先后颁布了《糖税法》、《印花税法》等法令，激起了北美人民的愤怒，各地展开了反抗英国侵犯北美人民权利的斗争。1766年3月，《印花税地》被废除，这是北美人民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已随着它的粗暴的高压政策而岌岌可危。

华盛顿身为军人，当英国当局干涉殖民地人民权利时，自然就想到用武力来抵抗。1769年他在给朋友的私人函件中表示了他的决心：

殖民地人民必须“保持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自由精神”，即使为此要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1775 年 5 月，来克星顿枪声打响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了。43 岁的华盛顿身着鲜亮的上校军服，全副武装，出席会议，借此来强调他当时的信念，即：各个殖民地人民必须联合起来，采取一致军事行动，进行斗争。6 月 15 日与会代表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各路军队的总司令。他临危受命，接受了这一职务。

华盛顿处境中的这一重大变化使他的全部生活历程都突然为之改观，而且要求他立即奔赴战场。在这样的时刻，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他所十分珍爱的弗农山庄以及他在那里的愉快的农村生活。现在他又要离开这种生活而远去。但是，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这种变化给他的妻子带来的痛苦。

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向你最庄严地保证，我不但没有追求这一职务，而且还尽了最大的努力避免担任这一职务，不仅是因为我不愿意同家人分开，而且因为我意识到这副担子太重了，是我的能力

所担负不了的。你可以相信我这番话。我在家中和你在一起生活一个月所得到的真正幸福比我在外面呆七七四十九年可以十分渺茫地希望找到的幸福都多。但是，既然某种命运安排我担任这一职务，我也就希望我担当这一重任是上天有意要我完成某种有意义的使命……”

“我将坚信不移地仰赖到现在为止始终垂怜于我、施惠于我的上天，毫不怀疑我将在秋天平平安安地回到你的身边。我对辛劳和战争的危险都不以为苦。我的痛苦在于我深知你一人在家必然感到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因此，我恳求你一定要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尽量生活得愉快一些。只要我听到这种消息，而且是从你亲笔来信中听到这种消息，我就真是再高兴也不过了。”

在信中，他表示了自己离去后对妻子的担心和忧虑，但为了革命，他只得抛却妻儿，舍身赴战场。这一去便是8年。

他给他心爱的弟弟约翰·奥古斯丁写道：

“我现在要向你和全部舒适的家庭生活暂时告别了。我要走到一个无边无涯、也许找不到一个安全港口的广阔海洋上去。各殖民地的

一致呼声要求我担任大陆军的指挥重任。这个荣誉是我既没有追求，也不希望得到的，因为我完全相信，它要求有很大的才干，要求有比我掌握的多得多的经验。”

6月20日，华盛顿从大陆会议主席那里接受了委任状。第二天就是动身奔赴前敌的预定时期。

在这之前，应民兵军官的要求，他检阅了好几个步骑兵民兵连。人人都希望看到新上任的总司令，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完全符合公众心目中司令官的形像。这时，他正当盛年，才43岁，相貌堂堂，一表人材，风度雍容高贵，举止安静威严。当他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的时候，他的军人气派使人人都感到赞叹；不管他走到什么地方，空中都响彻一片欢呼声。

从此，华盛顿便身着戎装，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国家独立的宏伟事业中去。他不仅是一位将军，而且是美国人民最高尚、最优秀品质的化身。他承担起和完成了加在他身上的每一桩责任。他不仅要率领一支军队，而且要经常不断地给大陆会议、各州的领导人和州政府写信，请求拨款以供建立和维持军队之用。他的

军官有很多是从欧洲来的志愿人员，他得调解他们之间的争吵，还必须安抚受冻挨饿、没有鞋穿的部队。在法国派来了援兵以后，他还须担任许多半属外交性质的工作。他尽管没有要过也没有得到过薪俸，却还自己掏腰包，给他的士兵购置服装，并接济他的战友们的贫困亲属。这样，华盛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不是仅限于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风度，他在气度和品格方面也作出了无可估价的贡献。

心存幻想——“橄榄枝请愿”

1775年7月8日，在崩克山的战斗消息传到费城以后，第二届大陆会议在温和派领袖约翰·迪金森的急切要求下，通过了致乔治三世的《橄榄枝请愿书》，用最忠顺和尊敬的词句向国王陛下保证，“热切希望”恢复不列颠与殖民地之间“旧有的和谐”和实现“愉快而恒久的和解”。

但不幸的是，英王拒绝接受这一请愿，并颁发了一道诏谕，宣布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将效忠派的和解美梦击碎。

1775年4月，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独立还是继续做殖民地成为摆在北美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它也成为第二届大陆会议讨论的主题。激进派如帕特里克·亨利、富兰克林等力主脱离英国而独立，但这一派只占少数；效忠派则像不忍离开母亲的“孝子”，主张同宗主国和解，反对独立主张。甚至在崩克山战斗之后，一些代表还在希望在英国统治下甘当附庸，只要英国议会承认殖民地的权利。

然而，崩克山战斗过后一年多，英国政府并没有作出任何和解的姿态，大陆会议仍未能下定决心宣布独立，会议的许多成员和很大一部分美利坚人，都不愿有独立的想法。美利坚人之中的效忠派已分裂为二，一批人是久经考验的老效忠派，另一批人是动摇不定的新效忠派。尽管革命这个词由于有过1688年那次不流血的事件（指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发动的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政变），而并未引起人们的恐怖，但共和国这个词却是使人感到恐怖的。对英国完全独立，这就意味着要变成一个或几方美利坚共和国。在过去，共和国从来总是纷乱不宁、寿命较短的。许多人对在北

美建立一个共和国感到担忧。甚至力主独立的亚当斯也表示了这一隐忧。他在1776年初曾写道：

“甚至在北美，贪污和腐化竟是如此严重，贪欲和野心如此之大，一切阶层的人都如此热衷于经商和牟利”，因此他怀疑，“我们是否有充分的公德心以维持一个共和国”。

北美人民不仅在独立问题上有种种忧虑，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长期以来的对大不列颠帝国的依赖心理时时作祟。他们过去深以大不列颠帝国为荣，在他们的记忆中，全都是同英国的一些人名和事件相联系的：《大宪章》、伊丽莎白女王、“光荣革命”、《权利法案》、沃尔夫。这些都是各殖民地同英国共享的回忆和光荣。他们不禁问自己：难道必须同这一切决裂吗？

大陆会议的不少代表仍对大不列颠心存幻想，小心翼翼地尽力避免战争和独立。1775年7月8日，在崩克山的战斗消息传到费城以后，大陆会议在迪金森的要求下，通过了致英王的《橄榄枝请愿书》。迪金森把殖民地的骚动归咎于腐败的管理机构，他乞求殖民地仍然对之效

忠的乔治三世，使议会不要再滥用这些机构。他们用最忠顺和尊敬的词句向国王陛下保证，“热切希望”恢复不列颠与殖民地之间“旧有的和谐”和实现“愉快而恒久的和解”。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约翰·汉科克和大多数其他代表。迟至1775年秋，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新泽西、马里兰等地的议会，仍然反对独立。

1775年12月3日海军上尉约翰·保罗·琼斯在新建立的大陆海军“艾尔弗雷德号”舰艇上第一次升起的一面旗帜，用13条横道来标志殖民地的联合，但它的左上角仍是英国的米字旗(直到1776年6月，才用星条旗代替了这种所谓的“大联合旗”)。

可是，这些殖民地不能永远保持半在帝国之内、半在帝国之外，自称忠顺而又拒绝服从的状态。

当时流行的一种论调认为，它们并不是在同国王或母国作战，而是在同“内阁的”军队作战，是在同“一个唯利是图的内阁的蛮横无理的雇佣军”作战。这种说法实在是讲不通的。

英国方面对殖民地的和解愿望并不理睬，态度一直强硬，认为殖民地的造反是不可饶恕

的。乔治三世认为效忠派所送来的《橄榄枝请愿书》是没什么诚意的，他不但拒绝接受它，而且颁发了一道诏谕，宣布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1775 年 8 月 23 日）。1775 年 12 月 22 日，英国议会禁止了对十三个殖民地的一切贸易和往来。

这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和解愿望遭到粗暴无礼的拒绝。一些效忠派的幻梦破碎，纷纷站到独立的旗帜下，而独立派则更加坚定，推动了《独立宣言》的发表。

尽管《橄榄枝请愿》遭到英王的拒绝，但即使在《独立宣言》发表后，每一个殖民地和每一种行业都有许多效忠派。他们在纽约、新泽西和佐治亚的居民中居多，而在英国军队最得势的宾夕法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他们的力量很强大。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这几个有着古老传统的老殖民地，效忠派则几乎没有市场。虽然无法确定他们的总人数，但他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约有 8 万人离开了美国。而大部分效忠派只是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只得按照要求举行了宣誓忠于合众国和缴纳了捐税，而暗中却祷告上帝，祈求美国

独立事业失败。

有很多大家族，如弗吉尼亚的伦道夫家族、纽约的莫里斯家族和马萨诸塞的奥蒂斯家族，内部分裂成两派。古维诺尔·莫里斯的母亲是一个托利党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私生子威廉也是如此，他是新泽西的效忠派总督。康涅狄格有个托利党人抱怨说：

“邻居反对邻居，老子反对儿子，儿子反对老子，谁要是不肯把自己的剑捅进亲兄弟的心窝，他就会被称为大坏蛋。”

直到战争后期，英国人才为时稍晚地发现，美利坚人最勇于打美利坚人。

托利党人的几个团队就是在这时组成的，纽约向乔治三世提供的士兵，比向乔治·华盛顿提供的还要多。驻扎在纽约城的效忠派部队经常出动，劫掠长岛沿岸，还干了许多正规军人所不屑干的其他卑鄙勾当。在宾夕法尼亚北部，巴特勒的“托利党突击队员”和圣莱杰的“忠义绿衫队”伙同摩霍克族印第安人，对怀俄明地方的平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说明，殖民地的不少人怀有对英王效忠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脐带一时还不易割断，

因而，北美独立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坎坷、充满风险的。

惊雷炸响——《常识》的发表

1776年1月10日，当第二届大陆会议仍向英王表示“并无独立之意”时，一颗惊雷在北美殖民地炸响了。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的发表。

《常识》集中反映了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他说：

“时候到了，殖民地必须坚决地与英国作彻底的决裂；没有理由能使殖民地的人民仍旧受英王的统治。”

“呵！你们这些爱护人类的人们！你们这些不仅敢于反抗专制制度，而且敢于反抗暴君的人们，快挺身出来吧！”

《常识》敲起了北美殖民地宣告独立的战鼓，为殖民地各阶层人民进行反英革命斗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托马斯·潘恩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737年1月29日生于英格兰，他父亲是一

名裁缝，信教友会。他幼时受到了双重教育，既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又获得了有用的专业训练。

他13岁时就进他父亲的作坊学手艺。

当时有一位名叫诺勒的牧师，看到潘恩聪明好学，就常借书给他读。16岁时，潘恩曾偷偷离家，想上一条名叫“恐怖号”的私掠船上去当学徒，幸亏他父亲发觉得早，在开船的前一天，把潘恩从船上抓了回来，而“恐怖号”则在那次驶出海岸以后竟发生沉船事件，船员全体死亡。潘恩幸免于难。

潘恩热衷于当水手。1756年，他离家去伦敦，找到了一条“普鲁士国王号”并在船上充当水手，过了一年航海生活。1757年，他回伦敦，在伦敦混了2年，在工余听皇家会社讲课，读了不少哲学作品。

1759年，潘恩在桑维契自设裁缝店，并同一位名叫玛丽·兰伯特的女士结婚。但1760年，玛丽便因病去世。年底，他再回伦敦，学了6个月的税收课，1761年谋到了一个税收员的职位，但1765年被控渎职，遭到解雇。1766年7月，他上书卑恭地要求复职，信是这样的：

为了卑恭地服从1765年8月29日阁下通知我解雇的信，我已交出我的工作，并从那时以来没有麻烦过你。我承认阁下的不满完全是合理的，并对你那时加于我的处理中所表现的直率和宽容表示我的感谢，尽管我自己的供认已使我不能再盼望获得你的恩惠，但我仍然卑恭地希望事情还不至于到了绝对不可挽回的地步，使我不能卑躬屈膝地请求你恩赐恢复我的原职。

我过去在职为时甚短，只有1年。如果我的这一卑恭请愿能有成功，我将力求使我的服务能使阁下满意，其满意的程度，将一如过去你对我的不满意程度一样。

1768年潘恩等到了他的复职，被派在列维斯任税收员。他寄宿在萨默尔奥立佛家。奥立佛也是教友会会徒。1769年奥利弗病逝，潘恩同他的儿子托马斯合伙开了一家烟草店。1770年，潘恩同托马斯的姐姐伊利莎白结为夫妇，但婚后生活并不协调。

由于税收员工资偏低，潘恩往各地游说，组成了一个税收员联合会，要求提高工资。联合会筹到了5 000英镑，由潘恩保管。

他写了一份《税收员陈情表》提交给下议院和上议院，但两院根本没有理他。相反地，有一位大作家读了这份陈情书大为欣赏，就找到潘恩，结成了好朋友，这位作家就是奥列佛·高德史密斯。

1774年，潘恩再次倒霉，以擅离工作岗位的罪名被开除。妻子也与他闹翻，两人办了离婚手续。

至此，37岁的潘恩成了一名不文的光棍。

在潘恩困苦之时，富兰克林伸出了援助之手。富兰克林写信给他的女婿贝奇，介绍潘恩去美国。信中这样写道："他想到宾夕法尼亚定居。我请你给他忠告并好好招待，因为他在美举目无亲。如果你能想个办法给他弄一个工作，如职员、学校教员、助理测量员等等，以便他至少能有一口饭吃，那你就算帮了大忙，我也将非常感谢你。"

这样，潘恩怀揣富兰克林的介绍信，私自出走，连他母亲也没有告诉一声，就乘船去北美了。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位穷困潦倒的小税收员，竟不久便在北美殖民地一举成名，真可谓"祸兮，福之所伏；福兮，祸之所

依。”

潘恩只身来到美国，正当北美独立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他经富兰克林的女婿贝奇介绍，得以在费城“宾夕法尼亚杂志”任编辑，接触大量的北美反英志士。在强烈的仇英心理支配下，他于1776年写出了一本小册子《常识》，没有料到，这本小册子竟使他名扬北美。

潘恩的《常识》文笔流畅，阐述清晰，论点鲜明有力。他首先批判了君主世袭制，指出：

“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势。同样地，被人当作权利来争夺的世袭，则是对我们子孙的侮辱和欺骗。因为，既然一切人生来是平等的，那么谁也不能由于出身而有权创立一个永远比其他家庭占优越地位的家庭。并且，虽然他本人也许值得同时代人的相当程度的尊敬，他的后辈却可能绝对不配承袭这种荣誉。有一个十分有力的明显的证据，足以证明国王享有世袭权是荒谬的，那就是，无道并不赞成这种办法，否则，它就不会常常把笨驴而不把雄狮给予人类。

“其次，任何人起初只能保持人家所授予他的社会荣誉，同样地，那些荣誉的授予者也

没有权力来牺牲子孙的权利；虽然他们说‘我们推你做我们的王’，他们却不能说‘你们的子孙和你们子孙的子孙，可以永远统治我们的子孙和我们子孙的子孙’，而不侵犯自己后辈的权利。其道理是，这样一种愚蠢的、不公正的、不合人情的约许，很可能在下一个朝代就使他们受到恶棍或者傻瓜的统治。不过，世袭却是一种不易扫除的弊害，许多人因恐惧而服从，另一些人因迷信而服从，还有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则想帮同国王继续保持其掠夺者的地位。”

针对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的依赖心理，潘恩大声呼吁：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甚至上帝把英国放在远离北美的位置上，也顺理成章地和有力地证明出，英国对美国享有权能这一点，决不是上苍的意图。他说：

“认为一个大陆可以永远受一个岛屿的统治，那就不免有些荒谬。在自然界从来没有使卫星大于它的主星的先例；既然英国和北美在彼此的关系上呈现出违反自然的一般规律，那么显而易见它们是属于不同的体系的。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

“我并不是出于骄傲、党派或愤懑的动机

来拥护分离和独立的，我在良心上清楚地和绝对地相信，这样做是符合这个大陆的真正利益的。

“只要统治权掌握在英王的手里，他就会否决这个大陆的全部立法。北美是否还有哪一位居民这样无知，竟不知道按照所谓现行的政体规定，除经国王批准外，这个大陆不能制定任何法律呢？是否有谁这样愚蠢，竟看不出他除去那种迎合他的意图的法律以外，不会让我们在这里制定任何法律呢？北美若没有自己的法律，或顺从英国为我们制定的法律，我们实际上就可能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潘恩说：

“美洲人民被暴虐统治者惨杀的已经这么多，他们殷红的鲜血洒遍在大自然里，发出呜咽的情调，仿佛都在控诉着：现在该是采取脱离运动的时候了。”

针对那些怀疑独立时机是否成熟的观点，潘恩指出现在不需要我们去找时机，因为时机已找上门来了。他说：

“我们伟大的力量在于团结一致，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寡。然而我们现在的人数是足以抵

抗全世界的武力的。北美大陆目前拥有的武器齐备而训练有素的队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为大，而且恰巧在力量上达到这样的地步，那就是，单独一个殖民地无法独立自存，但联合起来的整体却什么都能办到。我们的陆上兵力是绰绰有余的。至于海军方面，只要这个大陆仍抓在英国手里，我们就不能不敏锐地感觉到，它永远不会允许北美建造一艘军舰的。因此，即使在百年以后，我们的这一部门也不会比现在有进展。

……

"我们没有债务。我们由于独立欠下的债务将成为我们德行的光荣纪念。只要我们能把一个固定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只要事业成功，哪怕负一点债也是不值得我们顾虑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没有债务。"

潘恩最后指出：

"辩论的时期已经结束。应该用武器这个最后手段来解决争议。"

《常识》出版后，其反响是异常惊人的，不

到3个月就出版12万册，几乎所有北美殖民地居民都读过它。华盛顿在反复阅读《常识》之后承认，它在“很多人的心里”引起了“巨大变化”，他们“决心和这样一个不公平和不人道的国家断绝一切关系。”《常识》的激发、诱导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它在唤起民族意识，促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民族独立的拥护者，动员人民积极参加反英斗争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潘恩弃笔从戎，投身到美国革命的洪流之中。在美国革命处于低谷之时，他写了13篇以《美国危机》为题的论文，指出“这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刻”，号召北美人民继续为争取独立而英勇斗争。他的文章给北美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对于美国人民争取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787年潘恩返回欧洲。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正在法国。他往返于英法之间，出版《人的权利》一书，驳斥英国政治家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污蔑，此书被严禁，潘恩本人也因此被通缉，于1792年9月从英国逃往法国避难。在法国曾被选入立法议会。以后，因思想跟不上形势，在1793年1月14日

和吉伦特派一道投票反对对国王路易十六处以死刑，主张将国王放逐。当时美国驻法大使葛文罗·莫里斯不承认潘恩为美国公民。这使潘恩极为伤心，心灰意冷。1793年12月，潘恩被革命的雅各宾派监禁，在狱中呆了8个月。1794～1795年，他写出《理智的时代》一书。

后由美国门罗政府保释回国，1808年死于纽约。

不朽宪章——《独立宣言》的发表

1776年7月4日，从大西洋沿岸到阿巴拉契亚山，从波士顿到萨凡纳，整个北美殖民地沉浸在欢呼喜悦之中。在费城，教堂钟声齐鸣，士兵列队，鸣枪致贺，全城沸腾。人们举行集会，把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焚烧在熊熊烈火之中，他们兴高彩烈地说：

“我们甚至连那个不配治理自由人民的国王的影子也给销毁了……”

在其他一些地方，人们也是奔走相告，连呼万岁。这一天，北美殖民地的广大人民，正在为《独立宣言》的通过和宣读而狂欢。《独立

宣言》的通过与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诞生。7月4日，被定为美国国庆日。

在人民革命高潮的推动下，经过长期的辩论，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条件已经成熟了。1776年4～5月，北卡来罗纳、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罗德艾兰议会授权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投票赞成独立。6月7日，弗吉尼亚代表提出了殖民地与宗主国断绝一切政治联系、宣布美国独立的议案。随后，大陆会议任命一个由约翰·阿丹姆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薜尔曼、罗伯特·李文司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五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负责草拟一篇措词得体的《独立宣言》，对英国王室宣告决裂。

《独立宣言》的轰动性效应，是同杰斐逊这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家的名字分不开的。这位身材颀长的弗吉尼亚人蒙受重命，挥动他的如椽巨笔，草拟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已发表了《英属美洲权利概论》一文，并上了伦敦当局的"黑名单"。

杰斐逊生于1743年4月13日，北美殖民地时期南部的革命中心弗吉尼亚的阿尔贝马郡沙得韦尔乡村。他的祖辈是英国威尔士人，后

来移居到了北美。据说母亲祖先出身高贵，是苏格兰贵族。父亲是个中等种植园主，经营烟草种植，他早年也作过土地测量员，还是弗吉尼亚的第一任治安法官。

杰斐逊小的时候很爱学习。他14岁就通晓拉丁文和希腊语。这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作为长子他便成为一家之主，经管着父亲留下的产业，包括两个500英亩土地和30个奴隶。

1760年，杰斐逊考取了南部著名的高等学府威廉·玛丽学院。在这里，他广泛地接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和文艺作品，深受启蒙思想，特别是洛克的“天赋权利”论的影响。杰斐逊在校期间，一直是一个以勤奋好学、勇于探索、视野开阔而著称的人物。他与弗吉尼亚总督弗朗西斯·福基尔，他所在学院的数学教授威廉·斯莫尔及兼任律师和法官而学识渊博的乔治·怀斯教授成为忘年之交。在总督组织的室内乐演奏团里，他担任小提琴手。

他后来写道：

“我在这些宴席上听到了许多高风卓识、启发心智和富有哲理的言论，比我一生中在其他场合所听到的总和还要多。”

1762年杰斐逊从威廉、玛丽学院毕业之后，就拜在怀斯门下，攻读法律，历时5年。后来于1767年取得弗吉尼亚律师资格。之后，他当了7年律师，使他更加熟悉了当时的法规和条例。

杰斐逊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是在1769年。这一年，他当选为弗吉尼亚议会议员。在议会里，他坚决主张释放黑人奴隶，并且积极领导抵制英货的运动。

杰斐逊不擅长演讲，他从不奢望博得演说家的名声，因为他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的短处。他是用笔杆子而不是用政客们那如簧之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时写文章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他不断发表文章，广为传播，声誉鹊起。

1773年，弗吉尼亚州议会指派他为联络通讯委员会的成员，经常与其他殖民地的爱国领袖保持联系。弗吉尼亚总督由于弗吉尼亚议会从事爱国行动，便解散了议会。为此，他发表了《英属美洲权利概论》一文，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英国殖民者的高压政策，否定了他们的殖民权利，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制止英国

的侵略活动。

这篇文章如一枚重型炮弹，极大地震动了殖民地人民。一些同情殖民地抗英斗争的英国人士把它大量翻印，装订成册。这篇文章还常常被当时的英国议员大量引用，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用来抨击本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往往弄得英国政府处境尴尬。

所以，伦敦当局一直把杰斐逊看成是个危险人物，把他列入了"黑名单"。

1775 年 4 月，北美独立战争爆发。革命烈火锤炼了杰斐逊，使他更加成熟起来。这年 5 月，33 岁的杰斐逊坐着敞篷四轮马车，带着两名黑人奴仆，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费城，代表弗吉尼亚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这届大会盛况空前，人才济济。

当时，北美殖民地群情沸腾，纷纷要求摆脱英国而独立。特别是弗吉尼亚，率先作出决定，断绝同英国的联系。为了适应这种革命形势的新发展，6 月 11 日，大陆会议指定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谢尔曼和李文斯敦等 5 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准备起草一个北美独立的宣言。经过商定，委员会把这项宣言的起草工作

委托给年富力强的杰斐逊。

杰斐逊长于写作，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十足的干劲，接受了这项重任。从6月11日到28日，他独自躲在下榻的二层楼上，埋头写作。整篇文稿，从激动人心的开头语“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直到结尾，充分体现了作者卓越的创作才能。写出了《独立宣言》初稿，提交大会讨论。经过两天半的讨论和修改，7月4日，《独立宣言》终于被第二届大陆会议批准了。这时候，与会代表互致庆贺，全城一片欢腾。从此“生存、自由与幸福的追求”成为维护人权的不朽宪章。

《独立宣言》不仅阐述了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为北美独立提供了理论武器，而且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首先，《独立宣言》以磅礴的气势，流畅的笔调，概括了英法民主主义思想家提出的政治理论和革命原则，它庄严地向世界宣布：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

求幸福等权利。为了确实保障这些权利，人民建立了政府，它们的权利是由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产生出来的。当任何形式的政体妨害了这种目的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

宣言阐发了“天赋人权”和“权利在民”的学说；论述了人民有权废除旧政府，建立新国家，以保护人民权利的思想。从而，它成为当时北美人民反对英国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力理论武器。

宣言列举了英国政府压迫和剥削北美殖民地种种罪状，指出“大不列颠王国的历史，是一部怙恶不悛、倒行逆施的历史”，“实不堪做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

《独立宣言》最后以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名义庄严宣告：

“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之

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

《独立宣言》以豪迈的坚定的语言，宣告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诞生。

《独立宣言》是宣告美国建成独立国家的正式文件，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宣告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同时，它也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民要求人民主权的宣言书。美国的反英革命斗争，在历史上是进步的；《独立宣言》则是当时美国人民反抗英国殖民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进步作用。所以，马克思在写给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信里，对其进步作用加以肯定，把它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①]

然而，《独立宣言》虽然反映了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精神面貌，但它毕竟跳不出当时的历史旋涡，而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所谓社会契约说的政治观点，抹煞了国家的阶级性，美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实质；所谓天赋人权论，真正得到保障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生存、自由、追求发财致富的权利和幸福而已，

① 马克思：《致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页。

对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遭受剥削的劳苦人民来说，则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幸福可言。

尽管如此，《独立宣言》的进步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同时，它也使它的起草人杰斐逊赢得了不朽的名声。

经受考验——纽约陷落

1776 年下半年，是美国独立革命经受严峻考验的时期。在从 9 月至 11 月 3 个月内，华盛顿接连丢失了纽约和长岛，他的 1.9 万名部队已因伤亡、逃跑和入伍期满等原因而下降到不足 3 500 人。华盛顿写道：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处于军队再一次解体的前夕。除非大陆会议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否则的话，我们的事业将归于失败。”

托马斯·潘恩在其《美国的危机》一文中论及这一困苦艰难的时候写道，“这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刻。那些能胜不能败的士兵和可以共享乐不能共患难的爱国者，在这一危机中将发生动摇而不敢再为国效劳了；但那些坚持下来

的人现在该享受人们的爱戴和感谢。”[①] 的确，美国革命经受着考验。

就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正在写下他们的名字的时候，英国人就已在准备着发起一次攻击，他们相信这一攻击会一下把叛乱置于死地。豪将军从波士顿撤退到哈利法克斯之后，重新纠集和充实他的部队，然后从海路向南进攻纽约市。华盛顿将军预料到豪的意图，急速地带了他这支为数不多的小军队从波士顿赶往纽约，来自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新泽西和弗吉尼亚的民兵也前来相会。双方将在纽约展开一场激战。

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使华盛顿有理由担心，敌人的意图可能是要派一部分部队在长岛登陆，设法夺取俯瞰纽约的布鲁克林高地，同时派另一部分部队，在纽约北面登陆。因此，毫无经验的美军需要保卫许多互不相连、彼此相距很远的据点以及这些据点之间的广大区域，抗击一支纪律良好、拥有水陆作战的一切便利条件的优势军队。

---

① （美）卡罗尔·卡尔金斯主编：《美国建国史话》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月22日，豪终于行动了，他的军队穿过窄地到达长岛，8月27日他向布鲁克林高地的美军发起进攻。在这一时期，纽约陷入恐怖之中。清晨，纽约市民听到了滑膛枪的齐射声和大炮的隆隆声，知道战斗已经开始了。到了上午，人们听到四面八方都是步枪齐射声，偶尔还有野炮的射击声，就更加惶恐不安了。

贝尔福方向传来了大炮轰鸣声，说明了克林顿爵士已经绕过美军左翼。于是，德海斯特立即命令多诺普伯爵上校率领黑森团向前挺进，猛攻美军堡垒。美军没有死守堡垒，而是向后撤退，但已经为时晚了。他们刚从高地上撤下来进入平原，就遇上了英国的轻步兵和龙骑兵，因此被驱回树林中。这时，德海斯特率领的黑森部队已经来到。从此开始了一场混战。美军被团团围住，陷入英国部队和黑森部队的夹击之中，被赶过来，赶过去。有一些人被砍倒了，叫骑兵践踏在脚下，还有一些人被黑森兵用刺刀活活刺死。有一些美国兵经过拼死的战斗，终于在敌群中杀出一条路来，撤退到防线上。另一些人跑到山岭的树林中的隐密处所躲起来，但是很多人不是阵亡就是被俘。

沙利文将军也在被俘人员之列。

在战斗结束以后，当天夜晚对于美国军队来说是一个疲乏不堪，可是几乎无法安眠的夜晚，他们疲惫、沮丧。大多数人都没有帐篷或其他藏身之所。对华盛顿来说，这是一个焦虑不眠之夜。一切迹象都预示一场短兵相接、殊死拼杀的战斗即将来临。

29 日，浓雾笼罩了长岛。一切都陷入神秘莫测之中。华盛顿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了美军立即撤走的问题。这时，军队疲惫不堪，情绪低落，天气十分恶劣，工事又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地面，坚守阵地就更加困难。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危险。美军同纽约的联系很有可能被外面开来的英国舰队切断。已经有一些别的舰只绕过长岛，停泊在海峡一侧的弗拉申湾。这些舰只很有可能派部队在哈莱姆河东岸登陆，从而控制曼哈顿岛的咽喉——国王大桥 。考虑到这种种情况，会议决定当晚就命令军队渡河撤到纽约。

这次撤退比任何一次撤退都更加要求严格保密和周密安排，因为这几千名军队需要带着全部武器弹药，从一支胜利的敌军面前撤走。

按照华盛顿的撤退计划，为了不让敌人在美军主力登上船只并驶离海岸以前发现美军的撤退，米夫林将军带着他手下的宾夕法尼亚军队以及哈斯利特·斯莫尔伍德和汉德3个团的英勇善战的残部留在防线上，照常布设岗哨，守卫警戒，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在主力登船完毕以后，他们自己也就悄悄撤退，立即开往渡口登船。

一切都很顺利，浓雾帮了华盛顿大忙，使得美军安全撤到纽约，避免了全军覆灭。

这次非凡的撤退，在悄然无声和迅捷神速方面，堪与半夜在崩克山建筑工业的奇迹相媲美。这是独立战争中意义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它使华盛顿名声大振。

英军占领了长岛。英国部队和黑森部队有的驻扎在布鲁克林的工事里，有的分布在布什威克、新城、鬼门河和弗拉申等地。豪海军上将率领舰队主力驶来，停泊在可以用大炮袭击纽约的总督岛附近。

豪又一次慢吞吞地布置他的进攻。9月1日，他同美方代表在斯塔腾岛会谈，想通过谈判达成停止流血的协定。谈判失败后，豪于9

月15日在曼哈顿的基普斯湾登陆，由巡逻东河的英国战舰开炮掩护。一开头，美军就开始逃跑，华盛顿气愤极了，他骑马夹在他们中间试图用马鞭把他们赶回去整顿队伍，但没有成功，最后就把主要防线设在哈莱姆高地。对豪而言，他坐失良机没有追击溃军，而是不慌不忙地缓缓向曼哈顿高地推进。

英军这时正在运来重炮，为陆军和军舰同时进攻美军阵营作准备。华盛顿的军队的状况如何呢？他的许多士兵的服役期很快就要届满，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将在年底终止，大陆会议又没有提出什么诺言来鼓励他们继续服役。华盛顿写道：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处于军队再一次解体的前夕。除非大陆会议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否则的话，我们的事业将归于失败。”

这一回，他以惨痛的教训为例竭力陈词，终于改组了军队，把这支军队改造成为一支常备军。大陆会议颁布法令，命令各州根据自己的能力按定额提供88个营。军官的薪饷提高了。凡是同意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的士兵，除了服役期间每年发一套衣服外，还将得到20美

元和 100 英亩土地的奖励。仅仅服役三年的人没有土地的人给以奖励；军官的奖励还要高一些。此外，华盛顿有权自行任命军官，以填补一切空缺的职位。这一切都使华盛顿大感欣慰，同时也给他的部队吃了一颗“定心丸”，使美军队伍得以稳定下来。

豪将军并没有急于进攻，他接连六天呆在思罗格岬的军营里按兵不动，等待补给品和援军来到，而没有一直推进到哈得逊河，将大陆军一举歼灭。他由于按兵不动而坐失良机。等到英军的补给品运到时，美军已经破坏了通往大陆的堤道，并且进入了十分坚固、难以攻破的阵地。

华盛顿和他的班子决定放弃纽约，以保存实力。他留下一支部队守住该岛北端的华盛顿堡，自己则率军进一步往北撤，直抵怀特平原，目的是避免豪的侧翼进攻。10 月 28 日，在怀特平原打了一仗，但胜者仍是英军。不过华盛顿的军队是有秩序地撤退的，因为英军把注意力转向了南方。11 月 16 日，华盛顿堡被攻陷。华盛顿看见美国的旗帜降下，英国国旗取而代之，这使他十分懊丧。

美国的前景令人感到担忧。在3个月内，华盛顿接连损兵折将，丢失了纽约和长岛，他的19 000名部队已因伤亡、逃跑和入伍期满等原因而下降到不足3 500人。当冬季逼近时，他和他的挨打的部队穿过新泽西逃入了宾夕法尼亚。一些吓破胆的人认为英军将马上取胜，已打算向英国征服者讨好求饶。在经新泽西撤退时，一路美军逃兵有增无减。到1776年年底，华盛顿的军队只剩下5 000多人。正如托马斯·潘恩所写的，这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刻"，而经受住了这场考验的人却那么少！

当华盛顿率领他的残部渡过特拉华河前往宾夕法尼亚暂时避难之际，他的前景是凶多吉少的。为了防止英军对美军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华盛顿下令把特拉华河中靠新泽西一边的所有船只，大大小小全都驶往宾夕法尼亚一边，以使英军找不到渡河工具。

大陆军在12月2日到达特伦顿。华盛顿立即把行李和军需品撤过特拉华河。为了鼓舞士气，华盛顿决定对英军来一次偷袭。敌人在新泽西对岸的部署很分散，纵深度也很薄，华盛顿因此找到了下手机会。

在宾夕法尼亚对岸特拉华的特伦顿，防守的是一大批黑森军。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圣诞之夜，当这些德国人正在庆祝圣诞声中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华盛顿在特拉华河西岸集合了他的部队，在日落时分渡河，到达特拉华东岸。当华盛顿及其军队在艰难地横渡特拉华河的时候，特伦顿的守军及其毫不警惕的指挥官正在高枕无忧睡大觉。要是敌人比较警惕的话，华盛顿和他的军队的处境会多么危险啊！

美军开始行军时，就开始下起大雪了，随着他们的行进，风雪更大了。华盛顿催促他的部队加快速度，及早赶到特伦顿。

在经过一场迅捷的短兵相接后，英勇的大陆军使黑森军乖乖举旗投降了。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敌军将近 1 000 人，其中 32 人是军官，华盛顿的伤亡只有 6 名。

这次惊人胜利的效果堪称立竿见影。它使北美人民对他们看来几乎已经没有希望的爱国事业重又恢复了信心。

特伦顿大捷后，康华利将军马上从纽约调军南下普林斯敦增援。1777 年 1 月 2 日，他的军队抵达了特伦顿，准备给华盛顿一次反击。

但他又慢了一拍，决定停下来休息一天。就在这天夜间，华盛顿溜过了特伦顿，并在清晨袭击了普林斯敦的红衫守军。他以机动制胜，击败了康华利将军率领的由纽约前来的增援部队，后者被迫撤出新泽西州的西部和中部。革命得救了，华盛顿已成为一位能够在战场上执行自己计划的军事战略家了。

华盛顿在美国革命最危急时刻表现了他一贯的不屈不挠、意志坚定的品格。托马斯·潘恩对华盛顿在这个难险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品德作了最好的证言："伏尔泰说过，威廉国王只有在困难时候和作战中才充分显现出他的英雄本色。对华盛顿将军也可以作同样的评语。因为他正具有这种特征。有一些人具有天生的坚定性，在琐屑小事上表现不出来，但是一旦表现出来，就显示出极大的不屈不挠精神；上帝赐给了他长年不病的健康体格，赐给了他一副就是忧患之中也能殚精竭虑思考问题的头脑。我认为这是老百姓的福气，虽然我们往往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①]

① 华盛顿·欧文：《华盛顿传》第 347 页，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助纣为虐——独立战争中的效忠派

效忠派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反对独立派”，由于他们效忠于宗主国，所以被称为效忠派。又因为他们是英国王室的支持者，所以又因袭英国保王党的名称，称为托利党。在战争开始阶段，大约有多达1/3的人口，喜欢在英国统治下生活而不喜欢造反。在战争结束时，大约有10万托利党分子逃离美国，寻求避难所，主要是去加拿大。在整个独立战争中，独立派要对付强大的效忠派，花费了不少精力。效忠派虽然嚣张一时，但它终于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而失败了。这是正义者必然胜利，非正义者必然失败的具体例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美国独立战争是英属北美13州殖民地和宗主国矛盾发展的总爆发，是美国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一场大搏斗。效忠派之所以出现，既由于13州殖民地长期以来依附于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又根植于殖民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团

结起来，一致抗英。因而效忠派的成分是复杂的，它包括有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人物。

效忠派的骨干分子包括宗主国所委任的殖民地官吏，如13州殖民地的民政官员、王室土地的经管人、法官、税吏以及安哥利干教会的教士。他们依恃从宗主国所得到的权势和财富及他们与殖民地各阶级的对立关系，决定了他们只能坚持效忠宗主国的顽固立场，把自己的命运和宗主国在北美13州的殖民统治，牢牢地拴在一起。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哈钦森，他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为了保持既得利益，他公开宣布要依靠宗主国的武力来镇压殖民地的暴民，并声称殖民地一旦摆脱宗主国的统治，自己的一切势必烟消云散，因而他成为一名积极的效忠派。

许多地主也成为死心塌地的效忠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殖民地的一些业主。如宾夕法尼亚的佩恩家族和马里兰的卡尔弗特家族，他们每年从英王所封的土地上攫取数以万计的英镑收入，因而唯恐独立战争胜利使封地丧失，所以坚决维护宗主国的统治。其次，英国限制向西部开拓，大地主云集的东部的地价大大高

涨，英国在美洲的大量驻军，促成了粮价的猛涨，这都有利于地主，所以不少东部地主成为效忠派。如缅因州的威廉·佩珀需尔、纽约州的约翰·约翰逊、弗吉尼亚的弗尔法克斯勋爵、马里兰的亨利·哈福德、佐治亚的詹姆斯·莱特都是效忠派的首脑人物。

商人是效忠派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效忠派商人主要是：与英国政府签订合同供应英军给养的粮商，只对宗主国经营贸易的进出口商人。他们惧怕13州独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贸易往来终止，切断其生财之道，因而反对13州独立，形成效忠派。这些商人多数集中在纽约，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德兰西、贝阿德、范沃尔顿、史密斯和华尔顿等。

许多律师始终是忠于英王的。还有些知名的教育家、学者和艺术家也成了效忠派的主要成员，如"皇家学院"的迈尔斯·库珀和博物学家加登，画家科普利就是例证。

效忠派也赢得许多农民的支持，正如同在法国农民们倒向国王一样。有些工人也由于对领导独立战争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失望、愤恨、敌视而投入效忠派的怀抱。

有很多大家族，如弗吉尼亚的伦道夫家族、纽约的莫里斯家族和马萨诸塞的奥蒂斯家族，内部分裂成两派。古维诺尔·莫里斯是爱国派，而他的母亲是一个效忠派；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私生子威廉也是如此，他是新泽西的效忠派总督。康涅狄格有个托利党人抱怨说："邻居反对邻居，老子反对儿子，儿子反对老子，谁要是不肯把自己的剑捅进亲兄弟的心窝，他就被称为大坏蛋。"

效忠派为了达到破坏独立战争的目的，还施展各种手段，以扩大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的势力。安哥利干教会的效忠派利用所主持的教堂，把效忠于英国国王规定为教徒应尽的责任，从而迫使一些教徒成为独立的反对者。其他效忠派还通过利诱的手段，招募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苦人民，充当他们的走卒。对于黑人奴隶，效忠派主要用所谓允许自由的诺言诱骗他们参与反动活动。所以效忠派的成份是复杂的。它既包括剥削者，也包括被剥削者；既有白人，也有黑人；既有英国人，也有欧洲大陆的移民；各阶级和各阶层中都有他们的成员。以马萨诸塞州为例，1778 年，在其所放逐

的300名效忠派中，有60名为富商和自由职业者，有100人为农民；其余则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效忠派在北美13州殖民地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惊人的，大约占当时人口300万的1/5。

效忠派除有一个庞大的队伍外，还和西部印第安人建立联盟。印第安人自北美殖民地建立以来，便是被侵略的对象，他们仇视宗主国，更痛恨殖民者，因为殖民地的地主和部分农民连续不断地侵占他们的土地，迫使他们逐年西迁；殖民地的商人和他们进行不等价交换，骗取他们的贵重皮毛；殖民者还经常对他们无情杀戮，更加剧了他们对殖民者的痛恨。凡此种种，促使他们在宗主国和殖民地这“二恶”之间有所选择的时候，他们投向宗主国与殖民地对立起来。特别是英王颁布了“1763年法令”，禁止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亚山以西扩张，客观上对印第安人起了保护作用，更引起他们的好感。所以，独立战争爆发后，英国便轻而易举地把印第安人拉到自己一边。效忠派和他们结成紧密的联盟，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反动力量。

内部的敌人最难提防。效忠派活动于革命阵营内部，往往起到英国军队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效忠派的破坏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从反革命宣传到武装暴行，他们的反动行径对独立战争的进程，起了不小的阻碍作用。

制造舆论对于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以前，独立派便借用约翰·洛克的人民具有“自然权利”，可以自由选择执政者的理论，攻讦英国的殖民统治。1776 年 1 月，托马斯·潘恩又发表了《常识》一书，号召殖民地人民脱离英国而独立。这本小册子在 3 个月内就出售了 12 万册，在整个 13 州广为流传。一时之间，“独立”这一个无法无天的字眼成了每一个人的口头禅。

针对独立派的宣传，效忠派进行了反动说教。他们的理论权威是弗吉尼亚的教士乔纳森·鲍彻。他引经据典，胡诌什么国王及其所属官吏都是上帝所派遣的高尚人物。他们秉承上帝的旨意，对人民进行统治，所以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从这一前提出发，效忠派便诬蔑独立运动是一小撮奸狡人物利用群众的愚昧无知和过激情绪所掀起的暴民骚动，

是阴谋家对于平民的愚弄。他们发表文章诗歌，极力丑化《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和华盛顿等独立领袖，谩骂所有革命的参加者，影响很坏。

面对效忠派的猖狂进攻，独立派进行了英勇的驳斥和反击。如默西·沃伦就写了一些诗和话剧驳斥效忠派所散布的反动说教，揭穿他们的无耻谎言，使殖民地人民更加识破他们的狰狞面目。结果，效忠派的谰言不但没有骗取人民的信任，反而遭到更多人的痛恨。

效忠派在军事方面活动尤为猖獗。在战争期间，大约有 55 000 名效忠派先后参加了英军，特别编为效忠派军团，用英国的武器，在英国将官的颐指气使之下直接与大陆军作战。据统计，纽约州投入英军麾下者比参加大陆军的还多。除此之外，效忠派还分别成立了不少独立作战的部队，在各地向独立派进攻，如弗格森的“美国步兵团”、林肯的“王后别动队”、塔尔顿的“军团”和巴特勒的“效忠派别动队”都是效忠派所建立的反动武装。这些部队曾经配合英军作战，与美国人民为敌。这也就是英国人所幸灾乐祸地看到的：美利坚人打美利坚人。

效忠派军队除与独立军正式作战外，还经常出动抢劫。如纽约州的大地主狄南组织了骑兵队，常在长岛一带烧杀抢掠。纽约城的效忠派武装也不断劫夺人民财产。他们的骚扰哄抢，给独立军和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不安和损失。

效忠派在思想意识、军事、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反动活动，给独立战争制造了不少困难。美国各级政府及人民在和他们斗争中，又消耗了不少人力和物力。所以，效忠派的反动分散了独立派的力量，拖延了独立战争胜利的时日。

效忠派的猖狂肆虐是独立派不能熟视无睹、放任宽容的。反革命的暴力行动必然用革命的暴力去镇压。于是大陆会议在1775年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压抑效忠派分子。这个委员会检查反动书刊，处罚从事非法贸易的效忠派商人，撤消效忠派分子在政府中的职务。为了加紧对效忠派的控制，大多数州也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在州公安委员会下，又设置城市、郡和镇公安委员会。各州公安委员会在大陆会议的统一领导下，形成一整套镇压

效忠派的权力机构，它在与效忠派斗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地方上镇压效忠派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由劳动人民所组成的民兵。公安委员会根据效忠派所犯罪行的轻重，命令民兵对他们实行不同的镇压手段。

各级公安委员会为了掌握当地效忠派的基本情况，根据调查研究列出效忠派的名单。罪大恶极者处以死刑，较重者驱逐出境。如宾夕法尼亚共列出效忠派 490 人，其中大多数被逐出，仅少数被绞死。据统计，在整个独立战争时期，共有 10 万效忠派被迫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的新斯科夏和新伯伦瑞克和巴哈马群岛或移居英国。此外，有些效忠派被监禁起来，也有的被赶到不能与敌人接触的内陆地区。

革命的群众对于效忠派的罪行是极其痛恨的。他们往往自发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效忠派运动，对效忠派进行种种惩罚。他们往往在效忠派身上涂柏油，插上羽毛或浸入水中，以发泄对他们的刻骨仇恨。

效忠派的土地被没收、出卖。新罕布什尔没收 26 个大地主的土地，马萨诸塞州没收了

300个家族的财产；纽约充公了包括詹姆斯·德·兰西、罗杰、莫里斯、贝费利·鲁宾逊在内的54个效忠派的大庄园，共价值360万英镑。宾夕法尼亚没收佩恩家族的土地约值100万英镑。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独立派沉重地打击了效忠派的嚣张气焰，有效地制止了效忠派的反革命活动，在保证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六章　击败日不落帝国

养精蓄锐——华盛顿练兵福吉谷

离费城大约20英里处有一个称作福吉谷的高原，丛林茂密，地势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华盛顿的军队在白兰地怀恩和日耳曼镇吃了败仗以后，退居此处作为冬季营地，因为这里较有利于隐蔽，不易受到敌人的袭击。福吉谷之冬是令人难忘的，美利坚人经受住了饥饿、严寒的考验，卧薪尝胆，刻苦练兵，终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春天终于来到了。山谷两旁的坡上呈现出一片青翠的绿色。部队供应也逐渐有所好转。后勤部门答应从新英格兰给部队运送衣服。据说法国政府有可能很快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并提供军事援助。这消息使春天更加明媚了，经受了福吉谷的严峻考验的美国官兵欢呼雀跃，激动不已……

1777 年的冬季到来时，华盛顿的长期艰苦作战、极度疲惫的军队急待休整。战士们衣着都很单薄，而且几乎没有毛毯，因此需要有比帐篷暖和一些的住处来抵御严寒的侵袭。能够提供冬季营盘的最近的城镇是兰开斯特、约克和卡莱尔，但是如果军队开入上述任何一个城镇过冬，就会使一大片肥沃的地区很容易受到敌人的蹂躏，当地居民也许会在武力威逼下屈服。

宾夕法尼亚议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十分焦虑。他们希望军队留驻野外。里德将军在给州议会主席的一封信中写道：

“有人提议开进冬营。这个意见得到他(华盛顿)的一部分主要军官的支持，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向你担保，他不会采纳这个建议，而会

在一部分军队衣不蔽体、境况凄惨的状况许可的范围内驻扎在尽可能靠近敌人的地方，保护尽可能多的农村地区。要完全保护这个地区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你看到我们的境况，你也会这样想的。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计划。由于这一计划主要是依据本州先生们制定的，我希望你和你周围的先生们都能对它感到满意。即令这个计划不能尽如人愿，我们也是尽到我们的最大力量了，而且我必须说，华盛顿将军出于爱国热情，这一次对我们表现了真正同情的尊重。假如你了解全部情况的话，你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对于就在何处建立军营过冬的问题，华盛顿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权衡了他的军官们的种种不同意见以后确定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让军队在斯库尔基尔河西岸切斯特县的福吉谷建立临时军营过冬。福吉谷森林茂密，地势险要。在这里，能够监视费城里英军的动向，同时可以保护一大片农村地区。

过冬地点确定后，华盛顿便率领军队开往福吉谷。这次行军是很凄凉的，官兵们情绪都不好，同去年的情况大不相同。去年队伍开往

冬季营地时因为想起不久以前的胜利，都是欢欣喜悦。现在，这些经过长期作战的士兵们饥寒交迫，口粮极少，衣服破烂，鞋子严重缺乏，以致许多士兵脚上流出鲜血，在行军经过的路上留下斑斑血迹。

部队于17日到达福吉谷。他们没有住房，只得先住在帐篷里，忍受严冬的煎熬。他们用少得可怜的一点工具，用圆木和泥土搭盖起简陋的藏身之所。根据司令簿上的规定，每个小木屋应该宽14英尺，长16英尺，高6英尺半，墙壁由圆木构成，以泥灰抹缝。烤火的地方用圆木建造，周围抹上泥灰，屋顶用圆木锯成粗木板或厚木板搭成。一个小屋住12名军士和士兵。将官一人单独住一间。每个旅和团的参谋和每个团的团长也同样分配一间，每个连的连长也拨一间。军官们的木屋在后面排成一行，营地渐渐地初具军人村的规模。

22日黎明，一支英军从费城出发，想到切斯特去掳掠粮草。华盛顿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命令亨廷顿和瓦农两位将军的部队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这两位将军的回答说明了美军的可怜境况。

亨廷顿说道："作战要比挨饿好得多。我的旅已经没有粮食了，军粮官也弄不到任何肉食。我挖空心思想出各种理由来说服士兵们安心，但是我觉得这种局面已经没有希望维持多久了。"

瓦农说道："对于我们那个师来说，有可能出发作战，是一件十分令人高兴的事。我们已经连续三天没有面包了。我们已经有两天完全没有肉吃了。必须让士兵有吃有喝，否则就无法指挥他们。"

事实上，前一天晚上，挨饿的士兵当中已经发生了一次危险的哗变，士兵们实在受不下去了。军官们费了很大劲才把这次哗变平息下去。

华盛顿为此事极为头痛，他立即就这个问题给大陆会议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不知道军粮惊人匮乏或者说完全不予供应的原因何在，不过，除非这个部门(军粮部)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和订出更明确的规定，军队一定会瓦解。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时地规劝、写信，对军需官下命令，但是都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最多不过

得到一点点暂时的接济。”

华盛顿处于孤苦无援的境地，形势相当严峻。他统帅的军队饥寒交迫，衣着单薄破旧，陷于半饥饿状态，正在12月间的冰雪寒冬中瑟瑟发抖。

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一面写信给大陆会议催促粮草，一方面被迫到农村搜罗粮食，随地强行征用，付给金钱或发给由大陆会议付款的凭证。他在内心里很不愿意行使这一权力。他自己是热爱农村的，因此十分同情农民弟兄。此外，他还担心刺激全国普遍流行的唯恐军人左右一切的妒忌心理，担心败坏军队的风气。他给大陆会议主席写信说：

“这种办法可以解决一时之需，但只可偶一为之，否则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这除了会在人民中间引起不满、猜忌和恐惧心理以外，即令在军纪最严格的久经沙场的军队中，也必然会养成士兵们奸淫掳掠的不良习气，日后难以消除。事实证明，这种不良风气不仅给居民带来灾难，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会把军队毁掉。我对前些日子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感到遗憾，如果我们需要再次采用这种办法的

话，我将认为那是我们最大的不幸。”

在诸事不如意的情况下，华盛顿要“使军队不土崩瓦解”，实在是一项困难的任务。然而，他却做到了这一点。他任劳任怨地设法平息了满肚子委屈的军官们的不满情绪，说服他们不计较荣誉和待遇安心服役，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他手下的农民士兵冒着酷暑在东新泽西往返奔波行军，供应品都严重缺乏，又没有明显可见的追逐目标来激起他们的热情，仿佛是在凭着传说追逐一支看不见的舰队的幽灵。在这样的时候，他却把自己那种忍耐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灌注到这些士兵心中，这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力量，只要灵魂还在，美利坚的独立事业就有希望。

在福吉谷冬季扎营期间，军队的困苦有增无减。周围大片地区已经民穷财尽，好像遭到了抢劫一般。在有些地方，居民有粮食和牛群，但是他们不肯拿出来，而想运到费城去卖好价钱。由于同费城的交通不受干扰，附近人民的心灵都受到腐蚀。莫里斯州长说：“这个州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派出去征集粮草的小分队往往空手而归。

以至于有好几天军营里发生饥荒，一部分军队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吃任何肉食了，其余部分也有三四天没有肉食了。士兵们饥寒交迫，但是迄今为止他们并没有因受煎熬而大规模哗变和开小差。他们这种无与伦比的吃苦精神和忠诚，的确令人敬佩不止。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为了证明华盛顿对"新入伍的毫无纪律的士兵"有伟大的驾驭力，指出一个事实：在这种恶劣的情势下和更加恶劣的困苦境况下——衣不蔽体、常常食不裹腹，大批人生病和死亡，药品奇缺，马匹成百地冻死饿死——那么多人整个冬天都没有离开他。

华盛顿以其声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安抚住了怨言满腹的士兵们，力挽狂澜，使美国的独立事业没有被饥饿和严寒等困难所击垮。

在福吉谷严寒的冬季，一批批士兵们忍受着生活的艰苦，接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一支坚强、团结的新的美国军队从这里诞生了。

这要归功于教官冯·斯图本伯爵。他是一位外国志愿军，是一名天生的教官、严峻的纪律执行者。在1777～1778年这一段在宾夕法尼亚福吉谷的严冬的休整日子里，斯图本按照严

格的军事训练方法，对新兵和老兵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项工作是相当难做的，但又是不可忽视的。斯图本没有辜负华盛顿的厚望，基本上把大陆军训练成了一支有军事纪律、有战斗力的部队。

有一次，在暴怒之下，冯·斯图本用蹩脚英语夹蹩脚法语咒骂不听指挥的美军士兵：

"真糟糕，他妈的，这帮子笨蛋，我干不了了，骂他们也没有用。"

但他毕竟还是骂了，而且成绩不差。1778年，他的努力产生了效果，他训练出了一支至少可与采取游行队伍式打仗的英军相比的部队。这是他对美国独立事业所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因而也为他自己在美国历史中赢得了一个不朽的名声。

华盛顿就任大陆军总司令后，便与心爱的妻子玛莎和弗农山庄分离了。玛莎非常想念丈夫，她曾两次千里迢迢地从弗农山庄到军营去看望丈夫，一次是在坎布里奇，一次是在莫里斯城，给了华盛顿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这次华盛顿安营福吉谷，更是让玛莎放心不下，一直盼望着丈夫的来信，盼着叫她去福

吉谷的消息。华盛顿总是来信解释为什么不让她去的原因。部队都住在破烂的帐篷里，必须等他们砍了树木搭起木房才能叫她去。他本人也同战士一样，同甘共苦，住在帐篷里。况且，连日阴雨，供应缺乏，饥寒交迫的士兵们为过圣诞节到处寻找食物。

叫她团聚的消息终于来到了。玛莎于2月9日到达了福吉山谷。尽管军营的生活条件极坏，她却毅然愉快地面对了现实。她和乔治住进用石头和木材搭起来的狭窄的房子，不过只有两小间。然而，当她看到沿着山坡住在简陋小茅屋里士兵们艰苦的生活环境时，不由地对自己住在木屋里所享受的微乎其微的舒适和暖和的条件感到惭愧。这些士兵们冻得全身发抖，挤在一堆可怜的柴火周围勉强取暖，夜间只有一条薄被子遮体，偶尔得到一些稀有的肉食，有时好多天没有面包。

华盛顿夫人对军旅的艰苦生活毫无怨言，而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抚慰可怜的士兵们。当时住在乔治·华盛顿总部附近的一名女孩子日后做了这样的回忆：

“我从未见过像华盛顿夫人这样勤劳的妇

女，从清晨到深夜，她忙于照顾那些生病的士兵。天晴时，人们看到她手提篮子，到各个茅屋里看望那些最需要照顾的病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向他们提供帮助。”

在乔治46岁生日的那一天，玛莎出乎意料地为“全家”创造了一个奇迹：她筹划了一个“庆祝晚会”，用防风根清煮鸡，酒掺白水，为乔治的健康干杯。此外，她还找到了一包稀有的珍品——茶叶。晚饭时，由军乐队在木屋外奏乐，之后全体队员也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

1778年的春季，乔治和玛莎的心绪极不平静。乔治方面对弗农山家乡的思念之情日益发展；玛莎方面，由于得知自己必须很快离开乔治返回庄园而忐忑不安。

突然，乔治收到了一个紧急报告：2月6日在法国的凡尔赛签署了一项协定，法国政府承认了新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

这一消息使乔治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脸上的焦虑、紧张和严肃的神情消失了，玛莎也大为放心了。她于6月离开福吉山谷，重又回到弗农山庄园，而她的丈夫华盛顿则投入了新的战斗。

春天终于来到了。福吉山谷两旁的坡上呈现出一片青翠的绿色。大陆军的生活状况开始好转，从舒伊尔基尔河上游游来非常多的美洲鲱鱼。后勤部门答应从新英格兰给部队运送衣服。据说法国政府有可能提供军事援助。被派往巴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正在寻求法国的支持。

1777 年 10 月，美军取得萨拉托加大捷，有效地推动了法国内阁从速采取行动。5 月 2 日，一位信使带着两项条约——一项是友好通商条约，另一项是防御同盟条约——直接从法国回来。这两项条约是 2 月 6 日在巴黎签署的。后一条约规定，如果法国与英国随后发生战争，缔约双方应携手共同作战，未经另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与大不列颠停战或媾和，也不得放下武器，直到美国的独立得到确立为止。

两项条约得到大陆会议的一致批准，公布之后，全国公众欢喜雀跃，纷纷庆贺。

消息传到福吉山谷，使春天更加明媚了。华盛顿和他的士兵们都为之精神大振，决定在 5 月 6 日举行军事庆典。军队以最整齐的队列集合在一起。随军牧师站在每一个旅的前头庄

严地向上帝感恩。随后举行盛大阅兵，鸣礼炮十三响，举火庆祝，全军高呼：

“法兰西国王万岁！友好的欧洲国家万岁！为美国各州欢呼！”

接着举行宴会，由军乐队伴奏。华盛顿在宴会上与全体军官共餐。席间，大家举杯以爱国辞句互相祝贺，尽情欢呼。

一位旁观者写道：

“人人脸上都显现出真挚的、衷心的喜悦。这种场面，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华盛顿在五点钟退席。这时大家齐声欢呼鼓掌——‘华盛顿将军万岁！’当他骑着马行经各个旅时，军士和列兵们也仿效他们军官的样子，齐声欢呼鼓掌。呼喊声一直持续到他走出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时候。成千的人把帽子抛到空中。华盛顿及其随从人员数次回头，欢呼作答。”

这时，英国人已退出费城，撤回了纽约。美利坚部队追赶敌人，在一个名叫蒙茅斯庭院的地方与英军交战。起初美利坚部队在战役中失利，但是，华盛顿将军当机立断，采取了制止敌军前进的措施。他以高超的战术指挥着全军，由于他亲临战场，扭转了混乱局面，提高

了士气，最后转败为胜。

黑暗过去了，曙光就在前方……

迎来曙光——萨拉托加大捷

1777 年 10 月 17 日，美国独立战争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在纽约州的一个小镇萨拉托加，英军将领柏高英率领他的仍有 5 000 人的全部部队，向美军投降了。美军列队整齐，站得笔直，接受曾威风一时的英军的受降。这就是著名的萨拉托加大捷，北美人民争取独立辉煌篇章中浓重的一笔。这是整个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役，因为它导致英国的宿敌站到了美国的一边，从而使战争的风向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北美人民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华盛顿在取得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役的胜利之后，便把军队往北移，在新泽西的莫里斯城过冬。就 18 世纪的作战方式而言，美洲东北部的严冬是不适合打仗的日子。因此，在 1777 年 1 月和 2 月，英军就在纽约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气氛中享乐，沉浸在一连串的宴会、

舞会和聚会之中；而大陆军则在住宿条件和伙食都很差的莫里斯招兵买马，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到初春的时候，华盛顿的兵力已约达 8 000 人。但这位深谋远虑的将军一心想招更多的兵来对付打算恢复攻势的英军。而英军的攻势果真不久就发动了。

柏高英将军在这时向英国殖民大臣乔治·杰曼勋爵兜售了一项1777年作战计划。他所设想的是，切断新英格兰同其他各州的联系，并攻占费城。柏高英将率领 7 000 人沿尚普兰湖和哈得逊河一线南下，进抵奥尔巴尼。摩霍克族印第安人监督老威廉爵士的儿子约翰·约翰逊爵士，答应带领数千名摩霍克谷地的托利党人和易洛魁族战士前来助战。豪将军则应在派出一支部队沿哈得逊河北上接应柏高英以后，立即亲自攻占费城，并尽可能更向南推进。

这个计划的一个弱点是两支军队相距太远，难以相互支援，协同作战。但英国人最严重的错误，则是忽视了在北美作战的各种条件。在尚普兰湖、乔治湖和哈得逊河之间辗转运送军队，意味着要携带大批的辎重和轻便船只，这要耽搁很多时间，还要频繁地惊动后方，

这对于英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可以说，在实施这项计划的同时，英军已经自己给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尤为不幸的是，当担任作为主力或北线的指挥官柏高英到达蒙特利尔时，他发现这个计划竟已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了。英军的重大机密被泄露，等待他们的将是自掘的坟墓。

1777 年夏，豪将军向费城进军了。面对着实力强大的敌人，华盛顿避其锋芒，只是在布兰地怀因河迟滞豪的前进。

豪并没有按柏高英的作战计划行事，他要进攻费城并分兵三路攻打新英格兰。这两项计划都是伦敦的殖民大臣乔治·杰曼勋爵点了头的。杰曼或许是这样估计的，他预期豪会行动迅速，在拿下费城之后仍然有时间驰兵北上支援柏高英。但豪自作主张，决定不从特拉华河向费城发动正面进攻，而决定从南面进攻费城。他把他的 15 000 人分乘 260 艘船只，于 1777 年 8 月 25 日在离费城 80 公里处的切萨皮克湾北岸登陆。

晚上黄昏时分，华盛顿接到情报，说敌军正在登陆。埃尔克岬有许多国家仓库和私人仓

库。他担心，如果敌人行动迅速，这些仓库会落入敌军之手。因此，他命令美军尽力阻止敌军前进。

就在这个时候，军事名声卓著的弗吉尼亚州的亨利·李开始崭露头角。他那年22岁，在前一年当过弗吉尼亚志愿军的连长。不久以前，他带领侦察队袭扰敌军哨兵线，有出色的表现。他由于敢闯敢干，屡建功勋而声名远扬，群众称他“轻骑哈里”(“哈里”是亨利的昵称)。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得到华盛顿的重用。

9月5日，华盛顿向他的部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誓师宣言。他指出，敌人的目标是攻占费城。过去，敌人已经从东新泽西试过一次，结果失败了。他相信，他们的希望会再一次落空。他们目前企图孤注一掷。一切都押在一次战役上，胜败系于这一战。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进行这场战争，同无数的困难相搏斗，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但是光明的前景已经在望了。我们历尽艰难险阻，现在是收获果实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拿出大丈夫气概英勇作战，这第三次战役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战役。”

华盛顿的讲话极大地振奋了美军的战斗情

绪。

11日清早，美军发现敌方大量军队在通向查德浅滩的大路上前进。华盛顿误以为是敌人主力，摆开战斗阵势，准备迎敌。但他错了。英军又一次施展了他们在长岛用过的故伎。克尼普豪森率领一支小部队在查德浅滩发动佯攻，大肆张扬，虚张声势，不断用小规模冲突拖延时间，吸引美军的注意力；康华利将军率领的英军主力，却在有经验的向导带领下，绕了一个17英里的大圈子，渡过了布兰迪魏因河的两个岔口，开到了沙利文右侧两英里的伯明翰礼拜堂附近。这是一个出奇制胜的妙计。

华盛顿发现康华利绕到了美军的背后，立即命令沙利文将军用右翼的全部兵力抗击敌军，每个旅一开到战场就要马上发起进攻。他又命令韦恩在查德浅滩挡住克尼普豪森，命令格林的后备队随时作好准备，哪里需要，就驰援哪里。

尽管华盛顿作了精心的应付狡猾的康华利的战斗布署，但由于战线太长，腹背受敌，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美军坚守一段时间后，不得不立即撤退。

参加美国革命的法国贵族拉法耶特对他亲身经历的大撤退作了栩栩如生的描述。他写道：周围是一片恐怖和混乱。军队残部的共同退却路线切斯特大路上，挤满了各方面涌来的散兵游勇、大炮、行李车，全部乱作一团地拼命向前赶路，你挤我，我挤你，拥挤不堪，身后又传来了交战双方的隆隆炮声和滑膛枪的齐射声，使仓惶撤退的人群更加混乱和惊慌。

美国军队一败涂地，仓惶退却以后，豪将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在战场上度过了那个夜晚。在随后的两天里，他一直滞留在迪尔沃思，只是派出分遣队前去康科德和切斯特两地驻守并攻占威尔明顿。要是当时英军直接向德比进军，美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他们白白虚度了宝贵的一夜。这一错误或许是他们在战争中所犯错误中最严重的一次。

华盛顿再次得救，象以往一样由于豪将军行动迟缓而占了便宜。他们悄悄地经由德比渡过斯库尔基尔河，退到了距费城不远的日尔曼镇。

11 日夜幕来临之前，英军打开了通往费城之路，长驱直入。他们紧跟在逃奔的大陆会议

后面，进入了费城。英国人就这样占领了他们屡次企图夺取而始终未能得逞的这座城市，并认为这是一次伟大胜利，因为费城一直是大陆会议所在地，是邦联的首都。不过，这是一次代价昂贵的胜利，他们失策地夺取了美方的首府而不驰兵北上到纽约州同柏高英会师，这样一来，豪就造成了英军终于在北美遭到失败，正可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当豪准备向费城进攻之际，柏高英将军在前往阿尔巴尼的路上却遇到了麻烦。他既受到纽约和新英格兰民兵的骚扰，作战物资又日趋短缺，因此他既不敢退入他已经穿过的荒野之中，而每进一步却又使自己危险处境加深一层。1777 年 8 月中旬，柏高英命令一支 800 人的黑森军前往弗蒙特州的本宁顿城内及四周征集粮草，被约翰·斯塔克所率领的美军包围，打得落花流水。一支增援部队也被美军给以重创。

柏高英被剪断了他的黑森部队，同时又获悉豪的军队不会来了，即使要来，也将很迟才能到。这时柏高英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必须对付一支很大的由盖茨将军和阿诺德将军率领

的美军。从赫德逊河谷和新英格兰各城镇来的民兵愈来愈多集合在盖茨的旌旗之下，磨刀霍霍，准备撕杀。

阿诺德是一员虎将，他在军营中磨拳擦掌，象往常一样渴望有机会用自己的战功来“为自己伸冤”。盖茨却不为所动。他明白柏高英陷入绝望境地，因此，他要等待时机。

柏高英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决定作一大胆尝试要突破美军的阵地，他在9月19日命令他的军队冲进在萨拉托加南部的弗里曼农庄的爱国军阵地。

下午1点，柏高英的军队兵分三路从森林里出来进入弗里曼农庄的开阔地带，他们的红衫军服在阳光下特别显眼。他们小心地向前推进，突然间，草地周围的每一颗树似乎都在向他们发射子弹。丹尼尔·摩根率领的狙击步枪手们向处于暴露地位的草地上的红衫军无情地扫射，英军一个个纷纷倒下。英军军官骑着马在军中压住阵脚，避免溃逃，总算在美军炮火之下有秩序地撤退至森林之中。

柏高英极力想为其困境寻找出路。他决定试探向贝米斯高地的美军防线进攻。10月7

日，在军鼓配合之下，英军又一次进入丹尼尔·摩根和大陆军布置的口袋之中，受到猛烈炮火的打击，败退下来。他们重新集合，但碰到了一个“猛张飞”式的人物阿诺德，使他们面临一场厄运。阿诺德不顾盖茨的制止，策马冲到战斗现场，带领着勒尼德旅的士兵，攻击敌军中央阵地的黑森军，一直发起冲锋，攻破了他们的阵地。他骑在马上驰来奔去，手中挥舞着指挥刀，激励士兵们拚命。正规的英军被这种不顾一切的猛冲猛打吓破了胆，纷纷溃逃。

在这次作战中，英勇的阿诺德腿部中了一弹，结束了他作为美军军官的战斗生涯。当3年以后他再次出现在战场上时，他已成了英军的将领；在这一段间隔期间，他已成了叛徒，并曾企图把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出卖给英军。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卖国贼。

柏高英两度败于美军之手，他极为沮丧，深为自己和部队的前景担忧。别无他路，他只得退往萨拉托加。这是一次凄苦的退却。大雨倾盆，道路凹凸不平，积水很深。马匹缺乏草料，饿得半死，有气无力。9日晚上英军抵达萨拉托加。一支美军分遣队已先于他们开到那

里，正在菲什基尔的一个居高临下的高地上构筑工事。

这时候，美军得到各方民兵和志愿兵增援，兵力已大大增加。哈得逊河两岸各个重要据点已经都有美军驻守，对柏高英形成了三面包围。

柏高英突围不成，后退无路，陷入了绝望境地。由于遭受损失，由于加拿大人和德国人成群地开了小差，由于印第安人全部变节，他的部队大大减员。他在检查以后发现，手头的粮食，即令缩减配给量，也不足以维持三天以上。因此他召集了一次有全体将级军官、校级军官和上尉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开得很短，与会者一致认为有必要与盖茨将军签订一项按照体面的条件投降的条约。

因此，13 日英方派出使节举行谈判。双方经过磋商，要求英国军队要带着大炮和各种武器，举着旗帜，列队从军营开向一个指定地点，根据他们自己军官的命令，把武装堆集在那里，要允许他们自由前往欧洲，条件是在目前这场战争中不再在美国境内服役。一切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得搜查行李或加以干涉。

10 月 17 日，柏高英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英军受降时，美军队列齐整，军容整齐，看到昔日威风不可一世的红衫军灰溜溜地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荣耀。

萨拉托加大捷以美军的胜利而告终，它是整个北美独立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役，扭转了整个战局，美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英国的宿敌法国站到了美国的一边，于 1778 年 2 月宣布承认美利坚合众国。1779 年西班牙参加了对英战争。荷兰也于 1780 年卷入。英国国内出现意见分歧：多数人反对这场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形成了对美国有利的战争转折点，这应归功于萨拉托加大捷。

寻求援助——富兰克林出使法兰西

1778 年春，阳光明媚，春风融融。在福吉山谷，华盛顿和他的士兵们举行了盛大军事庆典，鸣礼炮 13 响，全军高呼：

"法兰西国王万岁！友好的欧洲国家万岁！为美国各州欢呼！"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兴奋和笑意。他们

因何这样高兴呢？原来是出使法国的富兰克林博士最近同法国签订了两项条约——一项是友好通商条约，另一项是防御同盟条约。法国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并提供军事援助。这消息的确令人欣喜万分，因为法美联盟将保证美军最后击败英军，美国的独立事业可谓胜利在望，曙光就在前方。美利坚人喊出：

"美利坚有救了！"

自从1763年"七年战争"惨败后，英国的宿敌法国一直都在伺机报复，美国现在为它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早在1775年11月，大陆会议就曾任命了一个对外关系委员会，并于1776年春派赛拉斯·迪恩到法国去筹办服装、军火和其他供应品。迪恩通过曾创作《塞维利亚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的法国剧作家博马舍所组织的一个空头公司，从路易十六的政府取得了这些供应。美国宣布独立以后，又派了著名的科学家富兰克林和阿瑟·李去同迪恩合力工作，以谋求秘密的或公开的援助，并向法国提出缔结友好通商条约。富兰克林作为饮誉全球的科学家、政治家和新闻事业家，现在在外交上又表现了他的得体和坚毅。他富有人格魅

力，又博学多才，所以在社交上又成了处处受欢迎的人。

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06年生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母亲名叫阿拜亚·福格尔，是彼得·福格尔的女儿。彼得是新英格兰第一批移民中的一个，是一个饱学之士。富兰克林8岁的时候，被送到文法学校去读书，他聪慧机敏，以致于他的亲戚和老师们都认为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学者。他自幼喜欢读书，手中所得到的一点钱全花在买书上。他喜欢读《天路历程》，搜集的书第一部就是分做数小册的约翰·班扬集。

这位酷爱读书的少年，好不容易使他父亲决定叫他去做一名印刷工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把事情做得很熟练。他当时有接触一些好书的机会了，认识了几个书店里的学徒。当一本书是晚上借来而必须在次晨一早送还的时候，富兰克林就振作精神读到深夜。靠着这种精神，他读了很多的书，从书本上学到了多方面的知识，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1720年，富兰克林的哥哥出版了一份报纸，叫《新英格兰新闻》，这是美洲报业史上继

《波士顿时事通讯》报之后的第二家报纸。办报就要发表言论，发表言论就难免要触犯这位或那位官员老爷。有一天，《新英格兰新闻》的一篇文章触怒了地方当局，当局追问作者是谁，他哥哥坚决拒绝回答，于是被捉将官里，判坐一个月的牢。富兰克林也被捉去受讯，但他终究只是一名学徒，理应为师傅保守秘密，不能问罪。所以在大受一顿申斥后就被释放了。

在哥哥坐牢期间，富兰克林代行了编辑之职。别看富兰克林年轻，他从小好学，加上入印刷厂后结交了与厂务有关的知识分子，大量借书阅读，学业猛进，因而接替他哥哥的班倒也能驾轻就熟，并不感到吃力。他哥哥被释后，他在一次和哥哥的吵架中提出了辞职。哥哥没有办法挽留住弟弟，只好去一个一个地访问城内的各家印刷厂老板，请求他们不要雇用他的弟弟。这样，富兰克林就陷入了绝境，他决定不投降，宁可出走。

富兰克林的一位年轻朋友柯林斯帮了他的忙，把他介绍给一艘小船的船主，于是富兰克林就上了这条船，离开波士顿，前往纽约。那时他只有 17 岁，而在纽约他根本没有朋友或熟

人。在纽约没能找到工作，富兰克林便前往费城，在这里他为一位名叫凯梅的印刷商雇用，当上了一名印刷工。后来，他自己创办了一家印刷厂，富兰克林印刷所最有名的出版物名叫《穷理查德的历书》。在那个时代里，北美读大本书的人很少很少。《穷理查德的历书》是北美大陆上第一本具有群众性的读物。这本小册子几乎大家都爱看，销路极好，每年可卖出一万册，富兰克林因此也赚了不少钱。

1736年，富兰克林被选为费城地方议会的书记，开始步入官场。1737年他被任命为费城邮政局长。

由于办事公道，讲求效率，他在政界的声誉日盛。

但使富兰克林闻名于欧洲的引线不是他的政治活动而是他的科研活动。

富兰克林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完全靠自学，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富兰克林最使公众倾倒并在美国民间传说中备受渲染的成就，乃是避雷针的发明。

那是一个夏天的雷雨日子，富兰克林带了他的儿子威廉去放风筝，以证明雷雨的云层中

带有电。这风筝是特制的，风筝本身是由绸制的。当风筝送入云霄后，电瓶中当真出现了输电现象。富兰克林根据这个发现，设计了避雷针，从而名震西欧。

正因为富兰克林已在英国享有盛名，宾夕法尼亚议会乃选举他为赴英代表，去向英国王朝游说。因为当时宾州议会同宾州的业主，即宾氏家族，发生了矛盾。富兰克林希望英王朝能代替宾氏家庭，直接管理宾州。

他在伦敦广交朋友，执笔著文，到处游说，其生活可谓悠闲自得。因此，在1762年他回美时实际上已成为一名颇为热衷的亲英派。

但英国同殖民地的矛盾日益上升。特别是印花税法，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极大愤慨，北美人民的反英情绪在上涨。于是，富兰克林于1765年12月再度抵伦敦，想排解困难。这一次，他不但代表宾州，而且还代表了其他三个州，所以英国人就开玩笑地把他称为富兰克林大使。

富兰克林的赴英任务原先只是短期打算，但当时伦敦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已进入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他不得脱身，竟一年又一年地

拖了下去，直至第二次大陆会议前夕。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以后，大陆会议派富兰克林博士赴法，以谋求秘密的或公开的援助，并向法国提出缔结友好通商条约。自此，外交家富兰克林开始活跃于巴黎上层，为争取法国参战而巧施唇舌，展开了一场攻心战。

美国人把法国作为主要盟友来加以争取，是有道理的。自“七年战争”结束以后，被英国打败的法国一直都在伺机报复，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正为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早在1775年11月，大陆会议就曾任命了一个对外关系委员会，并于次年春派赛拉斯·迪恩到法国去筹办服装、军火和其他供应品。美国宣布独立以后，又派了富兰克林和阿瑟·李同迪恩合力工作，以谋求法国更多的援助，争取使法国站到美国一边，共同对付强大的英帝国。大陆会议这时已授权富兰克林，在必要时缔结攻守同盟，使法国参战。实际上，做成这笔交易并不困难。法国的知识界虽然在感情上还不是共和派，但却是憎恨封建制度和特权的。伏尔泰曾赞扬过宾夕法尼亚的社会，认为人们在那里已证明有可能在信教自由的基础上过美好的生活，这就

为热忱接待富兰克林铺平了道路。孔多塞对于从书报上获知的纯朴的康涅狄格深为神往，曾将他的一本小册子署名“纽黑文一市民”；卢梭则把印第安人想象为真正的自然之子。美国《独立宣言》在法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许多法国热血青年纷纷来到美国，投身到北美人民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洪流中去。

如果说法国知识界早已有了为美国独立而欢呼的准备，那么，法国的统治者们也有许多实际的理由要援助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外交事务大臣维尔仁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他主张必须使英国低下头来，必须调整实力均势以有利于法国。1778年维尔仁在其致西班牙政府的信中写道：

“天意注定这个时代要让一个傲慢、贪婪的大国受到屈辱。……光荣和不可估量的利益将归于我们的两位国王。”

同时，法国制造商渴望进入被英国《贸易条例》关闭了的北美新市场。维尔仁在战争结束，写信给他的财政大臣说：

“永远记住，把合众国从大不列颠分离出

来时，我们所需要的首先是它的贸易。”[1]

可以看出，法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是不愿放过这次绝好的机会的。从战争一开始，它就对美国供应军火和其他物资，给予了非中立性的援助。但是，要进行直接干涉，同英国公开作战，未免耗费过巨，维尔仁还不敢贸然从事。

这种“只差参战”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柏高英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传来之时。萨拉托加大捷加快了美法联盟进程，迫使法国下定参战决心。维尔仁招架不住了，他担心法国如不马上参战，这次英军的惨败将会促使英国作出慷慨的让步，以谋重新统一英帝国。事实上英国已在着手这样做了。英国首相诺思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大陆会议，表示英方愿意取消殖民地所反对的一切法律。但和解的时机已经过去。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们在萨拉托加胜利的鼓舞下将要求英国承认美国的独立，才能满意，少一点也是不行的。

1778 年 2 月 6 日，即在英国议会通过的和

① 莫里森、康马杰等合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 388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解法案的前11天，富兰克林同维尔仁签订了通商条约和同盟条约。双方约定为共同事业而互相合作，直到美国的独立得到承认。这是一项慷慨的条约，美国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富兰克林成功地利用了法国人担心英国的和平建议会被接受的心理，使他们同意签订了这个条约。

大不列颠立即对法国宣战，美国独立战争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战争。西班牙于1779年作为法国的同盟国也对英国宣战。俄国则组成了一个"武装中立联盟"，在相当程度上钳制了英国海军对中立商船的行动。美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援助，这保证了美军将最后击败英国。

列宁认为，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利用欧洲国家与英国的矛盾，孤立英国，争取外援，打破海上封锁，是完全正确的策略。他说："美国人民在争取解放的艰苦战争中，为了削弱压迫者，为了加强反对压迫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人们，为了被压迫群众的利益，也曾和一些压迫者缔结'协议'去反对另一些压迫者。美国人民利用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纠

纷，有时甚至和法国人西班牙人这些压迫者的军队并肩作战，反对英国压迫者。美国人民先战胜了英国人，然后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一部分是赎回的)。”①

富兰克林为争取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外交上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法国期间，他尽力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并充分争取法国的先进人士对美国的同情，一时间成为法国当时举国瞩目、备受欢迎的人物，不仅博得了法国舆论的同情，还和各国驻法外交使团的多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富兰克林在外交上表现了他的得体和坚毅，从而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外交家。他不辱使命，终使法国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和同盟条约，从而加快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进程。

得道多助——投身美国革命的“老外们”

1777年7月，一个法国贵族抵达费城，投

---

①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选集》第3卷，第591—592页。

身到美国争取独立的事业之中，他被授以少将军衔，参加了华盛顿的参谋班子，很快就赢得了华盛顿将军的友谊。这位法国贵族就是拉法耶特侯爵，他为自己在美国历史中赢得了一个光荣的地位。像拉法耶特一样投身于北美革命的外国人还有很多，他们同美利坚人民一道同英国征服者作战，为美国人民的独立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美国独立战争声名远扬，以其進步性招来了不少外国人申请加入这支爱国军队，同美利坚人民一道作战。有一位波兰人，名叫塔德乌斯·科什丘什科，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历史悠久的望族，在华沙军事学院学习过军事，后来住在法国。他与一位美丽动人的名门女子恋爱，遭到女方父母的拒绝，企图与她私奔未成，失望之余，移居到北美，来时携有富兰克林博士写给华盛顿的介绍信。

“你到这里来追求的是什么？”华盛顿总司令问这个年轻人。

“为美国独立而战。”科什丘什科脱口而出。

“你能做什么？”

“考验我吧。”

华盛顿对于他那言简意赅的回答，和他那军人的风度和气质感到格外满意，立即吸收他参加自己的幕僚，担任副官。大陆会议不久任命他为工程师，上校军衔。科什丘什科是一个颇有才干的年轻军官，萨拉托加一役中的工事就是他主持修筑的，该工事在取得胜利中起了很大作用。事实证明他在整个美国革命中一直是一位贡献很大的军官，在美国赢得了受人尊敬、永垂史册的地位。

由于前来北美参加独立战争的外国军官增多，对于他们的官职的任定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华盛顿写道：

“他们往往只有一张委任状和一个护照，而我们知道，优秀的军官可以拥有这种证件，不称职的军官也可以拥有这种证件。他们不懂我们的语言，也没有能力招募兵员。这是把他们吸收到我们大陆军部队中来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我们的军官自己招募人员，在这场战争中要服役到底，而且薪俸微薄，迄今一直不够他们的开销。如果任命外国人当他们的上司，他们会十分厌烦的。而且可以肯定，这些

人的军衔看来没有一个人或极少有人低于校官级别。……如何处理他们的申请，必须有某种的总办法，因为叫他们引颈等待答复，气度就太狭窄了，他们也会十分苦恼，但是我苦于拿不出一项办法来。”

对于这一问题，大陆会议很快做出决定：外国军官凡是不谙熟英语、没有有力的才干证明书者，都不授予军衔。尽管如此，事情仍然很不好办。有些人带着法国政府的名誉晋升状前来，而且美国驻巴黎的专员迪恩先生还事先向他们保证说，他们到美国军队中会得到同样的军衔。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地位就会高于功勋卓著、历尽艰险的美国军官，因为美国军官获得军衔的日期较晚。有一位狄库德雷先生，凭着他同迪恩博士达成的一项协议，希望得到少将军衔，并担任炮兵总指挥。华盛顿不赞成把全军安危所系的一个部门交托给一个仅仅为了荣誉才关心美国利益的外国人。

事实上，即将授予狄库德雷先生少将军衔并从上一年算起的消息传出后，领有少将军衔但是授予较晚的美国军官都为之大哗，大陆会议最后决定不批准迪恩先生和狄库德雷先生签

订的合同，并规定，凡参加美军的外国军官的军衔授予日期应从华盛顿在委任状上签署之日算起。关于外国军官军衔的问题这样才得以解决。

在外国志愿军中也许最有价值的人物就推德国军官冯·斯图本了。他是一位天生的教官、严峻的纪律执行者。他有着日尔曼人的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作风。

在1777～1778年这一段在宾夕法尼亚福吉谷的严冬的休整日子里，这位神气十足的脾气暴躁的普鲁士军官要求自己很严格，要求华盛顿的军队同样严格。他训练有方，毫不马虎，把一支不怎么象样的军队训练成了一支有军事纪律的部队。有一次，在暴怒之下，冯·斯图本用蹩脚英语夹蹩脚法语咒骂不听指挥的美军士兵：

"真糟糕，他妈的，这帮子笨蛋，我干不了了，骂他们也没有用。"

的确，训练新招募来的农民是颇为费力的。农民的素质都很差，有些散慢和不听指挥。斯图本尽管多次发怒，但他还是耐心地训导他的新兵，并且成绩很喜人。1778年夏，他的努

力产生了效果，他训练出了一支至少可与采取游行队伍或打仗的英军相比的部队。华盛顿对冯·斯图本很感激，说他帮了他的大忙。华盛顿开始率领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去夺取新的胜利。

在投身美国革命的外国人中，有一位法国贵族最为引人注目。他就是拉法耶特侯爵，全名叫玛丽·约瑟夫·保罗·伊夫·罗克，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法国家族，他为自己在美国历史中赢得了一个光荣的地位。

1777年7月，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拉法耶特远渡重洋来到费城，他当时年方19岁，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军官。他刚一到费城，就急于投身于美国争取独立的事业中。大陆会议一开始对这位在为数众多的欧洲志愿者中来的最晚的这个人，接待有些冷淡。因为有过许多外国人只有贫乏的军事经验而要求高官厚禄。可是拉法耶特与众不同，他不要任何薪俸，也不追求任何荣誉，他是来为美利坚人民的自由而战。8月1日，他被授以少将军衔，参加华盛顿的参谋班子，很快便引起华盛顿的注意，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拉法耶特在白兰地怀恩

初尝战争滋味，身负轻伤。在费城战役中，拉法耶特英勇作战，不幸腿上中了一颗滑膛枪弹丸，他的副官不得不把他扶上马去。美军在英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被迫撤退，拉法耶特对他亲身经历的这次大撤退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他本来想重新回到华盛顿身边，但是他流血过多，不得不停下来包扎伤口。他在包扎伤口的时候，差一点儿被俘。他周围是一片恐怖和混乱。军队残部的共同退却路线切斯特大路上，挤满了各方面涌来的散兵游勇、大炮、行李车，全部乱作一团地拚命向前赶路。

路上尘土滚滚，一片嘈杂声，天色又越来越暗，一切都陷入混乱之中。可是在距战场12英里的切斯特，有一条很深的河流，上面有一座桥，撤退的美军必须要从桥上经过。拉法耶特在这里布署了一队卫兵，阻止他们再向前逃跑。不久之后，华盛顿将军带着格林来到了，使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全军就在切斯特后面停住过夜。

美军撤出费城后，取得了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役的胜利，又恢复了元气。但冬季到来了，华盛顿便率领他的疲惫的部队进入福吉谷过

冬。拉法耶特心甘情愿地跟随华盛顿，尽管饥寒交迫，口粮极少，衣服破烂。由于这位法国贵族与美国士兵同甘共苦，使他赢得了“弟兄们的朋友”的称呼。

1779年1月，拉法耶特侯爵返法，为美国寻求军事上的支持。路易十六被拉法耶特说服，派出了一支雄壮的远征军，共6 000人，由罗尚博将军率领，于1780年夏占领了纽波特。

拉法耶特继续促使他的国家为北美人民提供更多的援助，他成了美国革命者和他们的法国盟友之间的可贵的联络人。

1781年，在战场上他也表现出他的才干。他对向约克镇撤退的兵力远为雄厚的康华利将军进行牵制骚扰，并送出情报，使华盛顿的法美联军得以在南部给康华利将军布下天罗地网。1781年10月17日康华利率领英军投降。当英军从联军的行列中间走过放下武器时，军乐队高奏《翻转世界》曲。

拉法耶特兴高采烈地给巴黎写信报告消息，结语说：

“戏演完了，第五幕刚刚收场。”

美国革命胜利后，拉法耶特返回法国，后

来他对美国进行了两次凯旋式访问。1805 年，托马斯·杰斐逊委任拉法耶特担任路易斯安那州长，这位法国英雄辞谢未就。

海上较量——美国海盗向英国霸权挑战

英国作为世界海上霸主，对大陆会议于1775 年建立起来的幼稚的美国海军，根本不放在眼里。但是，作为神出鬼没、海上“幽灵”的美国海盗却让英国殖民者很头痛。他们活跃于加勒比海到英吉利海峡之间，使用非常成功的打了就跑的战术，掳掠了大约 600 艘英国船只，其中有 16 艘军舰，掠得价值 1 800 万美元的货物。他们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值得大书而特书。

1775 年 4 月，独立战争打响后，从英国来了一些军舰和运输舰，运来了大批援军，分别由豪将军、柏高英将军和亨利·克林顿将军率领。这些援军的到达使盖奇将军精神大振，可以同美军决一雌雄了。但英国陆军并不争气，他们接连败北，招来了海军的不满，认为陆军

无能。英国海军之所以有理由狂妄，就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对手。大陆会议于1775年建立起来的幼稚的美国海军，是一支由8艘商船改装的舰队，英国人根本没放在眼里。确实是这样，在整个战争期间，大陆会议只为大陆军海军建造了13艘武装快速帆船，另外改装了40艘商船成为军舰。此外，有11个州保持着它们自己的用于海岸防御的小舰队，但一般说来都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有时，一支州的海军出发执行攻击任务，其结果往往是不值得一提的。1779年7月，一支拥有十几艘船只的马萨诸塞州小舰队，在一支强有力的民兵部队配合下，扬帆驶入梅因州皮诺布斯科特湾，以夺取托利党分子的这一坚强据点。但由于效率低下，装备较差，加之指挥无方，火力处于劣势的防守者一直坚持到援兵到达，粉碎了舰队的进攻。

一般说来，美国海军很少向英国海军发起挑战，英国海军船只随心所欲地往返于各口岸，为陆军运输给养，运载联军，调动军队，帮了英国陆军的大忙。

海盗以其神出鬼没而被称为“海上幽灵”。

在北美独立战争史上，美国海盗建树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向不可一世的英国海上霸权发起挑战，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

1775年8月27日，舰长约翰·曼利的纵帆船"李"号，在波士顿港外俘虏了英国船"南希"号，给华盛顿的军队提供了武器弹药。这是美国人第一次的重要的收获。

两年后，约翰·曼利再次得手，他指挥的纵帆船"汉科克"号和赫克脱·麦克尼尔船长指挥的纵帆船"波士顿"号俘虏了英国纵帆船"狐狸"号，后来它参加了大陆军海军。

1778年5月，约翰·保罗·琼斯，最著名的革命军中海军英雄，指挥拥有18门炮的单桅帆船"漫游者"号，在英格兰怀特黑登陆摧毁停泊的船只和设施，之后，又打败英国单桅帆船"德雷克"号。这是战争期间美国人在英国本土登陆的唯一的一次。保罗·琼斯利用布雷斯特作为基地，在英法海峡袭扰了英国的航运。后来富兰克林在法国替他弄到了一支小小的舰队，旗舰是一艘陈旧的法国印度贸易船，被琼斯重新命名为"老实人里夏尔号"。1779年9月23日，这支舰队在弗拉姆博罗黑德附近的海

面，同英国快速战舰“塞拉庇斯号”激烈交战取得了胜利。保罗·琼斯屡立战功，牵制了一部分可以使用到北美来的英国兵力。他因此成为无数歌谣、民间文学和炉边故事中的英雄。

然而，皇家海军仍继续控制着美国的海域，使英国陆军能够随意经由海上调来调去，而华盛顿的部队如果要调往什么地方，就只得徒步行军。

美国海盗还对英国海军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骚扰，令英国人心神不安。1783 年 1 月，在佛罗里达海上进行的最后一次的海上重大战斗中，约翰·巴里的联盟号重创纵帆船“希比利”号，并摆脱了另外两艘英国纵帆船。

四面楚歌——康华利兵败约克敦

1781 年 10 月 19 日，在弗吉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小镇——约克敦。陷入四面楚歌中的英军竖起降旗，美法联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令人惊喜、振奋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北美大陆。“康华利被抓住了”是大家一致的欢呼声。经过这次致命的打击以后，战争接近尾声了。

当这件事的消息传到大西洋彼岸时，英国政府部门的心情是很不同的。乔治·杰曼勋爵是第一个到唐宁街诺思勋爵的办公室里向他报告这个消息的。

有人问：

“他是怎样对待这件事情的？”

乔治·杰曼勋爵回答说：

“他好象胸口中了一颗子弹似的，他张开双臂，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由自主地喊道：‘上帝呀！一切都完了！’”

相反地，大陆会议则兴高采烈，决定向华盛顿总司令、德罗尚博伯爵和德格拉塞伯爵、向联军的军官、特别是向炮兵和工程兵部队表示感谢，并下令在约克敦竖立一根大理石柱子，以纪念法国和美国的联盟以及它们的联军所取得的胜利。

要在北美成立一个国家是困难重重的，美利坚人民的独立道路并不平坦。不过英国也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阻止它。英王的军队在三个年头中花尽大量钱财和鲜血，但到1778年暮春，他们所花努力的全部成绩就是占领纽约市和不多几个其他小城。由于迫不及待地想在

法军驰援美军之前一举消灭美军，英国决定在南方发动一场攻势。据英方情报人员说，南方的保皇情绪非常浓厚而爱国军的力量则很薄弱。于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主战场从北方转移到南方，最后的决战展开了。

1778年秋，一支强大的英军部队从海路由纽约出发。12月，他们对佐治亚的萨凡纳发动了一次水陆混合进攻。当地只有一支人数很少而又缺乏作战经验的民兵和大陆军队伍，他们受到了左右夹击，英军的步兵队从两翼及后方进逼而来。美军没有办法抵挡这个进攻，乃一溜了之。英军夺取了萨凡纳，在南部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

一支在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伯爵及美国将军本杰明·林肯率领下的法美联军于1779年9月对萨凡纳发动了一次反击。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德斯坦伯爵手下的一些舰长向德斯坦提出警告说，英国舰队很可能要发动一次攻击。这时，法美两军的司令官决定要冒一次险，于10月9日向仍然很强大的敌军防御发动了一次全面攻击。正如预料所及，防守很固的英军把法美的队伍打得团团转。这时，普拉斯

基准将想用他所率领的英勇骑兵进行冲击以便挽回颓势，但他已无力回天，他的骑兵纷纷倒在炮火之中，他本人也受了重伤。普拉斯基伯爵就这样悲剧性地结束了他在北美的短短事业。

英军在萨凡纳接连取胜之后，嚣张气焰又上来了。他们决定在南方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1780 年 2 月，英军司令亨利·克林顿爵士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以及一支由红衫军、黑森军和保皇军组成的联合部队，登船驶向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顿曾在三年前挡回英国的入侵。但现在的局面却大不一样了。英军共有官兵约 1.4 万人，而防守查尔斯顿港口的本杰明·林肯少将仅有 5000 多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1780 年 4 月，由阿布兹诺海军少将率领的舰队从正面逼近了查尔斯顿，克林顿将军则率大军偷偷地包围查尔斯顿。在此时，林肯将军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他把他的整个 5 400 人的爱国军集中于查尔斯顿城内，这就使克林顿得以在美军两侧登陆，切断了美军的供应线，同时也切断了退路。

一个夜晚，林肯将军发现美军已处于完全被困地位。克林顿下令要美军投降，在无可奈何之下，林肯率领5400人全部投降，爱国军还损失了成吨成吨的军事供应品。据估计，这是独立战争中美方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英军乘胜利之余威，由康华利少将率领一支2 000人马的军队前往夺取坎登，这时大陆会议派萨拉托加名将盖茨为南战场司令，他手上有兵力3 000人。

1780年8月16日，双方遭遇，展开了激战。美军大败，作为主帅的盖茨竟不顾部下，率先逃命，一逃就是200英里，可谓"逃跑将军"。这一役使美军伤亡1 000多人，而英方只伤亡324人。

这是独立战争中美方最丢脸的一次战役。盖茨也从此威风扫地。

8月中旬，英军已经控制了整个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克林顿看到他的军事行动似乎就要取得彻底胜利了，乃决定返回纽约总部，托康华利主管整个南方军务。相应地，华盛顿看到盖茨已垮台，乃派格林将军为南方统帅。于是，南方战场就成了康华利与格林的较量。他

们俩人搏斗于南北卡罗来纳。而在弗吉尼亚则出现了两个插曲。

当时弗吉尼亚州长是杰斐逊，应当说，杰斐逊是不谙军事的文官，他对于军事感到十分头疼。英军派此时已投靠英方的卖国贼阿诺德率领一支人马，入侵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里士满兵力空虚，阿诺德兵不血刃，直入里士满，在那里放了一把火，劫走了大批物资，并又立即撤回了纽约。

阿诺德希望抓住杰斐逊州长，派塔列顿上校率骑兵捉拿已经逃出里士满的政府官员，包括杰斐逊本人及议会议员。杰斐逊这时逃亡于他的家乡芝特赛洛，议员则住在附近的查洛斯维尔。

幸亏有一名美国民兵，在山顶上探到有英国骑兵前来。他马上走小路到芝特赛洛报告了杰斐逊，并又前往查洛斯维尔通知议员们。由于这一通风报讯，杰斐逊得以及时逃至斯杜顿，议员们也逃到了斯杜顿。但有些婆婆妈妈的议员因出发较迟，落入英军之手，当了俘虏。

盖茨的垮台，使得格林将军大显身手的时机到来了。格林出身于一个教友会家庭，他本

人也是教友会徒。按规矩，教友会是一个非战主义的基督教派别。他的会徒一般都“依良心拒绝当兵”。但格林在这一点上背叛了教义，毅然参加了争取独立的战斗。他思想周密，办事认真，深得华盛顿的青睐。华盛顿考虑到在战争中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因而内定，万一他本人死亡，他将推荐格林为接班人。

格林抵达南方后起用了两名勇将，一是摩根准将，一是轻骑哈利·李上校。这两位将军成为格林的左膀右臂，出力甚大。格林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认为同训练有素的英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可取的，而应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他把约 1/3 的兵力交付给摩根，绕道布置在敌人的另一方。即：如果格林在敌人之东，则摩根应在敌人之北，如此类推。他们俩视具体形势分别诱敌，当敌人追赶摩根时，格林就打英军后军；当敌人追赶格林时，则由摩根骚扰英军后军。另外，哈利·李则率领一支骑兵队，寻找敌人，采用偷袭战术，跟敌人捉迷藏。

康华利号称“智多星”，是个足智多谋的战将，但在格林这种别具一格的战略方针下，弄

得一筹莫展，频频失利。应当说，格林将军比康华利智高一筹。

康华利将军接管了南方战场英军的指挥权，实力也有所增强。新增加的部队有：一支相当大的皇家炮兵部队，两营轻步兵，英国第七十六团和第八十团，黑森军的一个团。西姆科中校的女王巡逻骑兵、骑兵和步兵部队，一百名德国步枪兵，阿诺德的亲英部队，朴次茅斯的守卫部队。因而，康华利将军心情愉悦，精神振奋，一心希望在他控制的美国那些地区进行一次光荣的战役。

为了方便与纽约英军取得联系，康华利逐步把军队从卡罗来纳移至弗吉尼亚的一个沿河小镇约克镇。

约克镇是一个坐落在约克河南岸的突出的河岸上的一个小地方，它的对面是一个叫做格洛斯特角的海角。在它们中间的河流不超过一英里宽，但是水深足以让大船通过。康华利把他的兵力集中在这里，并且着手在对岸的一些地点修筑防御工事，打算使这些工事在10月初以前完成，到那个时候亨利·克林顿爵士打算重新开始进攻切萨皮克湾。

康华利将军本想对美法联军形成陆海夹击，一举歼灭之。谁曾想到，在约克镇，他却被美法联军合而围之，成为瓮中之鳖，这真是命运的捉弄。

自美法1778年缔结联盟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拉法耶特说服，派出了一支雄壮的远征军，共6 000人，由罗尚博将军率领，于1780年夏占领了纽波特。到1781年上半年为止，美法联军的预定目标一直是夺取纽约。英军也已探明美军目标而作出相应之准备。

1781年7月，一艘法国快速舰抵达新港，带来了驻在西印度群岛的法国海军上将德格拉塞的一封给华盛顿的信，说明他将于8月3日离开圣多明戈，带25至30艘军舰和3 000名陆军，直接开进切萨皮克湾。

华盛顿得知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后，马上改变战略，设法活捉康华利，只要法国海军封住切萨皮克湾的口子，阻止纽约的英国海军驰援，美军就可以全歼康华利。

改变计划一事是绝对保密的，准备工作仍然在悄悄进行，好像要进攻纽约似的。在东新泽西广泛划定了营地，并且建起炉灶，提供燃

料，供烤面包之用，好像围城的部队有一部分要驻扎在那里，从那里袭击斯塔腾岛上的敌军守卫部队，以支援对纽约市发动的进攻。即使美军也不知道他们的战略目标到底是哪里。一个最机灵的美国士兵说，“华盛顿将军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制定了他的伟大计划，而我们对于我们的首长寄予最充分的信任，我们（对于他的意图）的看法只能建立在不可靠的猜测上。”

华盛顿在撤营以前，派出了一队轻工兵去清除通向国王大桥的道路，好像最近侦察过的据点是就要夺取的目标似的。8 月 19 日，他的军队朝着那个方向排好队伍。可是，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他们奉命掉过身来，沿着哈得逊河向国王渡前进。

他的军队应开向威廉斯堡，但为了蒙蔽敌人，他不得不绕道而行。他手下的将领和士兵都被蒙在鼓里，当然，英方的密探也上了大当。事后，华盛顿曾说：

“如果我不能骗住我自己的官兵，我也就不能骗住敌人的官兵。”

康华利毫无察觉。他认为现在除了拉法耶

特以外再没有别的敌人需要提防了，他感到他的阵地非常坚固，于是在8月22日写信给亨利·克林顿爵士，建议派1 000人或1 200人去加强纽约的防御，以抵抗美法联军可能发动的进攻。

当康华利由于低估他的年轻对手的能力而感到安全的时候，拉法耶特根据华盛顿的指示正在采取措施，切断德格拉塞到达时康华利勋爵可能从陆上撤退的一切通路。为了这个目的，他拜访了弗吉尼亚州长托马斯·纳尔逊将军，要求他派600名民兵到布莱克沃特集合。他还装作打算把英国军队赶出朴次茅斯，派军队到了詹姆斯河南边，而且要求韦恩将军向南移动，准备在韦斯托弗渡过詹姆斯河。

至于他自己，拉法耶特准备一听到德格拉塞抵达的消息，就立即带领军队向威廉斯堡出发，去同从舰队登陆的军队会师。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就这样悄悄地在康华利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

8月28日，康华利的谍报人员报告，在特拉华海湾发现法国舰队。康华利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法国舰队封住了切萨皮克湾，并派

3300 名陆军增援。

华盛顿利用小舰登上了法国旗舰与德格拉塞会晤，这是华盛顿将军难以忘怀的时刻。双方同意约克敦战役将由华盛顿指挥。

每件事情都按计划地顺利进行。9 月 5 日，英国舰队前来向德格拉塞挑战，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各有几艘军舰受伤，有许多人死亡。法国舰队不仅在炮火方面胜于英国，而且在战术上也胜于英国海军。于是英国舰队只好折回纽约，而让康华利陷于愈来愈紧的口袋之中。康华利既不能从陆上撤，又不能从海上逃，他只能希望上帝创造奇迹来救他。

1781 年 9 月 16 日，康华利写信给纽约的英军司令克林顿告急：

“2 日及 6 日的来信知悉。敌人的舰队已回来了，在约克河口有两艘战舰和一艘快速舰，另有 4 艘战舰和若干快速舰及运输舰已于 12 日向上游驶来。我听说华盛顿已于 14 日抵威廉斯堡。如果我没有希望获得增援，我认为与其死守这防御工事尚未完成的据点，不如带兵冒险出击。不过你说迪格比将军可能即日驰援，并答应将以一切力量前来救援，我又觉得不宜

遽作冒险。根据仔细研究运输条件后，我认为我军供应从即日起只足够维持六周，我认为除非援军直接来此，你是帮不了我忙的。如果你不能马上来救我，你就只能等待着听最坏的消息。”

克林顿回信称：

“来信知悉，今天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用军舰派遣 5 000 人，由海陆军共同协力前来增援并与你合作。舰队将包括 23 艘战舰，其中 3 艘为 3 层甲板的。有充分希望可望于 10 月 5 日启航。”

9 月 29 日，康华利在给克林顿将军的信中说：

“过去两天我尽力观察着针对我方工事的敌方工事内的华盛顿将军的军队活动。我愿高兴地对阁下说，我们全体官兵一致希望敌人马上进攻，我于今日傍晚接到了你 24 日来信，它给了我很大的欣慰，我相信援军将会及时抵达。”

10 月 3 日，康华利报告说：

“昨晚收到 9 月 25 日来信，敌人已在离我阵地 2 英里处扎营。他们于 9 月 30 日破土筑工

事，他们筑了两个堡垒，离我们的工事约1100码。他们已完成上述工事，我估计今夜他们将继续工作。由于敌人给了我们时间，并由于我军上下共同努力，我相信我们的工事要优于他们。对法国舰队的估计，我们认为法方有35艘或36艘军舰，他们经常地在改变队形。”

10月11日，康华利报告说：

“我不得不指出，只有直接把军队开进约克河，这当然包括一次成功的海战，才能救我们。敌人已于6日夜晚推进600码，筑了阵地。9日下午他们开始发炮，迄今未息，估计有40尊大炮及16尊迫击炮，口径为8～16英寸。我方死70人，我方工事多处受破坏。面对敌人强大攻势，我们估计将作牺牲颇大的抵抗。”

10月15日，康华利最后悲哀地向克林顿报告说：

“昨天傍晚，敌人用猛攻的办法占领了我方最前面的两个堡垒。我们的处境已非常危急。我们不敢向敌人的大炮暴露目标。我估计明天早上他们又将轰击，那时，我们将身居被破坏的工事内而成为明显的目标。我们的地形占劣势，人数亦不敌。我们的处境十分不妙，

因此，我认为不必再派海陆军前来援救，因为风险太大了。”

康华利已经绝望了，他认为这个地方守不住了，决定设法逃跑，而不投降。他的计划是把他的伤病员和行李留在后面，在夜晚渡河到格洛斯特角去，拂晓前进攻德舒瓦齐的兵营，使他的步兵骑上缴获的马和在路上能够收集到的马，迅速向内地推进，一直到一些大河的浅滩，然后突然北上，强行通过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和东新泽西，到纽约和亨利·克林顿爵士会师。

这是一个轻率和大胆的计划，但是他的处境是绝望的，而投降的想法又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他秘密准备了16条大船。一支部队被指定留下，代表城里的人以及伤病员投降。在午夜之前，一大部分军队已经被运到河那边的格洛斯特去。第二批军队也上了船，这时候一阵猛烈的暴风雨把船队驱散，使船沿着河飘下很远。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现在，要在天亮前把第二批军队渡过河已经是太晚了，于是设法把已到对岸的那批军队再渡过河来。快到中午的时候，才做到这

一点。英军在再次渡河的时候遭到了美军炮火的轰击。

康华利的希望现在完全落空了。在不断的炮轰下，他周围的防御工事成了废墟。由于病的病、死的死，他的守军人数减少了，活着的人也由于日夜不停地值勤和执行任务而弄得筋疲力竭。由于美军的进攻肯定会胜利，康华利勋爵不愿让那支如此忠实地支持他的勇敢的军队的剩余部分全部爆消，于是下令在17日上午10点钟左右击鼓要求进行休战谈判，并派使者带着一封信到华盛顿那里去，建议停止敌对行动24小时，双方各指派两位军官开会解决约克敦和格洛斯特两个据点的投降条件问题。

1781年10月19日早晨，华盛顿开列投降条件，送交康华利，并附一短信，希望在11点钟以前签字。同日下午，约克敦和格洛斯特两个据点的英军向华盛顿将军投降，一切英国船舰则向法国舰队司令德格拉塞将军投降。投降官兵的总人数为7 073人。

康华利托病不出，派了一名副将率队投降。相应地，华盛顿也拒绝亲自受降，而派林肯少将主持降礼。这是华盛顿故意让林肯少将

有一个出怨气的机会，因为林肯曾在查尔斯顿之役中被迫率 5 000 人向康华利投降。

关于这次投降仪式，一位目击者向我们作了生动的描述：

“12 点钟光景，联军整队排成一英里多长的两列队伍，美国军队排在大路的右边，法国军队排在大路的左边。华盛顿站在美国军队的前面，他骑着一匹骏马，由他的参谋人员跟随着。德罗尚博伯爵和他的随从人员站在法国军队的前面。法国军队全部穿着制服，装备良好，显得非常神气，他们在军乐队奏乐声中行进到场地来，这对美国军队来说是一件新鲜事。美国军队只有一部分人穿着制服，大家的服装差得多，但是他们还是显得很英俊，很威武，在他们的同胞眼里并不比法国军队逊色，因为他们带着艰苦服役的标志。”

下午 2 点光景，英军迈着缓慢而严肃的步伐穿过人群。他们都穿得很整齐，在投降之前还发了新制服。他们由奥哈拉将军率领。后者骑着马，向华盛顿将军走去。他脱下帽子，并为康华利由于身体不适未能前来表示歉意。华盛顿指着林肯少将，说林肯少将是接受投降的

军官。林肯少将领着英军进入一个场地，让他们一个个放下武器。在此期间，英军军乐队还奏着一支乐曲。

这支乐曲的曲名叫《世界翻了个个儿》。的确，约克敦一役的胜利，使整个北美大陆的人民欢欣鼓舞，他们的独立事业已胜券在握，翻身的日子马上就到来了。

赢得独立——《巴黎和约》的最后签订

1781 年约克敦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基调。不过，真正的战争结束则在 1783 年 9 月 3 日，也就是英美巴黎和约的签订。《巴黎和约》是美国的一大胜利，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还规定美国的版图西至密西西比河，南至西属佛罗里达，北起圣劳伦斯和五大湖。美国以 300 万人口，经过 8 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大国的殖民统治，建立起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1781 年 10 月约克敦之役并没有结束战争，但由于康华利的投降，战争势必将很快结束。1782 年在美国土地上进行的唯一的一次战斗，

是在西部进行的。这一年英国人主要由于改善了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使整个西北部取得了优势。8月，肯塔基的列克星顿附近一处要塞布赖恩屯，遭到托利党人和印第安人的围攻。8月19日，这些托利党人和印第安人在下布卢利克斯，击溃了一支边境民兵救援部队。乔治·罗杰斯·克拉克于是调集了1 100名骑马的来福枪手，于1782年11月10日击溃了那些肖尼族印第安人，并焚毁了他们在俄亥俄境内奇利科思附近的村庄。这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最后一次陆上战斗。

如果说陆军的戏已经演完，海军还有几句台词，那么，外交家们则是即将登场。

在康华利投降之前，看来似乎美利坚合众国只有在保持既有的基础上停战，才能获得和平和独立，那就会意味着大不列颠保有从纽约直到萨凡纳的各主要港口，西班牙(它是法国的而非美国的同盟国)则保有密西西比河两岸和墨西哥沿岸。

当约克敦大捷的喜讯传到欧洲时，在和平方面还没有什么进展。乔治三世听到这个消息时宣布，他永远不会批准“以北美分离为代价

去谋求和平”的协议。自从柏高英投降以来，诺思勋爵就经常以辞职相威胁，当他最后终于提出辞呈时，乔治三世竟起草了退位诏书。但他还是三思而行，于 1782 年 3 月任命罗金厄姆——即撤消《印花税法》的那位大臣——同谢尔本、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和其他一些历来为美利坚之友的人另组新内阁。3 月，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主张或……企图继续在北美大陆执行攻势战争的人。”

谢尔本立即派理查德·奥斯瓦德到巴黎，去向富兰克林博士进行试探。富兰克林不仅提出了独立与和平，而且还要求把加拿大割让给合众国以防止未来的纠纷，谢尔本对此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屈意顺从。

谈判没有进行到底。

富兰克林毕竟不是唯一的谈判者，而仅仅是大陆会议在 4 个月前所任命的一个五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委员们具有决定媾和条件的全权，但须取得法国的同意。这种训令实际上是驻费城的法国公使所授意的，其目的是要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把合众国完全置于受维尔仁指导的地位。这时，幸运的是，和谈委员会的

另一位成员——生性多疑的约翰·杰伊及时赶到，参加了谈判。作为大陆会议的一个成员，杰伊曾亲见驻费城的法国公使玩弄阴谋，力图使西部脱离合众国，以有利于西班牙。因此，当杰伊看到奥斯瓦德所出示的证书措词不当，竟好像美利坚合众国必须作为“从属诸州”参与谈判似的。他便坚持要求奥斯瓦德返回伦敦，另换新证书。奥斯瓦德直到9月28日，即约克敦之役过去将近一年，才携带着使杰伊感到满意的证书返回巴黎。

理查德·奥斯瓦德带回来的新证书授权他“与各殖民地以十三个联合州的名义派出的专员进行谈判”。这一经过修改的措词被美国人看作等于承认了美国独立，正式的谈判就于9月底在巴黎开始举行。约翰·亚当斯在10月从海牙赶来，采取了和杰伊相同的观点，富兰克林也赞成与英国单独谈判。不过，功劳最大的还是杰伊，因为他觉察出维尔仁想用美国西部来收买西班牙同意媾和的诡计，而且不顾大陆会议发来的一切听从法国指导的训令，坚决主张直接谈判。亚当斯在谈判中充分运用了他的辩才，采取了寸步不让的立场，终于逼使对方

无可奈何地签了字，所以人们赐给了亚当斯一个新的称号："谈判桌上的华盛顿"。

草约于1782年11月30日签字，附文规定：须俟法国与大不列颠缔结和约后才能生效。直到1783年1月20日，即英国和法国结束敌对状态的那一天，英、美之间才宣布停战，而正式和约直到1783年9月3日才最后签订。

总的说来，英国对它的前殖民地采取的态度是比较宽大的，当然这主要是北美人民用鲜血争取来的。它一方面拒绝美利坚合众国要把加拿大包括在内的要求，并坚持合众国必须承认战前对英商所欠之债务；另一方面，谢尔本勋爵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同意这个新国家的领土应包括横跨阿巴拉契亚山的广大地区，而不顾法国和西班牙在这一点上的反对意见。英国还同意新英格兰渔民可以往加拿大海岸附近打渔。英国表现得如此宽大，因此当时有一名欧洲外交家评论道："英国人买来了和约而不是缔结和约。"

和约签订后，英王乔治三世感到十分痛心，他在写给谢尔本的一封信中说："最后我不能不说明，我是多么明显地意识到北美已从本

帝国分割出去了。如果我没有意识到不能因此而归罪于我，也不知道刁狡无赖似已如此深深地成为北美居民的显著特征，因而他们自外于本王国也许终究不是一桩坏事，那么，我就确实是很可悲了。”

欧洲的那些开明豪爽的人士，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在英国本土，华盛顿在那些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始终是一位英雄；而许多老辉格党人则虽因战败而心怀隐痛，但想到国王的个人统治已失去威信，又都觉得很告欣慰。

从来克星顿的第一枪算起，美国独立战争历时 8 年。在这一场伟大的革命中，有 2.5 万美国人此起彼伏地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拿起武器来为自由而战斗。当战争已告结束时，乔治·华盛顿说了一句极有远见的预言。他说：

“我们的命运将涉及未来世世代代的亿万男女的命运。”

的确，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独立战争的胜利，推翻了英国对北美十三州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资产阶

级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摆脱了英国的奴役，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殖民地的上层建筑，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正像列宁所指出的：

“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由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①]

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功，给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一定的推动力，马克思曾经指出：

“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响了警钟。”[②]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正确论断。不久，法国大革命便爆发了。它是一场比美国更彻底更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公布了《人权宣言》，宣布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原则，发展了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具有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

①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8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1 页。

第七章　合众国第一任总统

功成身退——华盛顿归隐弗农山庄

1783年12月4日，纽约市的弗朗斯酒馆。在这里，华盛顿将军最后一次与匆匆集合起来的一批已解散的大陆军的军官们见面。从1775年6月到1783年这一清新的冬日，他是他们的领袖，同甘共苦，共食失败苦果，同饮胜利美酒。现在是分手道别的时候了。他的目光转向家乡，他是多么热望退出戎马生活。他举起了酒杯，说道：

"我满怀热爱和感激之情，向你们道别。我最诚挚地希望你们今后的日子将同你们过去所过的光荣和体面日子那样，生活得幸福美满。"

接着，他拥抱了每一位军官后很快离去。

这位为美国独立事业建立卓越功勋的将军不贪图高官厚禄，功成身退，归隐到他的家乡弗农山庄。

人们盼望已久的实现和平的消息终于来到了。1783 年 1 月 20 日英美在巴黎签订了一项全面的条约。华盛顿在 4 月 17 日接到了大陆会议发表的停止在海上和陆上敌对行动的公告。由于他没有接到关于在必要时使他手下的那一部分军队退役的任何指示，因而他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

在不同的时候得到的关于和平的消息使他的军队中的那些"参加战争到底"的人抱有一种期望，认为发表结束战争的公告的结果必然是迅速退役。其中大多数人区分不了宣布停止敌对行动和明确宣布实现和平之间的差别，可能认为再要他们服役的任何做法都是一种不公正的行为。因此很难执行必要的纪律使军队保持团结。华盛顿在写给大陆会议主席的一封信中

说明了这种情况，并且恳切地要求大陆会议迅速决定这些人的服役期限，并迅速决定他如何处理他们的退役问题。

他的信中的一条建议说明他非常同情爱国的士兵，并且了解一个涉及在他手下服役受苦的可怜人的荣誉的问题。他主张“参加战争到底”的人退役的时候，应当让军士和士兵带走他们的武器和什物，作为他们自己的财产和奖赏。

他说：

“这样做会在这些高尚、忠实的人心中产生好感，这些人不仅有功于国家，而且比那些服役时间较短而又得到大量酬金的人光荣，因为他们在很早参加战争时只领到不多的薪饷，后来一直忍受数不尽的困苦。这样做花费的钱不多，却可以被看做大陆会议的一种光荣的奖赏，表明他们尊重这些卓越的人物，并且认识他们在饱受痛苦时表现出的道德和作出的贡献……

“他们辛辛苦苦打仗时随身带的这些物品被当作圣物保存下来，这些物品将被当作勇敢行为和军事功勋的光荣标志从这一代人手里交

到他们的孩子手里，而且在将来某个时候或许会被人们带着自豪而高兴的心情拿出来，由后人加以利用，而后人在这样做时就象他们的先人在目前维护我们的国家独立和荣誉的事业中一样表现出军事上的热诚和竞争精神。”

华盛顿接着在一般性命令中强调应当执行要求他们执行的庄严任务。他说：

“我们当初赶紧拿起武器执行的伟大使命已经完成，我们国家的自由已经得到充分的承认和明确的保障；爱国军队的美名已经使那些备尝艰苦和危险、坚持战斗的人流芳百世，因此这个伟大的舞台上的演员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保持坚持到最后一幕的完美品德，使这场戏在喝彩声中结束，带着天使和人对他们以前的所有高尚行动的表扬退出军事舞台。”

由于他写给大陆会议主席这封信，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参加战争的人员的服役时间要到和约的明确的条款得到批准以后才结束，但是总司令可以自行斟酌准许休假，而且应当允许他们把武器带走。

华盛顿放手运用了这种权力。他毫无限制地批准休假。士兵单独地或者分成小批回到他

们在农村的庄园，一次解散大批没有关饷的士兵的危险和麻烦避免了。这样休假的士兵永远不需要回军队去。他们一回家，就一心过家庭生活。他们把武器挂在壁炉上，革命时期的战利品将被子子孙孙当作宝贝保存起来。

1783年10月18日，大陆会议在一项公告中宣布，所有休假的军官和士兵都不再服役，所有其他承诺在战争中服役的人从11月3日起都将停止服役。这样，华盛顿和他的士兵们的最后一幕结束了。

华盛顿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归隐到他的弗农山庄，去过恬静的生活。他说：

“我在有幸担任为国家服务的职务时抱有的伟大目标快要实现了，我现在准备引退回家，大家知道，我们当时离开家乡是万不得已的事。在离开家乡的漫长痛苦的岁月，我从来没有断绝过引退回家的念头，我希望在那远离世界上纷扰麻烦的事情的地方平静地度过余生。”

华盛顿在11月2日接到大陆会议关于解散军队的公告后说：

“总司令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事情是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美国军队讲话——不管那里面的人分布得多么广，并且亲切地、长期地向他们告别。”

华盛顿在向他的军队发表的讲话中简略地回顾了他们刚刚结束的光荣的斗争，谈了他们在怎样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这种斗争的，美国军队在漫长的8年里怎样倍受痛苦和挫折，还是表现出无比的毅力，他说这种毅力几乎称得上是一种永恒的奇迹。

他接着谈到由于国家独立和主权得到确认而开辟的更加广阔的幸福生活的前景，谈到一个环境如此优越的共和国给人们带来的充分的就业机会，并且劝告他们同联邦保持最牢固的联系，把最和解的态度带到老百姓的社会中，从而证明自己不但是凯旋的军人，而且是有益于社会的有道德的公民，确信节俭、谨慎和勤劳这些私人品德在平民生活中起的作用不亚于勇敢、坚毅和进取心这样一些更辉煌的品质在战场上起的作用。

他对每一批官方在每一个场合给予的援助表示热烈的感谢，接着说：

“将军利用这个最后的、庄严的机会向军队的各个部门表示他的始终如一的情谊。他希望他不仅能够表示自己的愿望，而且能够在将来的生活中始终对他们有用。但是，他确信他们将对他作出应有的估价，相信他已经尝试做了他能够体面地做的一切事情。

“他现在就要结束他的这些最后的公开命令，不久就要离开军队，就要向他长期以来一直有幸统率的军队最后告别，因此他只能向他们提出他对他们的可爱的国家的建议和他对上帝的祈祷。愿他们在这里受到完全公平的对待，愿在神的庇护下为他人大大造福的人在今后能得到上帝最大的恩宠。在抱有这样一些愿望和得到这种恩惠的情况下，总司令就要退役了。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军事舞台了。”

华盛顿对他的军队发表的讲话是直截了当的。他的讲话没有浮夸或动听的言词，所提的意见是稳健而切合实际的，所表示的感情是温和而慈善的，因而使他的部下更不忍离开这位可敬可爱的将军，离别场面的痛苦情景是难以形容的。

几天以后，华盛顿准备动身到安纳波利斯去。大陆会议正在那里开会，他打算辞去总司令职务。12 月 4 日，一条驳船等在白厅渡，准备让他渡过哈得逊河到保罗斯岬。军队的主要军官聚集在这个渡口附近的弗朗斯酒馆向他最后告别。

华盛顿一进房间，看到周围尽是过去跟他同舟共济的老战友，激动万分，他斟了一杯酒，表情慈祥而黯然地对他们说：

“我现在怀着热爱和感激之情向你们告别，最衷心地祝愿你们今后富裕、幸福，就像过去光荣、体面一样。”

在发表告别词以后，华盛顿同他的将军们一一握手告别。这些老战士在分手时的炽烈的感情是言语所无法表达的。

华盛顿在前往安纳波利斯途中在费城停了几天，在那里，他像平常一样一丝不苟地同财政部审计官一道核对他从战争开始一直到那一年 12 月 13 日记的帐。这些帐是他亲手记的，记得十分清楚、准确，每一笔帐旁边都记明时间和用途。在最后核查他的帐目时，他发现自己贴补了相当多的钱，因为他常常由于忙于处

理事务，忘记记下在紧急时刻从他的私人腰包里取的钱。这是他为官清廉的有力证据，也是对常常大手大脚地(即使不是故意的)浪费公款的指挥官的无情鞭挞。

1783 年 12 月 23 日，在安纳波利斯大陆会议厅，大陆会议为华盛顿将军举行了告别仪式。12 点钟的时候，大陆会议厅的楼座和大部分池座坐满了女士、公务人员和将官。作为联邦主权的代表，大陆会议的成员坐着，并戴帽子。作为旁观者出席的先生们站着，没有戴帽子。

华盛顿在告别仪式上用一种庄严、感人的方式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他说：

“使我能够辞职的伟大事件终于发生了，我现在有幸向大陆会议致以真诚的祝贺，并要求他们收回对我的信任，并允许我不再为国家服务。”

他表示感谢整个军队，赞扬他信任的军官的独特工作和卓越功勋，这些军官在战争时期热爱他，并照顾他的家庭，他特别建议大陆会议表扬他们。他接着说：

“在我的公职生活庄严的最后一幕结束之

际，我认为我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把我们的亲爱的国家的利益托付全能的上帝保护，并且请上帝保佑照管这些利益的人。

“现在完成了委派给我的工作，我要退出这个大舞台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按照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命令行事的。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亲切地告别的时候，我在这里交出我的任职令，并且结束公职生活中的一切工作。”

第二天上午，华盛顿离开安纳波利斯，赶往弗农山庄。他在同一天即圣诞前夜到达弗农山庄，他当时的心情同这个庄严而愉快的节日是完全合拍的。

他在写信给纽约州长克林顿的信中说：“戏终于演完了。我不再担任公职，感到如释重负。我希望把我余生的光阴用于为善良的人们做事和致力于品德修养。”

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后，过着安静舒适的田园生活。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生活方式是简朴的，我不想改变。一杯酒，一点羊肉总是准备着的，凡是不嫌弃而愿意分享的人，我一律欢迎。谁要希望得到更好的招待，将会感到失望。”

某种程度的节约是必要的，因为他的金融公司在战争期间受了损失，同时他的庄园的产品数量在他长期离家期间也下降了。

在这期间，宾夕法尼亚州最高委员会充分理解华盛顿一向秉公行事，公正无私，同时知道，由于人民爱戴他和对他感到好奇，会纷纷前往弗农山庄拜访他，使他承受非常浩大的开支，因此已指示它在大陆会议中的代表，促请大陆会议注意上述情况，以便国家对他所作的杰出贡献给予某种酬报。代表们在执行这一指示前，奉命先送一个指示副本给华盛顿，以取得他的认可。

他收到这个文件时正埋头算帐，当时如果他存心谋利的话，宾夕法尼亚州最高委员会主动表示要出面为他邀功请赏是一个极好的时机，但是他却立即满怀着感激和尊敬之情谢绝了，谦虚谨慎地满足于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作出贡献。

春天到来后，弗农山庄开始宾客盈门了。他们受到华盛顿事先决定的坦率的不讲排场的接待。

看到这位昔日威严的军队总司令如今这样

心安理得地解甲归田，成为一个温文尔雅的乡绅，确使人颇受教益。华盛顿对于这种变化丝毫不觉得别扭或不舒服。他看来是得其所哉，感到很自然。

华盛顿开始对他的庄园进行户外管理，只不过是亲自做他长期委托别人做的事情罢了。他把农庄的每一块田地都绘成地图，并标上号码，因此他能对这些田地应如何耕种给予指示，并得到关于各块田地庄稼收成的报告。他是一位农艺学家，对庄园的经营管理颇为拿手，很快，他的田园便又充满生机了。

对华盛顿来说，弗农山庄是田园诗般的景象。华盛顿童年时代一度勃发过诗兴，坐在小树林里吟咏，但这种兴致又重新勃发了。弗农山庄的确充满诗情画意，有地有水，树木葱郁，很是优美。

虽然华盛顿习惯于作出严肃的沉思的表情，但是内心却爱跟人交往，喜欢愉快的社交活动。他喜欢跳舞，在独立革命时曾是舞皇，能连续跳 3 个小时。

他还爱好打猎，拉法耶特和另外几名法国军官从法国送给他几只猎犬，使得他可以兴致

勃勃地从事他过去爱好的户外运动了。

虽然华盛顿在弗农山庄悄悄地隐居下来，表面上脱离了政坛，实际上，他却一直忧心忡忡注视着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深为它的前途担忧。不久，他的平静生活便被打破了，美国人民要求他重新出来担任公职，他不得不再次与他的弗农山庄告别……

令人失望——谢司起义惨遭镇压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实行有利于自己的土地政策，并且千方百计地把一切战争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他们强迫人民缴纳繁重的人头税、土地税、市镇税和郡税。广大群众负债累累，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美国战后的农民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起义的农民和士兵要求土地、薪金、恢复币值和减轻赋税。在众多的农民起义中，最著名的要数 1786 年 9 月至 1787 年 2 月的谢司起义。这次起义暴露了邦联政府统治的弱点，成为资产阶级和奴隶主迫切地强化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借口，从而加快了

美国宪法的制订过程。

土地问题是美国战后阶级斗争的焦点。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没收王党分子的土地大部分落入土地投机者的手里。战后，美国国会于1784、1785和1787年通过了三个重要土地法令，宣布西部的“自由土地”归国有，并且采用有利于有产者的办法，把土地分成大块出售。出售的每一块土地面积为640英亩，每英亩售价2元，共为1280元，并要一次付款。这样，广大劳动者就失去了获得土地的机会，土地投机商和一些政客集团则乘机抢购西部土地，只俄亥俄公司就垄断了近200万英亩土地。

美国的农民，跟其他任何国家农民一样，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独立战争中的士兵本来就是武装了的农民，他们在战争中已经出了力，本想在战后回家过太平日子，但情势的发展并没有使他们的美梦得以实现。债和税使他们陷入了有可能失去土地的窘境。

1784年初，马萨诸塞州就有一批农民因还不清债而害怕被没收土地，上书州法院申述他们的苦难：

“在战争期间，为了保卫和促进人民的权

利和自由，我们不辞一切艰辛，自愿地、并不求任何回报地提供我们的政府领袖向我们索取的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援助。今天我们也仍然愿意承担由于战争所带来的巨债的公平份额，因为我们也将分享到我们自治领的宪法中所规定的独立和权利，只要当局采取慎重措施提供足够的货币，我们就可以偿付债务。相反的，如果当局不作任何援助，那么，我们中不久就会有一半的人陷于破产。”

请愿书列举各项农产品价格的下跌情况，接着说：

“各位先生谅必知悉人民的这些苦难，并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因还不起债，纳不了税而被关进监牢，并还有许多人已逃奔他乡。……尊敬的先生们，我们的善良居民像这样被监禁和逃走，难道不是大大有损于本共和州的荣誉吗?”

马萨诸塞州当局对来自农民的呼吁置之不理，因为州参议院希望让通货紧缩自然发展下去。甚至因年事日增而变得谨慎小心的塞谬尔·亚当斯，也斥责那些不幸的农民是“邪恶放肆之徒”。为抵偿债务和积欠的税款而扣押家

畜和土地的作法，仍然雷厉风行。许多自耕农则暂时卖身为佣以偿还债务。广大群众负债累累，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官逼民反”，美国农民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为争取自身权力而斗争。

新英格兰各州贫苦农民，由于所受压迫日益加深。普遍地武装起来，围攻州议会，爆发了起义。其中声势最大的是1786年9月至1787年2月丹尼尔·谢司领导的起义。

1786年，马萨诸塞境内的贫农纷纷召开群众大会，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了。8月，来自50个镇的农民代表在哈特菲尔德开会，提出一个25点建议书，要求解救债务人，其中特别指责律师欺压穷人，从中牟利。

几天后，地方法院拟在北安普敦开庭，有1500名农民围住法院，结果法官未能进入法院。这个消息传开后，伍斯特、米德尔塞克斯、布里斯托尔等县农民表示他们也要照此办理。

9月5日，伍斯特手持武器的300～400名农民围住法院，不准法官开庭审理没收土地权案件。而那位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参加过邦克山战役的老兵英雄阿蒂马斯·沃德。沃德要求

农民们让他讲道理，但他的要求不为大家接受。沃德无可奈何，只好向上级报告。

不久，斗争中心移至斯普林菲尔德。州最高法院拟在斯普林菲尔德开庭，传言法庭将作出决定惩处阻挠法庭开庭的首要分子。于是，农民领袖们认定，他们必须阻止这个法庭开庭。同时，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鲍登则决定一定要使法庭顺利开庭。他下令召集了600名民兵，由威廉·谢泼德将军率领，以备不测。

开庭的那天清晨，有500名武装农民包围了法庭，为首的叫丹尼尔·谢司。他是独立战争中的一名上尉。要指出的是，谢司在事前既没有进行过组织工作，也没有做过什么鼓动工作，他只是临场被人们推选出来的领导人，但他敢于负责，一旦接受任务，就坚持做下去。因此，这次事件在历史上就被称为"谢司叛乱"，其实，谢司不过是一头替罪羊。

当农民们看到谢泼德率领军队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大声叫嚷，责备他们不该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谢司看到形势紧张，他极力规劝部下，不要轻举妄动，但农民们气势很盛，很多人帽上都插了万年青，这是10年前美国波士顿

民兵包围英军时所采用的旗帜。他们士气高昂，大有非与官方军队决一雌雄之概。

谢司深为群众的激情所打动，下决心同官方斗一斗。在获得城市平民的同情和支持下，谢司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争取自由的队伍，自康科德向波士顿进军，包围法院，打断了法院对农民进行债务的审判。

起义军在马萨诸塞几个地方坚持游击战，并将起义扩散到新英格兰其他地区。11 月，谢司起义军进军到州的中部的伍斯特郡，包围法院，禁止法官进入院内办事，并打开监狱，释放无辜被囚的劳动人民。

谢司起义军提出的必须平均财产权的纲领，深得农民的拥护，参加起义军的劳动人民愈来愈多，队伍不断壮大：12 月，起义军发展到 15 000 人，占领了马萨诸塞州的许多小城市，建立了政权，并准备进攻本州东部斯普林菲尔德的军械库。

在这严重的关头，反动州长鲍杜温宣布废止人身保障法，动员全州的兵力、物力、财物，来镇压这支农民的军队。由独立战争时期的名将班杰明·林肯将军率领的装备很好的 4 000

多名正规军，和由军政部长诺克士率领的一支骑兵团队，围攻谢司起义军。

那时正大雪纷飞，林肯觉得用武不如用文，所以他采用攻心战术，多次发出劝降文告。

谢司不愿投降，他决定强行军30英里，占领较有利的彼得香姆。他顺利地达到了目的，并自以为天气恶劣，林肯将军一定不会追踪，所以命令全军放心大睡。不料深更半夜，林肯的追军杀来，起义军被弄得措手不及，谢司只率少数人逃出包围，绝大部分农民军都当了俘虏。至此，谢司起义惨遭镇压。其他各州的农民起义，也遭到了镇压。

但农民的叛意并未消亡，马萨诸塞州仍有此起彼伏的农民闹事。直到州长鲍杜温宣布下台，由新州长约翰·汉考克代替为止。汉考克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他不但释放了所有俘虏，也宣布不追究谢司，叛乱才渐告平息。

谢司后来定居纽约州的斯科哈里，成了一名很坚决的联邦党人。1803年7月4日独立日纪念，谢司在当地庆祝宴会上曾举杯高呼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美国宪法”干杯，人们也尊称他为“丹尼尔·谢司将军”。

谢司起义引起了美国统治阶层的惊恐不安。华盛顿哀叹道：

“可是，请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所有这些骚乱究竟原因何在？使我感到不可名状的沮丧的是，我们已被公认独立之时，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实大西洋彼岸我们的敌人的预言，并使自己在全欧洲眼里变得可笑而又可鄙。”

当时安居在驻巴黎公使馆里的杰斐逊的看法则与众不同，他说：

“不时有点小小的叛乱乃是一件好事，正如自然界需要有暴风雨，政治界也需要有叛乱。这是维持政府健康的一剂必要的良药。”

杰斐逊在给另一位朋友爱德华·卡林顿的信中更进一步说：

“我相信人民的明智永远是一支最好的军队。人民可能会一时失误，但总会很快纠正自己。人民是唯一的对其统治者的监督人。即使他们有错误，这错误也会帮助统治者回到政府的真正原则上去。如果对人民的错误处罚太严，那就会挫伤对人民自由的唯一保护力量。若要防止人民的这种不正常干扰，其办法就是通过报纸这个渠道使他们充分获悉有关他们的

一切事务，同时又要把报纸分送到整个人民大众中间去。我们的州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意见，最重要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件事做好。假如我必须在以下两者中作出选择：我们有政府而无报纸，或我们有报纸而无政府，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

应付危机——《美国宪法》的制定

1788年7月10日，纽约《公众广告者报》以《船讯——号外》为标题发表通告说，由极乐净土开来的，属于万世联合船主的幸福船“联邦宪法号”业已进港。它所运到的有十三大包联合、和平和友谊；乘客名单上有商务繁荣、公共信用和民族活力诸位先生。

在这一则通告的下面还刊登出：属于愚蠢船主的“旧邦联号”船，已载运着纸币、法定通货法、地方偏见、不和的种子等货出港；而触了“联邦礁石”的单桅帆船“无政府号”，则已连同所有人员一起沉没。

旧的邦联制取消了，新的联邦制确立了。这是美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一步，而这又是与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紧密相联的。制宪会议经过4个月的激烈讨论，来自各州的55名代表拟订出了合众国宪法，迄今200多年来美国仍奉它为圭臬。

如果说1786年时邦联正在瓦解，那未免言过其实；但是明显的日趋分裂的迹象，足以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在赢得独立的那一代人里面，乔治·华盛顿、罗伯特·莫里斯、约翰·亚当斯、罗杰·谢尔曼、拉特利奇兄弟和其他一些人都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如果不对政府动一次大手术，各州的联合就难以持久。

国会想用修正案来赋予政府以有限的征税权力的一切企图，都因这个州或那个州的自私自利而失败了。

在外交方面，约翰·亚当斯曾向英国政府建议举行谈判缔结新约，以求解决直到1783年仍悬而未决的那些争端。他所得到的却是一个讽刺性的回答：既然邦联无力执行现有的条约，英王陛下的政府就只能同十三州个别地进行谈判。

当时还出现了主要是由于对外贸易脱节而引起的一次经济萧条，各州是无力单独地对付

这种情况的。

邦联的威信已处于低潮，而在这一切之外还加上了1787年的谢司起义，当马萨诸塞州向邦联请求援助时，国会一筹莫展。

邦联的这些弱点，对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可谓是致命的。因此，美国一些资产阶级有识之士力主制订一部新宪法，以摆脱目前的政治危机，使国家走上正常轨道。这其中以麦迪逊倡导最力。

麦迪逊生于1751年，比华盛顿小19岁，比杰斐逊小8岁。他毕业于泽西学院，即今天的普林斯顿大学。在学校中他就以好学不倦闻名，是一名真正的读书能手。

1771年他从学校回到家乡，就投入了那儿正在酝酿着的政治风暴中。1776年弗吉尼亚宣布独立，脱离英帝国。25岁的麦迪逊成为爱国主义者大会的一名代表。此后，他便担任了弗吉尼亚州长参政会成员，与杰斐逊结为好友。

1780年至1783年，麦迪逊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国会，根据新通过的《邦联法案》协助组织全国政府。尽管他赞同杰斐逊的民主思想，但是他却感到自己更倾向于他同

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要论点。

不久，麦迪逊关于建立联邦政府的观点引起了乔治·华盛顿的重视。华盛顿对这位年轻的弗吉尼亚同乡极为赞赏，并为他当选为出席1786年安纳波利斯会议的代表感到欣喜。会上几个州的代表研究了州际贸易问题。到会的代表寥寥无几，但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两人却使这次黯淡的会议成为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他们成功地说服大会代表，使他们同意召开一个有各州代表参加的会议以讨论修改《邦联条款》。大陆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它规定会议的职权是对"邦联条款"作出修正。

在制宪会议前夕，华盛顿与麦迪逊曾互通信息，商定制宪的大政方针。华盛顿在1787年3月31日致麦迪逊信中说：

"凡是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否认对现行制度进行彻底变革是必需的。我迫切希望这一问题能在全体会议上加以讨论。"

"我承认，我现在对公众美德的看法有所改变。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种制度，不使用政权的强制力量就可以使中央政府的法令得到应

有的贯彻。而做不到这一点，其它都无从说起。”

麦迪逊4月16日复信说：

“敬悉3月31日华函，不胜荣幸。阁下对大会所追求之改革的见解等于批准了我心中的见解。……谨不揣冒昧，把在心中设想的新制度大纲提供给阁下过目。鉴于各州的个别独立地位是与它们的合法主权是极端不相容的，而若要把各州并合成一个单一的共和国则又操之过急且无法达到，所以我择取了某种中间的立场。”

麦迪逊已胸有成竹，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制宪会议上将自己的方案全盘托出。

1787年5月25日，制宪会议在宣布美国独立的“旧议事堂”正式开幕。参议会议的55名代表中没有工人、农民的代表，就连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杰斐逊和亨利也没有参加会议。华盛顿由于某些顾虑，最初不打算亲自出席会议，是麦迪逊的三寸不烂之舌，晓以大义，终于使华盛顿改变了主意。华盛顿在会上被选为会议主席，他除了主持会议外，基本上是一言不发。是麦迪逊，在会上作了180多次的发言

和插话。

按照大陆会议的开会通知，会议目的是修正“邦联条款”。但弗吉尼亚代表团在5月29日突然提出了“弗吉尼亚方案”，一下就推翻了“修正邦联条款”的框框，反对派一直认为这是一次阴谋。在会上宣读方案的是埃德蒙·伦道夫，但方案的主要设计师却是麦迪逊，最后通过宪法实际上是以弗吉尼亚方案为蓝本的。

弗吉尼亚是当时最大的州，它提出的制宪方案理所当然地代表着大州的利益。它主张议员应以人口多少为标准而产生，这当然引起了小州的强烈反抗。小州坚持州际平等。双方吵得不亦乐乎，会议几乎濒于垮台。最后总算获得妥协，议会将分成参众两院，参议员以州为单位，一律平等，不管大小，每州派参议员2名；众议员视人口多寡，每3万或4万人产生一名众议员。

会议从5月开到9月，才定了稿，主要是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为制衡；中央与地方分权，互为制衡。与邦联相比，新的联邦政府将是一个有权力的政府。

在制宪会议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要数富兰

克林了。他以年过80的高龄，还在那里排解困难，竭精殚虑。

当大州与小州因代表权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的时候，富兰克林忽然想出了一个绝招：要求上帝帮助。他说：

“在经过4周到5周的关门会议和不断的辩论后，我们的进展甚微，我们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在最后几个问题上投反对票的与投赞成票的几乎是半斤八两。这一切，我认为都是可忧地证明人类相互之间的了解是多么困难。我们一直在寻求政治智慧，现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确缺乏政治智慧。……

“我们在这次会议的这种处境中，仿佛是在黑暗中寻求政治真理。而当真理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又难以识别它。为什么我们迄今还没有谦卑地请求上帝启发我们的理解力呢？在同大不列颠作战之初，我们感到危险时，我们曾在这一房间内每天祷告，祈求上帝的保护。我们的祷告闻于上帝，并蒙恩获得实现。凡当时投身于这场斗争的人想来都曾看到，在好些情况下上帝总是在赐恩给我们。正是由于上帝的恩慈，我们才有现在这个幸运的机会来和平地

商讨如何建立我们的国家幸福的方法。难道我们现在竟忘了这一强大的朋友了吗？或者，我们竟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了吗？我已活了很长时间，我活得越长，就越多地看到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这一真理——上帝主宰着人类的事务。如果像《圣经》上所说，一只麻雀落地上帝也都注意到，那么，若没有他的帮助，一个帝国怎么能兴得起来呢？圣经教导我们说，'除非上帝要盖这座屋，否则，他们要盖也是盖不起来的。'我是坚信这一条的。我也相信，没有上帝的点头支援，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政治结构不会比通天塔的建造者更为成功。我们将会被我们小小部分的地方利益所分裂；我们的计划将被挫败；我们自己将受指责而留下笑柄于后世。更坏的是，此后人类可能看到我们的不幸实例而对人类通过智慧建立政府一事表示绝望，从而听任人类听命于机会、战争和征服。

"因此我冒昧地建议，每天上午在开始工作之前，在本会议上作一次祈祷。"

大会虽没有就此事作表决，但事实上从1787年7月4日起就开始照富兰克林所说的那样去做了。

大会最后是以胜利结束的，因此，富兰克林认为这是上帝听了祷告予以恩赐的结果。但不信神的人则认为富兰克林是胡说八道。到底谁是谁非呢？举凡这一类的争论，大概将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之谜。

1787年9月17日，宪法定本正式誊清，并“由与会各州一致同意”予以签署。当华盛顿从他的雕刻着贴金的半轮太阳的座椅上站起来时，年高德劭的富兰克林说道：

“在这次会议进程中，在我对会议的结局怀着希望和忧虑交织的心情中，我曾一再凝望着它……却无法说出它究竟是在上升还是在降落；但是现在我终于有幸得知，它是一轮旭日而不是落日。”

全国制宪会议闭幕了。然而，这场争取实现更完善的联合的斗争，它的决定成败的回合还没有开始。因为，全国议会如此费心劳神所制订出来的这份文件，需要得到至少9个州的民选代表大会的赞同，才能成为一部宪法。

在批准过程中风波迭起，几乎使宪法翻了船。这当中以弗吉尼亚和纽约两个州阻力最大，经过一番努力才得以通过。

当时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宪法让小的州占了便宜，所以各小州大多很轻易地就批准了宪法，而在大州则均程度不同地遇到了障碍。

弗吉尼亚是当时最大的州，据历史学家格里斯比说，当时弗吉尼亚“人口为整个新英格兰的3/4以上，比宾夕法尼亚多一倍，比纽约多二倍，为南部各州总人数的3/4，整个联邦总人口的1/5以上。”

弗吉尼亚的代表会议共有170名代表，护宪派和反对派各拥有有名的头头。护宪派最得力的是麦迪逊，反对派最有名气的是帕特里克·亨利。

亨利首先提出挑战。他认为提出宪法草案的人根本无权这样做，他们的权限是修正邦联条款，为什么他们作出了未被授权的事？他还责问，为什么使用“我们，人民”四个字来代替原来邦联条款中的“我们，各州”。他说：

“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保存可怜的弗吉尼亚州，如果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为了保持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必须有所作为。……我承认，无法无天是危险的，是应当加以制止

的。我也承认，新的政府可以有效地对此加以防止，但新的政府也将有效地做另一件事——它将压迫和摧残人民。

“据说宪法有许多优点，但当我研究这些特点时，我觉得它们实在可怕。姑不论其他缺点，它可怕地有可能偏离正道，偏向君主制，难道这不足以引起每一个真正美国人义愤填膺吗？

“你们的总统可以很容易地变成国王。你们的参议院结构很不完备，因此你们最可贵的权利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少数人所破坏，一个小小的少数也可能永久牢固地维持这个政府而不管它有多么可怕的缺点。你们所说的制衡在哪里呢？你们的据点将掌握在你们敌人之手。这一政府的所有优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性的前提之上：你们的美国长官都是光明正大的人。但万一他们是坏人，按照这个不完善的结构，他们就有权作一切最坏的事。请问，把我们的权利押在长官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一个带有偶然性问题上，岂不是要贻笑于天下人士吗？在世界历史上不论何时何地，若把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完全押在统治者是好人这样一个宝

上，到头来没有不是丧失自由的。试问，你们能找出一个相反的事例吗？”

第一个给亨利以迎头痛击的是弗吉尼亚州长埃德蒙·伦道夫。他是反对派选民把他作为一名反对派代表选进州代表会议的。不料他的发言却风向大变，无疑似一颗秘密炸弹爆炸。

他说，联邦代表会议的确超越了职权，但舍此别无他途，因为大陆会议已没有力量、信用失灵、物价下跌、商业瘫痪、正义遭殃，全世界人民把美国人看作“一群小黄蜂，他们高嚷自由，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保卫自由。

他说，“我们，人民”四个字有什么不对？新政府不正为的是人民吗？联邦现在面临危机而“我是联邦的朋友”。

贝弗里奇认为：伦道夫出奇的惊人的180度的转变拯救了宪法。在为时三周的激烈辩论中护宪派所作的滔滔雄辩和想出的种种手法对批准宪法所作出的贡献尚不及这一转变所做贡献的1/2。

反对派另一个有力的论据是，宪法对自由没有保证，也就是缺乏权利法案。

最后，双方得到了一个共同观点：宪法必

须加以修正，加上一个权利法案。

但仍然有一个争执问题：在加上修正案以后再批准宪法呢？还是先批准宪法然后再加以修正？

前者实际上是否定宪法，因为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开一个制宪会议。而亨利正是千方百计地想达到这一目的。

1788 年 6 月 24 日和 25 日是辩论的最后两天。护宪派的威恩在 24 日会议上抢先发言，他说，如果坚持制定修正案再批准宪法，将意味拆散联邦，而在批准宪法后，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添上一些修正案，他要求立即批准宪法。

亨利立即进行反驳，指出护宪派既然承认宪法“有严重缺点”，但又要求在修正以前就给以批准，这实在是荒唐的，这种做法本身才是危害联邦。

他宣布，如果就这样批准宪法，他将“不同它发生任何关系。”

25 日是辩论的最后一天，护宪派虽然渴望胜利，但他们担心亨利会率其党徒退出会议，因为他曾作此威胁。幸而亨利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宣布，尽管“我在一次追求伟大事业的斗争

中被对方压倒，但我仍将做一名和平的公民。”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和平的手段来消除宪法中的缺点”。

新宪法最终得以在弗吉尼亚批准，从而清除了一大障碍。

纽约也是一个反宪法势力雄厚的州。1788年6月8日，汉密尔顿致函麦迪逊说：“反联邦派在纽约代表大会中有2/3的多数。以最乐观的估计来说，我只能集合到4/7的多数。反宪法派的领袖也同时是反联邦的，不过他们现在不敢马上拒绝宪法，因为这会造成纽约州与其他支持宪法各州间之危机，也造成本州内赞成派与反对派间之危机。”

6月17日，纽约代表大会开幕，主席为乔治·克林顿，他所领导的那个党派是反对宪法的。大地主们多数也是如此。汉密尔顿的战术为拖长会议时间，以等待来自弗吉尼亚的胜利佳音。

汉密尔顿的拖延战术取得了成功，新罕布什尔州在6月21日批准了宪法，弗吉尼亚也于6月26日批准。这个大气候大大影响了会场情绪，纽约代表大会于7月26日以30对27票批

准了宪法，同意将来再进行修正。这其中汉密尔顿的功劳最大。

现在只有罗德艾兰和北卡罗来纳两州还留在外面了。一直仍被债务人集团控制着的罗德艾兰州，拖延到1790年才召开代表大会，加入了联邦。受到威利·琼斯支配的北卡罗来纳州代表大会，在第一次开会时竟拒绝表决，但在1788年11月再度开会时，作出了加入联邦的决定。

仍在纽约召开的邦联国会宣布新宪法正式生效，安排了第一任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决定以纽约市作为新政府最初的首都。

至此，美国联邦制正式确立了。综观联邦体制的建立和它的基本内容，可以说联邦制代替邦联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它使美国从一个松懈的国家联合变成一个联合起来的统一国家，是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质的飞跃。

众望所归——华盛顿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

1789年4月30日，阳光明媚，春风和煦。这一天，美国第一任总统就职典礼在临时首都纽约的联邦大厅的阳台上举行。以全票当选的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把右手放在《圣经》上，由纽约的罗伯特·利文斯顿首席法官主持宣誓就职仪式。当时，华盛顿情不自禁地加了一句："愿上帝保佑我！"接着便吻了《圣经》。街道和附近的屋顶上都站满了人。新总统向欢呼的人们致意，随即走进大厅，向聚集在那里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发表了20分钟就职演说。此后，华盛顿的一举一动便成为他的继任者所遵循的典型和范例。

联邦宪法的通过揭开了美国历史新的一页。接下来，美利坚人民便要按法律程序选举他们的第一位总统了。

简直是每一个人都同意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甚至制宪者们于1787年在费城制定新的政府体制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位美国革命的英雄

是他们将要建立的任何一种政府的当然领导。在正式选举以前，全国人民的呼声已经异口同声地一致拥戴他出任总统。但56岁的华盛顿对荣誉有着复杂的感情。他正在弗农山庄享受着安闲的退休生活，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出山领导这个年轻的国家的新政府。同时，他又喜欢美国宪法，急切地要帮助事情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不能，确实不能没有您”，一位马里兰的官员写信给他说。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告诉他，他确信，“无论是出于公共的还是个人的考虑，都要求您答应此事，当然这也是您的国家的一致愿望。”

最后，华盛顿决定出任总统。他开始安排家务，准备一接到他当选总统的正式通知，就动身前往政府所在地。除了探望其他人以外，他还前往弗雷德里克斯堡，探望了他的母亲。这很可能是一次生离死别，因此，他很痛苦。因为他母亲此时身患重病，显然很快就要与世长辞。他们分手时依依不舍，但又保持着庄重的态度。她一向不过分夸奖她儿子的成就，但是，她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看到儿子靠自己

的美德获得祖国的最高荣誉，一定是安祥而愉快的。

1789年2月4日，华盛顿接受了选举团69张选票，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当选为副总统，不过只得了34票。

就职典礼推迟了好几天，因为产生了称呼当选总统时给他添加什么称号的问题，两院都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就此问题提出报告。讨论这个问题是违反华盛顿的意愿的，也没有让他参加。因为，华盛顿担心，不管给他添加什么称号，都可能引起敏感的共和制拥护者的疑心，而目前争取群众对新政府体制的好感却是极端重要的。因此，在国会最后决定仅仅称呼他为"共和国总统"，而不添加任何称号的时候，他就大大松了一口气。称呼他为"共和国总统"是明智的。

这个称呼一直沿袭到今天。

4月30日，在纽约的联邦大厅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早上9点钟，各个教堂都举行了祈祷仪式，祷告上天降福于新政府。12点，纽约市的部队在华盛顿的门前列队待命，不久，国会各委员会委员和各部门首长都坐着马车来

了。12点半，游行队伍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部队，接着是坐马车的各委员会委员和各部门首长，再其次是坐着四轮礼车的华盛顿以及坐着华盛顿自己的马车的副官汉弗莱斯上校和秘书利尔先生。外国使节和排成一字长蛇阵的公民排在最后面。

在距离联邦大厅大约200码的地方，华盛顿和随从人员从马车上下来，穿过分立两旁的部队，进入联邦大厅和参议院会议室。副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早已聚集在那里。不久以前就职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走上前来，引导华盛顿走到会议室那头一个华丽的椅子跟前坐下。一时，大家都雅雀无声，气氛十分庄严。这时，副总统站起来，通知他说，一切都准备就绪，他可以依照宪法的规定宣誓就职了。

在各种官员和参众两院议员的陪同下，华盛顿在阳台上出现了。他身穿一套美国制的深褐色服装，佩带着一把钢柄指挥刀，脚上穿着白色丝袜和有银白色鞋扣的鞋。他的头发理成当时时兴的发式，并涂了发粉，带有发袋和宝石。

纽约州大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走上前

来，按照宪法规定主持宣誓，参议院秘书奥蒂斯举起放在衬垫上的圣经。誓词是这样的：

“余谨誓以忠诚执行合众国总统之职务，并尽余能力以维护遵守合众国之宪法。”

华盛顿宣读得很慢，很清晰。与此同时，华盛顿把手放在摊开的圣经上。誓词宣读完毕以后，他情不自禁地加了一句：

“愿上帝保佑我！”

接着便恭恭敬敬地弯下身去，吻了圣经。

这时，大法官向前迈出一步，挥舞着右手，高声喊道：

“合众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万岁！”

就在这个时刻，联邦大厅圆屋顶上升起一面旗来。随着这个信号，炮台上的大炮齐鸣。全市的钟都响起悠扬悦耳的钟声。群众欢声雷动。

接着，华盛顿回到参议院会议室，向参众两院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在演说中表现出他通常的谦逊、温和和深明事理的特色。就职演说发表完毕以后，他就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圣保罗教堂。在教堂里，纽约主教派教会主教普雷沃斯特博士宣读了适合这种场合的祷告词。就

职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在华盛顿走马上任的时候，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在战场上赢得了桂冠。这些月桂在内阁的小室中还会继续开花吗？他的处境，困难重重。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他对于新的职务缺乏信心。他说："可以说我所走的是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处在这样一个新的，举足轻重的位置上，各种不利的情况都可能出现。我深感自己才力不胜，因而我无法克制我自馁的心情。"

但是，使华盛顿成为第一流农场主和第一流军人的那些品质，也同时使他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政治家。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大概就是审慎了。对于任何情况，不经过详细了解，周密权衡，他决不会贸然采取行动。他处处表现出了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干，为长远目标进行筹划的能力，以及忍受无穷痛苦的力量。

华盛顿就任总统以后，面临着四个大问题：首先是组织新政府，任命必要的领导人员；其次是扭转国家财政的紊乱局面；再次是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第四是与边境印第安人部落协议，签订友好条约。在他执政期间，这些问题

逐一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在他就任总统将近5个月之后，议会才通过了为建立联邦政府的各个主要部门所必需的立法程序。华盛顿对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意见极为信赖。但直到他第二次当选时，这一领导集团才被称之为内阁。

在财政方面，议会通过了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拟定的一项计划——由联邦政府来负责偿付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债务。所需款项由联邦政府向国外筹措。

汉密尔顿在1789年被华盛顿任命为财政部长时，年方34岁。他的行政天才在美国人中是无以伦比的。他在英王学院(后改称哥伦比亚学院)当学生时，曾为殖民地居民的权利进行过出色的辩护。22岁时他在华盛顿手下供职。他在缔结《巴黎和约》时取得在纽约当律师的资格，很快便在法律界显露了头角。他同麦迪逊一起，左右了安纳波利斯会议；在全国会议上，他扮演了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为他所深信的宪法获得批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汉密尔顿是一位很有头脑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他善于从经济角度考察问题，结合英国

工业革命的实践，于1791年12月提出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在报告中，汉密尔顿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美国制造业的政策和措施，他提到了采取诸如保护关税、鼓励发明创造、引进国外技术等一整套办法来发展美国的工业。汉密尔顿的这个报告，由于美国当时制造业尚在初期，没有“强而有力的财团支持”，未被国会采纳，但在第二次对英战争(1812～1815年)以后，当美国的工业革命开始起步时，它便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蓝本。

华盛顿除了为解决财政问题而努力外，还一直致力于改善同英国的关系，派遣格弗尼尔·默里斯为驻伦敦外交使节。华盛顿特别希望能与英国人达成一项贸易协定，但这个愿望直到他第二任时才得以实现。

在华盛顿担任总统的8年时间里，与边界印第安人的和平谈判一直没有中断过。他一贯主张公平对待这些部落，因而赢得了他们的友谊。

华盛顿在就职典礼上就比较含蓄地向国会提出：在宪法中增加一项《人权法案》，以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1791年12月，国会在弗吉尼

亚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的倡导下，通过将《人权法案》作为修正案写入宪法，经各州批准，正式生效。

1792 年 4 月，华盛顿创立了总统的否决权。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否决了国会通过的立法。根据 1790 年普查的数字，全国总人口为 4 000 000 人(其中包括将近 700 000 名奴隶)。国会通过提案，要求以这个数字为依据，重新调整各州在参、众两院中代表名额比例。这样一来，北方各州在国会中新增加的席位就会偏多。为此，华盛顿否决了这一提案。众议院没有驳回总统的否决。几个月以后他们又拟定了一项法案，使各州的席位得到较为公平的分配。华盛顿同意并签署了这项法案。

华盛顿本打算第一届总统任期一结束就告老还乡，所以早在 1792 年他就开始准备告别演说。但当时“党派精神”已经出现，杰斐逊代表南部农垦主，而汉密尔顿则代表北方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国家的大计方针上，两个人的看法很自然相左。华盛顿非常器重这两个人，也深为他们之间的分歧而苦恼。他试图为自己的两个阁员弥合，但没有成功。他曾以存

在“党派精神”为引退的一大理由，但所有的人则把它作为他必须留任的根据。杰斐逊对他说：

“有你在，南北两方就不会分裂。”

1793 年 3 月 4 日，在首都费城(首都于 1790 年从纽约迁至费城)，61 岁的华盛顿举行了连任就职典礼。

华盛顿的第二届任期的情况和第一届任期迥然不同。当他的两个心腹，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分别于 1793 年夏和 1795 年初退出内阁时，华盛顿觉得自己受骗了。民主共和党人政治抨击的矛头开始指向华盛顿。也许他过去听惯了周围的阿谀奉承，所以这些尖刻的批评深深刺伤了他。组建新政府的热潮已经烟消云散。他越来越感到人才难得，没有人能够接替那两位告退的得力助手。

在对外关系方面，华盛顿的工作极为棘手。1789 年 7 月 14 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它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世界。1793 年 4 月，法国已对企图剿灭其革命的英国和西班牙宣战；法国国王已被送上断头台；吉伦特派掌了权。法国革命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项争端。从

形式上说，美国仍算是法国的同盟国。在1778年签订的条约中，美国曾保证法国领有其在西印度群岛的属地。因而，战争问题摆在美国面前。1793年4月18日，内阁在费城举行会议。

华盛顿对事态的变化感到震惊，虽然愿法国人一切顺利，但他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国家。

汉密尔顿是憎恶法国革命的。

华盛顿希望宣布1778年条约因法国国王已死而失效，并宣布美国中立和拒绝接纳法国公使。

杰斐逊则把法国革命看作是“人类历来所从事的最神圣的事业”，反对美国宣布中立，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缺乏道义的。

但华盛顿决心已定，于1793年4月22日，发布了中立文告，宣布“合众国的意图”是“对交战各方采取友好的和不偏不倚的作法”，并警告公民们如“助长或煽动敌对行为”，或在国内进行非中立的活动，将受到联邦法院起诉的追究。华盛顿的中立做法实际上偏向了汉密尔顿，遭到了民主共和党人的攻击。

华盛顿一直致力于改善同英国的关系这时

有了结果，1795年他签署了“杰伊条约”，这是最高法院院长约翰·杰伊与英国方面达成的一项贸易协定。该条约使美国获得了英国到1796年时撤出西北部各据点的许诺，以及美国船只对英属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有限权利。该条约保证了美国的领土完整，并为其向西扩张奠定了基础。1796年10月2日，英军撤出了最后一个边疆据点密执利麦基诺。

在华盛顿连任总统期间，国内的最大危机是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士忌暴动”。

1794年夏天，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农民为反对联邦政府对农民用自己的粮食酿造的酒征税而起义，因为他们认为联邦政府无权征收酒税。当地人民在布雷德福和赫斯本德两位森林区鼓动家领导下，举行了群众大会，任命了一个公安委员会，并召集西部4个县的民兵来保卫人民的酿酒自由。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是一个老反联邦党人，他拒绝动用本州的武力对起义人民进行镇压。

为了证明联邦政府有强行征税的权力，华盛顿召集了15 000名国民志愿兵，并亲自率领他们开往宾夕法尼亚。他们逮捕了起义的首

领，从而将“威士忌暴乱”镇压下去。

华盛顿执政的最后一年比较安谧。《杰伊条约》促进了贸易发展，改善了经济状况。民主共和党人对华盛顿的政治攻击也不像过去那样强烈和频繁了。

要求他再度连任的呼声颇高。但华盛顿已决心不再连任，他早已拟好了告别辞，要再次归隐弗农山庄，去过他的田园生活。

华盛顿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快满时，他就请麦迪逊为他草拟了一份《告别词》，但汉密尔顿、杰斐逊、诺克斯等内阁官员一再挽留，使他打消了去意。到了1796年第二任总统届满时，他再也不能忍耐了。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机能也开始衰退，他已难以忍受疲劳和操心。他总想回家务农，用锄头来谋取面包而不愿再留在目前的位置上。这次，华盛顿选择汉密尔顿为他起草告别词。

汉密尔顿以麦迪逊的旧稿作参考，起草了一份新的告别词。

华盛顿亲自对稿子作了修改。这就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份有名的告别词：

“朋友们、同胞们：

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管理美国政府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你们必须考虑任命一位能托以重任的人的时刻已经到来。我觉得最好现在就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我已决定谢绝把我置于候选人之列，特别因为这样做可以有助于大家更鲜明地表达他们的声音。

同时，我请求你们确信，我下此决心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我考虑过一个公民对其国家应尽的职责。退出候选人行列意味着我将不再任职，但这并非表示我将不再那么热忱地关心你们的未来利益，也不表示我对你们过去的好意缺乏感激之情。我深信我这样做并不构成两者间的矛盾。

你们两次投票选我出任公职，我之所以接受并迄今还在其位，是因为我为了要尽自己的责任而放弃了个人的喜爱，也因为我尊重你们的愿望。我始终抱定一贯的宗旨，希望能早日引退，回到我勉强与其分离的隐退所。在上次选举之前，我即渴望引退，并拟通过一次演说来宣布此事。但是，由于慎重考虑到当时我国外交上复杂尖锐的形势以及我所信任的人的一致劝告，我才被迫打消这一念头。

我初次肩负艰巨任务的感想已在以前的适当场合下说明。在此次卸任之际，我只想说，我已经以良好的意愿在政府的组织与管理方面有所建树。虽尽了最大努力，但其间可能有判断失误之处。一开始我即自知才疏学浅，经验不足，也许在别人的心目中更是如此，这种想法使我自疑难以胜任。加以年事日长，体质日衰，深感引退不仅为我所必需，亦将系受人欢迎之举。如果曾经出现任何情况对我的出任公职赋以特殊价值，我满意地看到这种情况是一时之需，而且现在已成过去。我确信，由于选择和审慎促使我离开政治舞台之时，我并没有违反爱国主义，这是我引以自慰的。”

接着，华盛顿呼吁国民，必须永远保持美国之统一。他说：

“不论是出生于，或选择居住在这个共同的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有权要求你们感情专注地爱她。美国人这一名称是属于你们的，你们都是国民。这个名称必须凝聚应有的爱国主义自豪感，要高于任何因地域差别产生的名称。你们之间尽管有一些差异，但毕竟有相同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政治原则。你们在共同

的事业中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你们拥有的独立和自由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是经历了共同的危险、苦难和胜利后取得的。因此，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要把维护全国的团结奉为最神圣的宗旨。”

华盛顿的爱国主义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本国利益第一，主张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他告诫美国人民：

“我们对待外国重大行为的准则是，在扩大我们商务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少与它们发生政治关系。”

他反对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美国正确的政策是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

这篇《告别词》对以后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起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制约作用。直到二战之前，每逢华盛顿诞辰(2 月 22 日)，美国参众两院都要诵读他的《告别词》，以资纪念和反思。

1793 年 3 月 4 日，华盛顿将总统职务交卸给亚当斯以后，便和夫人返回弗农山庄。于是，

总统华盛顿成为农民华盛顿。

1797 年 5 月他描述他的退休生活时写道：

“岁月易逝，来日无多。在我的余年里，我的全部乐趣就是：每日制作和出售一点面粉，修缮那些快要倒塌的房屋，修建一间储存我所写的公务文献的库房，并以农事和村居活动自娱。”

华盛顿悠哉游哉的隐居生活实际上是不能维持很久的，很快他便又卷入政治生活。1798 年美国受到法国的战争威胁。亚当斯上任时，拿破仑虽尚未称帝，但专权的局面已经形成，对外战争的机器也在高速运转。美法关系陡趋紧张，美法在海上实际上已处于交战状态。联邦党人，包括亚当斯总统在内，都认为美法战争已迫在眉睫。作为总统，亚当斯想起华盛顿，因为华盛顿是唯一能唤醒美国军魂、团结全国人民的统帅。他请求华盛顿接受中将军衔，指挥即将建立的合众国新军。

嗣后几个月里，华盛顿便帮助挑选新军的将领和官佐。1799 年，和法国的战争危机过去了，华盛顿回到自己的种植园，重新过起闲适的生活来。

1799年12月14日，华盛顿在弗农山庄病逝。4天以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弗农山华盛顿家族的墓穴里。

美国全国上下闻华盛顿逝世，莫不为之举哀。圣诞节后第二天在首都费城举行了追悼会，这是当地举行过的最隆重的追悼仪式之一。华盛顿生前的属下外号“轻骑兵·哈利”的亨利·李在会上致悼词。其中有一段对华盛顿的颂词，现在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

“他在建立战功上是独一无二的，他在和平建设的政绩上是独一无二的，他受人民怀念之深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1]

美国人民为了纪念华盛顿，在首都建立一座华盛顿纪念塔，并规定华盛顿市的任何建筑物都不准高过这座纪念塔。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没有摩天大楼的原因。塔自1848年施工，历经36年才全部建成。塔高555英尺，共898级。

---

① 大卫·C·惠特尼著：《美国总统列传》第2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八章　美国走向新纪元

1800年，杰斐逊击败亚当斯，当选为美国第三任总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这年结束时，一个共和党人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世纪转换祝词：

“18世纪结束了，19世纪带着清新吉祥的西南晨风开始了。在杰斐逊的管理下，政治地平线上将出现美好的前景，与法国和谐得到恢复，人权宣言誓不可挡地传播，等级制度、压迫、迷信和专制将从全世界根除……。”

托马斯·杰斐逊有一次起咒说："如果上天堂要先加入党派，我就不想上天堂。"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它能够在立国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超越几个文明古国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最先实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美国社会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内容，一是逐步建立起1787年宪法所规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二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两党制。

美国两党制是整个美国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从产生到完善，大致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

美国的两党制产生于建国之初，是围绕着中央政府的内外政策而在内阁和国会内部的争斗中产生的。同时，它的产生也是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这两位开国元勋紧密相联的。

当托马斯·杰斐逊于1789年11月从驻巴黎的外交岗位上返回美国时，他惊奇地获知自

己已被任命为国务卿。开始他有些犹豫，后来在华盛顿的再三请求下，他才不情愿地赴任。

杰斐逊在思想上毫无建立一个政党的野心。他有一次起咒说：

“如果上天堂要先加入党派，我就不愿上天堂。”

然而，他的名字与声誉，却不可分割地同他注定要来领导的那个政党联结在一起了。

最早的那些全国性政党，是从国会内关于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因为互争雄长的那些全国性领袖，都力求为他们的政策获得一批公开的党羽。汉密尔顿的政府派的支持者，后来被称为“联邦党人”。联邦派几乎全是北方有财产的商人或其富有的盟友。甚至在杰斐逊来到纽约以前，麦迪逊就已针对汉密尔顿的体系搞起了一个反对派，与汉密尔顿派相抗衡。

在杰斐逊到来之后，便围绕着建立国家银行同汉密尔顿联邦派展开了首次较量。1790年12月13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设立国家银行的方案。当总统要求他的内阁就银行法案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提供意见时，杰斐

逊在一份预示着对宪法主张“严格解释”的报告中，宣布国家银行不合宪法。他指出，国会有权“制订执行”它被授予的各项权力“所需之法律”，却并没有把仅仅为了便于达到这类目的的法律也包括在内。国家银行并不是绝对必要的，现设在费城的州银行可供政府资金使用。对于杰斐逊的反对，汉密尔顿据理力争，对宪法提出了一种国家主义的“宽泛解释”：

一个政府所被赋予的每一项权力，就其性质而言，都是主权性的。并据此而有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以达到该项权力的目的。……如果目的已在任何特定权力范围内得到明确的了解，并且，如果具体措施对于该目的有一种明显的关系，而又没有为宪法的任何特别规定所禁止，它就可以无误地被认为属于国家当局权限以内的。

他指出，国会在设置为管理商业所必需的灯塔一事上，早已按照这一理论行事了。一个银行对于征收税款、发放薪金和处理公债这些特定权利，也是有着与此相似的关系的。

华盛顿认为汉密尔顿更有理，所以就签署了银行法。从那时起，杰斐逊开始对华盛顿怀

有不满之意。

走向形成一个反对党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弗吉尼亚和纽约两地的反对派携起手来，取得了谅解。纽约在政治上仍旧分成两派，其中使杰斐逊感兴趣的一派，是由州长乔治·克林顿、利文斯顿家庭和州检察长艾伦·伯尔领导的。与这一派相对立的，是德兰西家庭、范伦塞勒家庭和汉密尔顿的岳父斯凯勒将军等人的“贵族”党。乔治·克林顿原是战时州长，但他由于反对《联邦宪法》铸成大错，因而既未得到他自认为应得的副总统职位，在纽约州也没有得到联邦的任何叙任。这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反对派一边。

1791 年夏，杰斐逊和麦迪逊沿哈得逊河北上，作了一趟“考察植物的旅行”。之后，他们把麦迪逊的同班同学、诗人记者菲利普·弗雷诺，从纽约弄到费城，主办一份反对派报纸《国民公报》，并负责“揭露”汉密尔顿的君主制阴谋。1792 年，共和派领袖们采取了一个走向组成政党的重大步骤：同意以乔治·克林顿为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纽约都把它们的第二轮选举人票投给了克林

顿，选举他为副总统，以反对约翰·亚当斯。这样，杰斐逊共和党就已初具规模。在这个党的旗帜之下，他们要争取使各州享有更大的价值（从而取得了许多反对中央集权的人的支持），争取更广泛民主并维护农村生活中的各种美德。他们憎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建立以小农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

联邦党和杰斐逊共和党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主要代表东部沿海和内地交通便利地区工商业上层资产阶级利益，并得到部分与工商业关系密切的南方种植园主及一般民众的支持。他们崇尚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并用剥夺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方法，稳定国家财政，发展国民经济。

华盛顿组建的第一届政府，实际上是原来意义上的联邦党人政府，但不久即发生分化，大多数人支持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主张，成为新形势下的联邦党人。另一部分则分化出去，形成以国务卿杰斐逊和议会领袖杰斐逊为首的反对派。

美国两党制的产生，就是这个反对派在组织方法和竞争手段上不断地完善自己，逐步发

展成为一个为实现自己政治主张而争取通过民主选举夺取政权的现代化政党组织的历史。为此，他们在各州和各选区都成立了党的组织及通讯委员会，并公开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1800年，杰斐逊的共和党终于在总统大选中获胜。

1801年3月4日，一位观察者写道：

"今天上午我亲眼得见一个自由的民族历来所能见到的最有趣的一个场面，执政当局的更迭在任何政府和任何时代，向来多半会成为混乱、逞凶和流血的时期，在我们这个幸福的国家里却进行得绝无任何骚动和紊乱。"

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当权的政党接受了选举上的失败，并把政府移交给它的反对者。这就开创了美国历史上通过竞选手段和平而有秩序地在两党之间移交政权的先例。此后，美国两党制不断得以巩固和完善。正是由于两党制的产生和完善，才使得美国的一整套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得以顺利地建立起来，才使得美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有别于当时的许多其他国家，较早地走上现代化国家之路。

但是，美国两党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民

主，两党的争斗是资产阶级的内部政权之争，两党的争吵是资产阶级总政策之内的具体政策之争。

这一实质今天仍是如此。

一个充满希望的年轻国家正野心勃勃地跨向19世纪，但它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危机与希望并存。

一个英国人在1796年写道："在这个国家里谋生是这样地容易，他们相互之间的依赖如此微不足道，因而他们完全没有欧洲交际礼貌中十分盛行的那种对地位高的人卑躬屈节的风气；他们过着他们的日子，毫不留意有权势的人是面带笑容还是皱着眉头。"

的确，美国人所居住的一片土地如此富饶辽阔，使他们得天独厚，饱受大自然的恩赐。海洋及其沿岸鱼产丰富，那些潮河应季节而盛产鲑鱼、鲟鱼和鲥鱼，高地上的溪流里则多鳟鱼。各种猎物从鹌鹑和浣熊到野火鸡和麋，无一不有，而野鸽则成群翱翔，遮天蔽日。牛和猪以林地上的牧草和栗果为饲料，极易繁养。

玉米在炎热的夏夜迅速成熟。甚至还能从枫树得到糖，从野蜂得到蜜。总的来说，美国人的生活是比较容易的，就连卡罗来纳的稻田区的奴隶居民，也不像同时代的俄国农民那样悲惨。

美国人9/10仍以从事农业为主。农耕方法是很浪费而又原始的，当时正在使英国农村改变面貌的那种改良的耕作法和改良的农具，在美国还几乎见不到。玉米是主要食物，其次是收获量不大的燕麦。从缅因到佐治亚，农民的日常食物就是"燕麦加玉米"做的褐色面包、玉米面包或玉米饼、土豆以及速成布丁或玉米片粥，佐以腌猪肉或咸鳕鱼，再饮上几杯糖蜜酒、苹果酒或威士忌酒。

但是，美国的道路和卫生条件还很差，交通很不便利，召集合众国第一次国会几乎同中世纪召开教会会议一样困难。

同时，美国国内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首先的一个就是奴隶制问题。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种植园奴隶制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北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南部种植园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种植园奴

隶主为把棉花、烟草等农产品输往英国，从国外输入日用品，主张自由贸易，要求联邦政府降低关税。反之，北部工商业资产阶级需要大量自由劳动力、充足的原料和广大的国内市场。但种植园奴隶制经济却妨碍了这个目的的实现，因此，他们要求废除黑人奴隶制。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在18世纪末没能解决，这就交给了下一世纪的美国领导者，由他们去处理这个“烫手的马铃薯”。

在对外关系上，年轻的美国虽然独立了，但仍没有完全摆脱英国的羁绊。英国想重新征服美利坚合众国的贼心并没有死。同时，美国要孤立于纷争不断的世界之外也并非一件易事。美国只是在成功地进行了1812～1815年的“第二次对英战争”之后，才真正地站立起来，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大国。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国歌《星条旗之歌》诞生了。《星条旗之歌》歌词如下：

微光启晨曦，
举目视前方。
问君何所见，
骄傲呈眉间。

昨夜鏖战急，
炮声急连天。
敌人炮声急，
证明君屹立。
伟哉星条旗，
光照自由地。
伟哉星条旗，
光照自由地。
伟哉星条旗，
勇者心所系。

微光透浓雾，
望见对岸巅，
炮火震大地，
如今寂静天。
微风吹崖尖，
尖上飘旌旗。
间显间不显，
只把晨曦期。
伟哉星条旗，
永照自由地。
伟哉星条旗，

勇者心所系。

但愿自由人，
抵制战祸延。
卫国求胜利，
胜利归威力。
若为正义故，
征服亦称必。
我尊我格言，
上帝是真理。
伟哉星条旗，
永远扬胜利。
伟哉星条旗，
永飘自由地。

1898年在美国对西班牙战争期间，杜威海军上将下令规定把“星条旗之歌”作为海军典礼上必奏之歌。1916年威尔逊总统下令把“星条旗之歌”列为一切军事典礼上必奏之歌。1931年3月3日，胡佛总统签署了一个法案，正式把“星条旗之歌”作为美国国歌。

长期以来有一种传说：第一面星条旗是出自费城的一个名叫贝西·罗斯的女士之手。据

说1776年五、六月间，以乔治·华盛顿为首的一个3人小组受命设计一面国旗。华盛顿把设计好的图样交给了一个民兵的遗孀，名叫伊丽莎白·罗斯。伊丽莎白简称贝西，所以人们就叫此旗为贝西·罗斯旗。

一些历史学家做了严肃的考证，已否定了这种传说。罗斯的传说并不是发生于事件当时，而是在1870年才冒出来的。那年，罗斯的外孙威廉·坎比向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报告说，他的外祖母罗斯在逝世前(1836年)曾对他说她是第一个制作星条旗的人。

关于星条旗的有案可查的第一个文件是1777年6月14日大陆会议通过的一条决议，但谁草拟这条决议已无法查考，其具体案文如下：

“兹决议，13个合众州的旗帜应为13条红白相间的条，联邦的象征为蓝底的13颗白色星。表示一个新的星座。”

这条决议中没有说明星的排列形式，也没有说明13条应是横着的还是竖着的，因此，曾出现各式各样的排列。

在华盛顿任内，美国新添了两个州。因此，

在1794年1月8日，国会通过如下决议：

“兹决议：从1795年5月1日起，合众国国旗为15条，红白相间，联邦以15颗星表示，白星蓝底。”

1818年3月25日，众议院对1795年的国旗法做了修改：

“兹决议，从下一个7月4日开始，合众国国旗应为13横条，红白相间；联邦由20颗星表示，白星蓝底。兹再决议：今后凡增加一州，旗上联邦之星则增加一颗；应从新州加入后的第一个7月4日起生效。”

此后，美国便挥舞着金钱和大棒，向外四出扩张，星条旗上的星也就不断地增加。现在，美国星条旗上的星已达50颗。这大多是美国在19世纪所取得的“战果”。